

中華郵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東北叢刊

第十二期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二月出版

本刊啓事

本刊發行伊始意在集中學術以供衆觀

海內賢達能以合於本刊主旨之宏文鉅製賜寄無任歡迎詩曰笙磬同音以雅以南又曰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此本刊之職志亦所望於

諸君子者也徵稿簡章列後

本刊徵稿簡章

- 一、來稿文字不拘何種性質。凡屬於學術之研究。合於本刊宗旨者。或撰或譯。均所歡迎。
- 二、翻譯文字。務請附寄原文。校對完畢。即當奉還。萬一不能照寄。務請註明出處。及原著人姓名。
- 三、文言語體。不加限制。但皆以明白曉暢爲主。
- 四、文字務請繕寫清楚。並加句讀。文中如有圖表。務請繕寫明晰。照片及複製圖片。並請將原片附寄。
- 五、稿件無論登載與否。概不退還。但寄稿時特爲聲明者。不在此例。
- 六、來稿須註明撰譯人姓名字號。（但發表時。經作者聲明。亦可改用別號。）及詳細地址。寄稿後地址如有更動時。仍請隨時通知。
- 七、來稿內容。屬於本刊通論學術專著三門者。一經登載。每千字酌贈現洋六元至二元之酬金。其他各門視稿件之性質。酌贈酬金。或本刊不等。但於本刊出版前。已在他種刊物上發表者。恕不致酬。
- 八、本刊對來稿。有不合者。得予訂正。但預先聲明者。不在此限。
- 九、來稿請逕寄遼寧教育廳編譯處。

東北叢刊 第十二期

通論

佛典之文學價值

李鶴

改正東省鐵路站名議卷下

許同莘

學術

班馬論叙諸子流別次第各異說

苗可秀

戴東原的繼承者焦里堂

王永祥

專著

明萬曆遼東諸道年表

吳廷燮

滿洲發達史(八)

楊成能譯

文苑

文錄

詩錄

書評

遼劉繼文墓誌銘

舒天民

雜俎

怡園詩話

沈彭齡

插圖

鐵嶺魏子亨先生遺墨

附錄

本期作者略歷

本刊第一集總目

由二期至
十二期止

海城鍾青崖名振遠字謬仰洋軍旗人
家子循之甥也少年聰穎嗜讀所編有
耕冊討草一卷嘗遺文送寄山中乞余
為點竄余極愛其古近體教篇打為錄
出以便省覽古體如醉歌行云君不見大江
茫天地間洵非英雄去不空又是不見李白樓

南條煙雨我去年秋而今人去樓空在對江

萬古流人生在世如去夢黃金白壁何足重
昨日少年今白頭呼兒有酒急開甕清風
明月為我事有酒不飲天忘情今秋曠觀千
羨古家傑名士皆產埃吾人不為蒼生起
人生行樂處如出千楮與水洗繁華富

貴功名東流水秋日落如魏子亭先生云落
日北原上蒲瑟西風涼草木已黃落菰蒲
留晚去鳴榔古松下繞指皆清商念出授不
候游子心獨傷送君何處變願言歸故鄉故
鄉豈易歸道阻且長攜手不悉去老
淚沾我裳再會社幾時勉且盡觴功名夫
何如終日共相望白雪日卷舒海水日飛揚
人生天地間竟因封侯場拔劍存不勝拂

拭我壯氣生歲序天翻不隨鳳翔佇
若雄風斗矯如奕午伊岡月夜湖上云披寫
斃湖上游夕陽沒花滿洲天只涼五水波淨
淡於秋吳儂夜醉湖上舟在船夜入湖上樓以
上樓百餘尺中流波浩玻璃畫舫自在川繞

湖十里銀燈如人聲漸杳秋聲起管絃紛紛
隨意吹一為秋陽去一為秋白雪晴者是我
歌者誰能如如識心知悅不須生際難為情但
為共賞紅蓮月紅蓮之月款西沈與儂結伴
鴛鴦心回首蒼蒼不見人但見平湖煙水深五樣
如同笛云月落古涼州天涯獨倚樓啼黃
葉樹雁下白蘋洲河漢三更月夜買山萬里

秋多端羌笛起蒲瑟動也愁舟中云日暮
勸鄉愁生涯笑梗浮風雲連地起江潭拍
天浮流夢繞榆冥月心懸柳塞社不堪楓葉
下吟罷獨橫舟塞上云滿地雪花在將軍夜
擺行射鵝天萬里飲馬月三更野成冷各火
切前悲有聲不堪秋裡睡窗雁過遙城又
云詔扼秦關險山將障月高十年與君為此

北征如雪一似一似一似一似一似一似一似
風一杯正送尔過此沈與空談塞上云黃沙
龍塞上白草雁門塞步壘陰雲黑荒原
戰血乾山中秋馬度天濶夜點盤未解平
驕虜時拔劍看游青龍山之蒼蒼在岳山色
忽落杯中耳把酒問天地古人安在哉良辰

不我與川樂休徘徊時外若若不閑雲捲不開
山居之地似江岸少居民古意在白雲何處尋
黃葉幾家村犬吠樵歸遲雜啼空到門中間
城郭似此桃源九梅居士手錄

通

論

王樹翰題

佛典之文學價值

李

鶴

余綺歲嗜讀，每泛覽稗官家言，蓋喜其文筆淺顯，事跡離奇，可以博知而遣日也。弱冠就學瀋陽，除日常課程外，多觀經子史冊諸書。五經博大淵深，並皆高妙，然獨愛詩，爲其能移人之情也。諸子之中，真偽相參，理亦醇疵互見，就中獨愛老列。孟子淮南數種。老以簡古勝，列孟以駿快勝，而淮南則以閎偉勝。三餘溜覽，爲其能博我識也。至於歷代史冊，除史漢外，絕愛南北史及與晉書，以其名言妙語，絡繹聯翩，可以資我文章也。然而未足也。故二十以後，又雜取歷朝野史稗乘，數十百種，拉雜而泛覽之，雖取徑不同，立言亦異，而其益智慧廣見聞則一也。然而未足也。又時取道藏三洞之書，參其丹鼎符籙之旨，或竊取於諸子，或文人所僞託，其亦不足觀也。於是不得不取乎佛典矣。日滋月浸，翻覽漸周，覺其所言，於五經外，別有妙義；於諸子外，別有妙理；於史乘稗官外，別有詭奇特異，可喜可愕之事，於是遂愛而不忍釋矣。大抵佛典之逐譯，發軔於漢魏，漸盛於六朝，而光輝燦爛於隋唐。漢魏譯家，如安世高、康僧會、支謙諸大德所譯之經，以在肇端，多從直譯，故時有佶屈聱牙之病；讀者必須以意逆志，方能得之。此在譯政初期，實難避免。及至六朝，如鳩摩羅什、佛陀跋陀羅、眞諦諸賢，莫不華梵兼通，理辭並暢，蓋已由直譯趨於意譯矣。及至有唐，逐譯之事，歷年既久，經驗

亦宏，所有一切名辭術語，漸趨一致；而其方法，亦漸縝密；避就取舍，繁簡次序，亦均能照應無疵，圓轉如意；是以玄奘義淨實叉難陀不空諸師所譯，莫不辭圓義暢，理妙文通；蓋此時已能利用梵文法，而不爲其所拘牽矣。當此時期，經典既多，譯人亦衆，於是佛典之文，遂呈華梵中和之特殊采色矣。夫佛法重在行証，文字糟粕，古德所薄；然其文章之妙，固不能因之而減色；文章之價，亦不能因之而失重也。余自比年以來，坐無佛典不歡，居無佛典不快，閒處光陰，其將與斯文共老矣乎？端居無俚，爰將觀覽所及，擇要節抄，以貢夫好研文藝諸賢。夫五嶽之外，而有崑崙；四瀆之外，而有巨海；佛典者，其山中崑崙，水中巨海乎？研文學，究哲理，以及治佛教史者，固不能獨外之也。今茲所錄，乃就溜覽所及，偶而拈出，不過海中一滴，山中一石耳；其所未見，則儘從闕。夫嘗鼎一臠，窺豹一斑，固未始不可以想見其全也；若謂佛典之妙，已盡於此，則又謬已。

吾國經子諸書，說理可謂妙矣；而佛典蓋尤過之，其中說理，有極紆徐宛委者，如楞嚴經波斯匿王觀河定見章是已。楞嚴經曰：

爾時阿難佛弟，多問第一及諸大衆，聞佛示誨，身心泰然；念無始來失却本心，妄認緣塵分別影事；今

日開悟，如失乳兒，忽遇慈母，合掌禮佛，願聞如來顯出身心真妄虛實，現前生滅與不生滅二

發明性時，波斯匿王舍衛國王起立白佛：『我昔未承諸佛誨教，見迦旃延道外毘羅胝子道外咸言此

身死後斷滅，名爲涅槃；我雖值佛，今猶狐疑，云何發揮，証知此心不生滅地？今此大眾諸有漏者，咸皆願聞！」

佛告大王：『汝身現在，今復問汝：汝此肉身，爲同金剛常住不朽，爲復變壞？』世尊！我今此身，終從變滅。』佛言：『大王！汝未曾滅，云何知滅？』世尊！我此無常變壞之身，雖未曾滅，我觀現前，念念遷謝，新新不住，如火成灰，漸漸銷殞，殞亡不息，決知此身當從滅盡。』佛言：『如是大王！汝今生齡，已從衰老，顏貌何如童子之時？』世尊！我昔孩孺，膚腠潤澤，年至長成，血氣充滿，而今頽齡，迫於衰耄，形色枯悴，精神昏昧，髮白面皺，逮將不久，如何見比充盛之時？』佛言：『大王！汝之形容，應不頓朽。』王言：『世尊！變化密移，我誠不覺，寒暑遷流，漸至於此，何以故？我年二十，雖號年少，顏貌已老，初十歲時，三十之年，又衰二十；於今六十，又過於二，觀五十時，宛然強壯，世尊！我見密移，雖此殂落，其間流易，且限十年，若復令我微細思惟，其變寧惟一紀二紀，實爲年變，豈惟年變，亦兼月化，何直月化，兼又日遷？沉思諦觀，剎那剎那，念念之間，不得停住，故知我身，終從變滅。』

佛告大王：『汝見變化，遷改不停，悟知汝滅，亦於滅時，汝知身中，有不滅耶？』波斯匿王合掌白佛：『我實不知。』佛言：『我今示汝，不生滅性。大王！汝年幾時，見恒河水？』王言：『我生三歲，

慈母攜我謁耆婆天，經過此流，爾時即知是恒河水。佛言：『大王！如汝所說：二十之時衰於十歲，乃至六十，日月歲時，念念遷變。』則汝三歲見此河時，至年十三，其水云何？王言：『如三歲時，宛然無異，乃至於今年六十二，亦無有異。』佛言：『汝今自傷髮白面皺，其面必定皺於童年，則汝今時觀此恆河，與昔童時觀河之見，有童耄否？』王言：『不也，世尊！』佛言：『大王！汝面雖皺，而此見精，性未曾皺，皺者爲變，不皺非變，變者受滅，彼不變者，元無生滅，云何於中受汝生死，而猶引彼末伽黎_{道外}等，都言此身死，後全滅！』

王聞是言，信知身後捨生趨生，與諸大衆，歡喜踊躍，得未曾有！（下畧）

此段文字，述釋迦如來爲波斯匿王發明身心生滅與不生滅之旨，文勢宛委迴環，紆徐屈折，有如抽絲，條條不盡，有如剝蕉，層層不窮，最耐尋味。有極其駿快者，如維摩詰經文殊師利與舍利弗論求法事是。維摩詰經曰：

爾時舍利弗見此室中無有牀座，作是念：斯諸菩薩大弟子衆，當於何坐？長者維摩詰知其意，語舍利弗言：『云何仁者爲法來耶？爲牀座耶？』舍利弗言：『我爲法來，非爲牀座。』維摩詰言：『唯舍利弗！夫求法者，不貪軀命，何況牀座！夫求法者，非有色，受、想、行、識之求，非有界入之求，非有欲、色、無色之求。唯舍利弗！夫求法者，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衆求，夫求法者，無見苦』

求無斷集求，無造盡證修道之求。所以者何？法無戲論，若言：「我當見苦、斷集、證滅、修道。」是則戲論，非求法也。唯舍利弗！法名寂滅，若行生滅，是求生滅，非求法也。法名無染，若染於法，乃至涅槃，是則染着，非求法也。法無行處，若行於法，是則行處，非求法也。法無取捨，若取捨法，是則取捨，非求法也。法無處所，若着處所，是則着處，非求法也。法名無相，若隨相識，是則求相，非求法也。法不可住，若住於法，是則住法，非求法也。法不可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法名無爲，若行有爲，是求有爲，非求法也。是故舍利弗！若求法者，於一切法，應無所求！」說是語時，五百天子於諸法中，得法眼淨（下略）。

昔讀列子，以爲文筆駿快，爲諸子最；而此撲塵盪垢，并剪哀梨，其爲爽利，無以復加，說理之妙，有如此者。亦復善於記事，記事之中，有極明暢者，如楞嚴經鐘聲驗性事。是經曰：

佛告阿難：「汝學多聞，未盡諸漏，心中徒知顛倒所因，真倒現前，猶未能識。恐汝誠心，猶未信伏，吾今試將塵俗諸事，當除汝疑。」

即時如來敕羅喉羅擊鐘一聲，問阿難言：「汝今聞否？」阿難大衆俱言：「我聞。」鐘歇無聲，佛又問言：「汝今聞否？」阿難大衆俱言：「不聞。」時羅喉羅又擊一聲，佛又問言：「汝今聞否？」阿難大衆又言：「俱聞。」佛問阿難：「汝云何聞？云何不聞？」阿難大衆俱白佛言：「鐘

聲若擊，則我得聞鐘久聲銷，音響雙絕，則名無聞。

如來又敕羅喉擊鐘，問阿難言：『汝今聲否？』阿難大衆，俱言有聲。少選聲銷，佛又問言：『爾今聲否？』阿難大衆，答言無聲。有頃羅喉更來撞鐘，佛又問言：『爾今聲否？』阿難大衆，俱言有聲。佛問阿難：『汝云何聲？云何無聲？』阿難大衆，俱白佛言：『鐘聲若擊，則名有聲；擊久聲銷，音響雙絕，則名無聲。』

佛語阿難及諸大衆：『汝今云何自語矯亂？』大衆阿難，俱時問佛：『我今云何名爲矯亂？』佛言：『我問汝聞，汝則言聞；又問汝聲，汝則言聲；惟聞與聲，報答無定。如是云何不名矯亂？』阿難聲銷無響，汝說無聞；若實無聞，聞性已滅，同於枯木，鐘聲更擊，汝云何知？知有知無，自是聲塵或無或有，豈彼聞性爲汝有無？聞實云無，誰知無者？是故阿難聲於聞中，自有生滅，非爲汝聞聲生聲滅，今汝聞性爲有爲無。』（下略）

此段文字，明暢極矣。且又有刻露妖冶迴腸溢氣者，如普曜經天女惑佛事是。經曰：

於時波旬名魔告其四女，一名欲妃，二名悅彼，三名快觀，四名見從，一往詣佛樹，惑亂菩薩，嗟歎愛欲之德，懷其清潔之行。女聞魔言，即詣佛樹，住菩薩前，綺言作姿，三十有二。一曰張眼弄睛，二曰舉衣而進，三曰闔闔並笑，四曰展轉相調，五曰現相戀慕，六曰更相觀視，七曰姿弄唇

口八日視瞻不端，九日嫫媿細視，十日互相禮拜，十一以手覆面，十二迭相捻挫，十三正住佯聽，十四在前跳躒，十五現其髀脚，十六露其手臂，十七作鳧雁鴛鴦哀鸞之聲，十八現若照鏡，十九周旋出光，二十乍喜乍悲，二十一乍起乍坐，二十二意懷踊躍，二十三以香塗身，二十四現持寶瓔，二十五覆藏項頸，二十六示如閑靜，二十七前却其身，遍觀菩薩，二十八閉目閉目，如有所察，二十九頓頭閉目，佯如不視，三十嗟歎愛欲，三十一拭眼正視，三十二遍觀四面，舉頭下頭，菩薩心淨，猶明月珠，而無瑕疵……答言：『汝輩故來，亂人善意，非清靜種，革囊盛屎，而來何爲，去吾不用！』（下略）

此段描寫天女妖媚之態，直如秦鏡溫犀，無不照燭，良足稱已。四十二章經天神以玉女獻佛一章，即譯此也，不過此詳彼略耳。又有極其陰森可畏者，如觀佛三昧海經之描寫地獄是。經曰：

佛告阿難：『云何名阿鼻地獄？』阿言無鼻言遮；阿言無鼻言救；阿言無間，鼻言無動；阿言極熱，鼻言極惱；阿言不閒，鼻言不住；不閒不住，名阿鼻地獄。阿言大火，鼻言猛熱，猛火入心，名阿鼻地獄。』佛告阿難：『阿鼻地獄縱廣正等八千由旬，七重鐵城，七層鐵網，下十八隔，周匝七重，皆是刀林；七重城內，復有劍林，下十八隔，隔八萬四千重；於其四角，有四大銅狗，其身廣長四千由旬，眼如掣電，牙如劍樹，齒如刀山，舌如鐵刺；一切身毛，皆出猛火，其煙臭惡，世間臭物，無

以可譬。有十八獄卒，頭羅刹頭，口夜叉口；六十四眼，眼散迸鐵丸，如十里車。狗牙上出，高四由旬；牙頭火流，燒前鐵車；令鐵車輪，一一輪輞，化爲一億火刀，鋒刃劍戟，皆從火出。如是流火，燒阿鼻城，令阿鼻城，赤如融銅。獄卒頭上，有八牛頭；一一牛頭，有十八角；一一角頭，皆出火聚，火聚復化成十八輞，火輞復變作火刀輪；如車輪許，輪輪相次，在火燄間，滿阿鼻城。銅狗張口，吐舌在地，舌如鐵刺，舌出之時，化無量舌，滿阿鼻城。七重城內，有七鐵幢；幢頭火涌，如沸涌泉；其鐵流迸，滿阿鼻城。阿鼻四門，於門闌上，有八十釜；沸銅涌出，從門漫流，滿阿鼻城。一一隔間，有八萬四千鐵蟒大蛇，吐毒吐火，身滿城內。其蛇哮吼，如天震雷，雨大鐵丸，滿阿鼻城。此城苦事，八萬億千，苦中苦者，集在此城。五百億蟲，蟲八萬四千，觜頭火流，如雨而下，滿阿鼻城。此虫下時，阿鼻猛火，其燄大熾，赤光火燄，照八萬四千由旬，從阿鼻地獄，上衝大海。沃燠山下，大海水滴，如車軸許，成大鐵尖，滿阿鼻城。『佛告阿難：『若有衆生，殺父害母，罵辱六親，作是罪者，命終之時，銅狗張口，化十八車，狀如金車，寶蓋在上；一切火燄，化爲玉女。罪人遙見，心生歡喜，我欲往中！我欲往中！風刀解時，寒急失聲。』寧得好火，在車上坐，然火自爆。』作是念已，即便命終。揮霍之間，已坐金車，顧瞻玉女，皆捉鐵斧，斬截其身。身下火起，如旋火輪，譬如壯士屈伸臂頃，直落阿鼻大地獄中。從於上隔，如旋火輪，至下隔際，身徧隔內。銅狗大吼，齧骨髓，獄卒

羅刹捉大鐵叉，叉頸令起，偏體火燒。滿阿鼻城，鐵鞞雨刀，從毛孔入。化閻羅王，大聲告勅：「癡人獄種！汝在世時，不孝父母，邪慢無道；汝今生處，名阿鼻地獄。汝不知恩，無有慚愧，受此苦惱，爲樂不耶？」作是語已，即滅不現。（下略）

此段叙阿鼻地獄中情事，陰森慘酷，令人可畏。吾人讀史，至桀紂幽厲之殘虐，以爲絕無人理；今見此章所記，其爲殘忍，尙復過之。居心狠厲者，或能因茲稍革其面而洗其心乎？所謂可資勸戒者，此也。且又善叙戰事，如正法念處經天與修羅鬥戰事是。經曰：

阿修羅六道之一、品下於人、力欲與天戰時，先遣惡龍，行惡風雨，壞南洲。在須彌山南、人百穀

法行善龍王，雲迎教誡。惡龍不聽，遂相鬥。雷火交戰。時人間善力多，則善龍得勝，惡龍敗退。

修羅復使官軍來戰。時人間行惡多，則修羅衆勝，龍衆敗走。乃勞空行夜，踊身飛空，上請天

兵。天兵復勝，修羅敗。小修羅王復出大軍合戰，天龍不勝，故四天王出四部大兵而擊之。修

羅王軍不勝，共請大阿修羅王。王忿怒，踊身起座，大地搖動。難陀龍王。經中謂四大海中有一龍王、一跋難陀龍王、一即

此龍皆善龍也、以尾打大海，雨至切利。天名、在須彌山頂、亦曰三十三天、帝釋見地動雲擾，知修羅

侵境，敕三十三天入質多羅林，各擐金剛甲冑，各持金剛刀劍弓箭鉞叉，索器械等以備之。其大修羅王，率領四國諸修羅衆，無數千萬，出大海水，各執器械，升空而上，與四天王共戰。四

王見彼勢衆，升須彌頂，上奏帝釋。帝釋於是乘其象龍，敕諸天王，召集天兵，從空而下。然作於解子在前，放大光明，射修羅目。其王目盲，不見天衆，乃以手障日，令修羅戰。

佛典常有此法修羅王兵已至山脇。帝釋以善言誠諭；其王罵曰：『捉汝縛汝！』天王敕令發兵。日天子在前，放大光明，射修羅目。其王目盲，不見天衆，乃以手障日，令修羅戰。於是二陣相合，最極雄猛，世間大戰，無過於此。王與王戰，官與官戰，軍與軍戰，龍與龍戰。乘大雲，擊大鼓，運大神力。其鬥不一：或執劍戟，或執矛槊，或雷電霹靂，或宮殿刀輪，有取大石，有取大樹，有水鬥者，雨火鬥者，拳鬥者，叫鬥者，幻術鬥者，或雨刀雨箭，及雨石山，或相擒相縛，相傷相殺，故損耳目及手足等。天人身分，損已復生。修羅遭傷，手足墮落，不能復生；若頭落心傷則死。天人雖中流矢穿身而過，過已還合，但覺痛觸；若頭落腰斷亦死。是時也，須彌搖動，大海沸涌，魚龍出沒，驚惶鼓舞。阿修羅王，現神通力，有五百頭，五百手，取大山三百由旬，走向天衆。天王以箭射山，碎如沙末。又取大山，五百由旬，擲向帝釋。伊羅象王，以鼻取山，返擲修羅，中胸身傾。天人唱言曰：『畜生！白象打汝！』象王現神通力，化爲千頭，口出火燄，化身無數，偏虛空界。帝釋奮威現身，有千頭千臂，執金剛杵，流金剛燄，化身無數，各乘象王，皆向修羅，震威驅逐。修羅王見帝釋神變，髮塞虛空，心生恐怖，攝諸軍旅，奔逃而下。三十二天，及四天王，神兵億載，飛刃如落華，流矢如秋雨，共追修羅。帝釋說慈心，令攝諸神兵，復還忉利。

解甲胄，易天衣。帝釋升殿，諸天王禮賀。帝釋說法，教誡諸天，勤修戒善，慎勿放逸。諸天奉行，各還本宮。伊羅象王，歡喜踊躍，鼻出二河，徧灑四洲。甘雨七日，百穀滋茂，亦還寶窟。（下略）

左氏叙戰，奇矣！史公「呼聲動天地」，更奇！班氏「屋瓦皆飛」，尤奇！趙翼「刀如旋風，矢如雨」，最奇！然尙均是人與人戰。而此則叙天與修羅共戰，更爲奇絕。文末以甘雨滋田作收，尤爲匪夷所思。叙戰之文，歎觀止矣。然又不僅此奇之奇者，乃有在數千年前懸記數千年後事，而無毫髮爽誤者，如蓮華面經是。經曰：

爾時世尊復作是念：阿難比丘爲憂惱刺，深入其心，我今當拔彼憂愁刺，告阿難言：『汝今欲見未來事否？我見來世，如觀現在，當爲汝說。』爾時阿難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頂禮佛足，而白佛言：『大德世尊，當爲我說，今正是時，我聞法已，當奉受持，廣宣流布。』佛告阿難：『諦聽至心，我今當說。』阿難未來之時，有諸破戒比丘，身着袈裟，遊行城邑，往來聚落，住親里家，彼非比丘，又非白衣，畜養婦妾，產育男女，復有比丘，住媯女家，復有比丘，媯比丘尼，復有比丘，貯畜金銀，造作生業，以自活命；復有比丘，通致使驛，以自活命；復有比丘，專行醫藥，以自活命；復有比丘，圍碁六博，以自活命；復有比丘，爲他卜筮，以自活命；復有比丘，爲他呪彼死屍，令起，遣殺怨家，以自活命；復有比丘，爲他誦呪，驅遣鬼神，多取財物，以自活命；復有比丘，專行

殺生，以自活命；復有比丘，住僧伽藍，私自費用佛法僧物，以自活命；復有比丘，內實犯戒，外示護持，受人信施；復有比丘，雖不破戒，而壞慳惜衣服飲食，及以鄙吝衆僧之物，不與客僧；復有比丘，雖不破戒，慳惜衆僧房舍牀座，不與客僧；復有比丘，雖不破戒，爲諸檀越供養禮拜，多得財利，其心不欲令餘比丘受人信施，惟欲自受；復有比丘，實非羅漢，而常詐稱得羅漢果，欲令人知我是羅漢；復有比丘，多受檀越四事供養，內無實德，惟增貪心，但爲活命，不爲修道；復有比丘，興利賣買，以自養活；復有比丘，專行偷盜，以自養活；復有比丘，畜養象馬驢牛羊，乃至買賣，以自養活；復有比丘，販賣奴婢，以自養活；復有比丘，屠殺牛羊，以自養活；復有比丘，受募入陣，征戰討伐，多殺衆人，以求勳賞；復有比丘，穿窬牆壁，盜他財物，以自活命；復有比丘，專行劫奪，攻破城邑，及與聚落，以自活命；復有比丘，毀壞佛塔，取其寶物，以自活命；如是無量地獄因緣，捨命之後，皆墮地獄。阿難！譬如師子，命絕身死，若空若地，若水若陸，所有衆生，不敢食彼師子身肉；惟師子身，自生諸蟲，還自噉食師子之肉。阿難！我之佛法，非餘能壞，是我法中諸惡比丘，猶如毒刺，破我三阿僧祇劫，積行勤苦，所集佛法。」（下略）

嘗觀耶教經典之世界末日裁判諸懸記，類皆荒誕而不經，渺冥而無應，縉紳先生，蓋難言之。論語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夫子答以雖百世可知；然有其語而難徵其事，且偏於政治之消長損益，求其

能如此篇之徵實者，蓋無有矣。佛典記事之妙，有如此者。且亦善於言情。有言愛情者，如六度集經寫母子之愛是。經曰：

須大拏太子，爲父王所逐，與其夫人及以二子，共處深山。有梵志索其二子。以上數句、兩兒躡述者所加、身宛轉父前，哀號呼母……母時採果，心爲忪忪，仰看蒼天，不覩雲雨，右目潤，左蹠痒，兩乳漣流出相屬。母惟之曰：『斯怪甚大，吾以果爲急，歸視兒，將有他乎？』委果旋歸，惶惶如狂……有師子當道而蹲。婦曰：『卿是獸中之王，吾亦人中王子，俱處斯山。吾有兩兒，皆尙微細，朝來未食，須望我耳。』師子避之，婦得進路……又遇白狼，婦辭如前，狼又避焉……婦還覩太子，獨坐，慘然怖曰：『吾兒如何？』而令獨坐，兒常望覩，吾以果歸，奔走趣吾，躡地復起，跳跟喜笑，曰：『母歸矣！飢兒飽矣！』今不覩之，將以惠人乎？吾坐兒立，各在左右，覩身有塵，競爲拂拭。今兒不來，又不覩處，卿以惠誰？可早相語，禱祀乾坤，情實難云，乃致良嗣。今兒戲具，泥象泥牛，泥馬泥豬，雜巧諸物，縱橫於地，覩之心感，吾且發狂，將爲虎狼鬼魅盜賊所吞乎？疾釋斯結，吾必死矣！』（下略）

此段描寫母子之愛，至爲深刻，悽心酸鼻，是非詩之蓼莪乎，何其感人之深也！詩則子思其親，此則親思其子，異曲同工矣。他如淨飯佛、涅槃、如來躬欲檐棺以教孝，淨飯王般、羅喉倡逆，太子須闍太子自行

割肉以資親；大方便佛報恩經莫不痛入肝肺，酸人心骨；教孝教忠，於斯有焉。亦復善寫哀情，如佛入涅槃。

密迹金剛哀戀事。是佛入涅槃，密迹金剛力士哀戀經曰：

牟尼世尊在拘尸那城，娑羅林間，北首而臥，初入涅槃。時密迹金剛力士諸佛常法、平時行坐、皆有金剛力士以為衛護

見佛滅度，悲哀懊惱，作如是言：『世尊成就最勝無上十力，如何於今，乃為羸弊無常，氣勢微

劣之所摧敗？如來捨我入於寂滅，我從今日，無歸無依，無覆無護，衰惱災患，一旦頓集，憂愁毒

箭，深入我心！』密迹金剛作是語已，戀慕世尊，愁火轉熾，五內抽割，心膂磨碎，躡踊悶絕。譬如

巖崩，巔墜於地。久乃醒悟，即起而坐。涕哭哽噎，歔歔而言：『怪哉！怪哉！死魔大惡，無量功德波

羅蜜聚，為彼死魔之所滅壞！』復作是言：『唯願真濟佛之代名、言真能濟度眾生也，請為我起！我今薄祐，無

依憑處，云何世尊捨棄於我，獨入寂滅？自今以後，永離哀顏！世尊寂靜，身口意業，更不可覩，更

不得見！佛婆伽婆，入於佛住！如來昔日入於佛住三昧之時，威德光顯，倍常殊妙。佛面鮮澤，過

於蓮花，新開敷時；如日初出，照於朝陽；如是勝面，更不可見！如來處於大眾，出大雷音微妙之

聲，更不可聞！誠言無二，離過患說，無諂僞說，易解了說，眾所愛說，世界之中，滅除諸惡，至甘露

城，無過佛法。咄哉真濟，永入涅槃！使諸眾生，無有救護。處於生死大曠野中，又無眼目，離於導

師，誰示其道？如來密雲，能雨甘露，為無常風之所吹滅！一切眾生，愛火所燒，而於今者，佛入涅

槃，誰雨法雨，滅其愛火？如來於今，滅於有爲，得無上道，爲於衆生作大醫王；一切世界，爲煩惱病之所患苦；今入涅槃，誰當矜愍，化以正道，療諸衆生結使之病？如來世尊，名爲知思念於恩者；我從處胎以來，隨逐如來，如影隨形，調和奉順，不曾違闕；云何不感我之至心，便見孤棄，如背恩者，嗚呼怪哉！咄哉大苦！此金剛杵，當用護誰？即便擲棄！自今以往，當奉侍誰？誰當慈愍，訓誨於我？更於何時，得覩尊顏？護世之王，爲顯甘露，故遣我來擁護於佛；如何今日，卒捨我等，入于涅槃？我所有命，依佛而存；一旦捨我，當依於誰，得存此命？咄哉真濟！矜愍一切，常說妙法，教詔愚冥，何故今者，而卒不言？如來所知，一切種智，過一切上，恆於衆生有緣之者，思欲利益；即於今日，何處去耶？而於今日，便自閉默，更不救濟受化之徒！諸魔惡人，見佛涅槃，皆大歡喜。如來世尊，生死海中，作大船師，而於今日，永捨濟度！是諸衆生，無量劫來，順生死流，惟有如來，能以正道，令諸衆生，皆得返流！如來世尊，永斷煩惱，爲於愚冥衆生，作大照明；今自涅槃，世間衆生，增長黑闇，永爲無明之所覆蔽！『金剛密迹，衰呼悲惱，復作是言：』世尊三十二百福大人相，悉皆具足；如何滅壞，永不可覩？哀哉破壞魔者！哀哉轉法輪者！哀哉滅一切外道螢火光者！哀哉能壞有身者！哀哉諸智慧城者！哀哉法燈，爲無常風之所吹滅！哀哉法月，爲死羅睺之所吞滅！復作是言：『大寂真濟，願爲我說！即於今者，爲何處去？至何方所？爲適何國？爲至舍衛』

及王舍城迦毗羅衛波羅奈耶？諸國、皆如來所常居處於此諸國，爲何處住耶？今爲在何林？爲在迦蘭陀

竹林菴婆羅林祇陀林，諸林、皆如來常說法處於此諸林，爲在何處？爲在何山？爲在白塔山毘提醯山

耆闍崛山，諸山皆如來常遊住處於此諸山，爲在何山？願語於我，實在何處？諸八部衆！天龍夜叉乾闥婆

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羅、餓伽！如是等，以見於我，常隨從佛，設當問我，佛何處去？我當何

辭，以對於彼？世尊！昔日教化衆生，若小疲倦，暫寢息時，繫心在明，爲益衆生，云何！今者捨於一

切，永入涅槃，更不利益？真濟願爲在起！我憂悲火，熾然胸中，命將不全，願賜一言，猶如冷水，滅

我熾火！我今爲憂苦毒蛇之所蛆螫，願賜我法阿伽陀藥，以除我毒，憂愁毒箭，深入我心，願賜

語，爲我拔出一切衆生愛別離苦，如來常爲說種種法，除其苦惱，云何獨不愍我，爲我滅此

衆苦？如我今者，哀逆閻塞，不能推理，而自釋割，憂心內病，說種種語，云何世尊，不見慰喻？我之

恭順，心不疲怠，樂見慈顏，無有厭足，投身於地，願一瞻視，如何世尊，不見哀矜？滅結牛王，常挾

持我，何不將我入於涅槃，獨見孤棄？我失如來，諸苦所切，無量無邊，又不見諦，何故獨見放捨，

入於涅槃？怪哉！怪哉！如來一睡，更不起耶？如來一去，不復還耶？猶如燈滅，更不復明！如寶樓崩，

更不建立！如寶藏沒，不可還出！舉手大叫，發聲悲哭，如常釋幢，所持繩絕，倒地不起。宛轉涕

哭，心肝咽喉唇舌，悉皆乾燥，荒迷躡地，良久乃蘇。愛戀如來功德之身，捉相輪足，急抱不放；而

作是言：『如來之足，如優鉢羅華，如日初出，清淨柔軟，安立之足，千輻輪足，極妙工巧，不能盡作；轉輪聖王，雖有是相，相不明了；如來相輪，輻數具足，炳然顯著，其指纖長，附順相著，不稀不疎；其爪紅潤，猶如赤銅；手足網縵，猶如鷄王；肌體豐滿，無筋脉皮皺。天王人王，諸鬼神王，及以龍王，咸以天冠，頂禮佛足。爲化一切諸有緣者，以相輪足，徧行世界；而今此足，更無有用……咄哉無常！酷暴乃爾！不別好惡，有德無德，等能摧壞！』作是語時，大地震動，山頂崩壞，大星隕落，四方火起，日月諸宿，無有光色！一切天人，皆無歡樂！『我今形体，不自勝舉，欲沒入地，瞑眩黃黑，心意錯亂，忘失所念，唇乾舌燥，語言錯謬，聲音嘶破，去死不遠，命今必絕，佛捨而去！』如是等衆，種種哀呼，百千種言，戀慕於佛（下畧）

以上文字，述金剛力士哀戀如來，心迷意倒，語無倫次，真可以驚天地而泣鬼神矣！較諸曳杖逍遙，倚門自歎，相去何啻千百！真不能不歎佛典之妙矣。又善寫歡情，如普曜經佛成道後，初還本國見父王是經曰：

於時大聖，告諸弟子：『明日當發至迦維羅衛，見於父王，皆嚴整衣服，護持應鉢！』梵釋四王，聞佛還國，皆來侍送。天雨香汁，散華燒香，暨諸幢蓋。四王諸天，皆在前導；梵天侍右，帝釋侍左；諸比丘衆，皆隨佛後；諸天龍神，華香伎樂，追於上侍。佛適進路，先現瑞應：三千國土，六反震動；

百歲枯樹，皆生華實；諸枯竭溪澗，自然泉出。王見此瑞，知佛以己古通來。勅諸釋種，大臣百官，皆行詣佛，散華燒香，豎諸幢幡，鼓衆伎樂，悉出奉迎。王遙見佛在於大衆，如星中月，如日初出，照於朝陽；如樹華茂，芬葩熾盛，巨身丈六，相好端嚴，晃如金山。王觀悲喜……『離別彌時，今乃相見！』大臣百官，皆稽首禮。即還入城。足蹈門闥，地爲大動！天雨衆華，樂器皆鳴！盲者得視，聾者得聽，拘躄得行，病者得愈，瘧者能言，狂者得正，僂者得伸，若被毒者，毒爲不行。百鳥禽獸，相和悲鳴；婦女珠環，相振作聲。當爾之時，見此變化，莫不歡喜。失寶藏者，自然發出，中滿珍琦；懷異心者，皆共相同，等心叉手，自歸命佛；諸畜生類，蒙其光潤，皆得生天；懷妊女人，蒙斯光明，苦痛微薄，皆得在產，端正妹好。消姪怒痴，無復塵勞。展轉相視，如父如母，如兄如弟，如子如身。地獄休息，餓鬼飽滿，尋光來至，歸命世尊，皆發道意。（下畧）

此段描寫佛還故國，父子相見，君臣相歡，人民相慶之情，最爲酣暢淋漓。人間何處得此吉祥文字！耶！信可以致和風消瘴癘矣。是非卿雲之歌，南風之頌乎？而又善寫豔情。如佛化孫陀羅難陀入道經是。經曰：

佛言：『一切衆生，於空海中，妄想爲因，起顛倒緣。妄想因者，衆生無明，不守自性，自然業力，如風鼓盪，於是妄想微細流注。先於無我清淨地中，妄起計着，謂此是我；既已有我，於彼其餘無

量非我純清淨法，自然不得不名爲人……如是衆生，並住一國，或一聚落，乃至一家。於其中間，生諸慕悅，以慕悅故，則生愛玩；愛玩久故，則篤恩義；恩義極故，伸諸語言。或復倚肩，或復促膝，或復攜手，或復抱持，密字低聲，指星誓水：「我於世間，獨愛一人，所謂一人，則汝身是我，真不愛其餘一人。」復有語言：「我今與汝，便爲一人，無有異也。」復有語言：「汝非是汝，汝則是我，我亦非我，我則是汝。」伸如是等諸語言時，兩情奔悅，猶如渴鹿而赴陽燄，不受從旁一人教諫，亦復不令從旁之人，得知其事。於其家中，起一高樓，莊嚴校飾，極令華好。中敷婉筵，兩頭安枕，簫笛箏篴，琵琶鼓樂，一切樂具，畢陳無缺。如是二人，坐着樓中，以晝爲夜，以夜爲晝，一切世間人所曾作，如是二人，無不皆作；復次世間，人不曾作，如是二人，亦無不作。其樓四面，起大危垣，樓下階梯，盡撤不施，並不令人得窺暫見，乃至不令人得相呼。如是衆生，沉在妄想，顛倒海中，妄想爲因，作諸顛倒；顛倒爲緣，復生妄想。妄想妄想，顛倒顛倒，如是衆生，墜墮其中。從於一劫，乃至二劫，三劫四劫，遂經千劫。如人醉酒，中邊皆眩，非是少藥之所得愈……如是衆生，正顛倒時，先世福德，忽然至前，則彼衆生，便當離別。或緣官事，而作離別；或被王命，而作離別；或受父母之所發遣，而作離別；或罹兵火之所波迸，而作離別；或遇仇家之所迫持，而作離別；或遭勢力之所脇奪，而作離別；或自生嫌，而作離別；或信人讒，而作離別；乃至或因一期報

盡死亡相促，長作離別。汝善思惟！夫離別者，一切妄想顛倒衆生善知識也。離別名爲療癡良藥；離別名爲割愛慧刀；離別名爲挾網坦途；離別名爲釋縛恩赦。汝善思惟！一切衆生，最苦離別，最難離別，最重離別，最恨離別。而以先世福德力故，終亦不得不離別時，自此一別，一切都別，蕭然閒居，如夢初覺，身心輕安，不亦快乎？（下畧）

此段叙男女慕悅之情，最爲逼真，最爲透澈，然佛於愛欲，目爲妄想，目爲顛倒，且目離別爲慧刀，爲坦途，爲良藥，則其警人者深矣。眞熱欲海中，一副清涼散也。佛典言情之妙，有如此者。亦且善於記景。記景之中，有極堂皇典麗者，如華嚴經是。經曰：

一時佛在摩竭提國，阿蘭若法菩提場中，始成正覺。其地堅固，金剛所成；上妙寶輪及衆寶華，清淨摩尼，以爲嚴飾。諸色相海，無邊顯現。摩尼爲幢，常放光明，恒出妙音。衆寶羅網，妙香華纓，周而垂布。摩尼寶王，變現自在，雨無量寶及衆妙華，分散於地。寶樹行列，枝葉光茂。佛神力故，令此道場，一切莊嚴，於中顯現。其菩提樹，高顯殊特，金剛爲身，琉璃爲幹，衆雜妙寶，以爲枝葉。寶葉扶疎，垂蔭如雲；寶華雜色，分枝布影。復以摩尼，而爲其果，含暉發燄，與華間列。其樹周圍，咸放光明；於光明中，兩摩尼寶，摩尼寶內，有諸菩薩，其衆如雲，俱時出現。又以如來威神力故，其菩提樹，恒出妙音，說種種法，無有盡極。如來所處宮殿樓閣，廣博嚴麗，充徧十方；衆色摩尼

之所集成；種種寶華，以爲莊校；諸莊嚴具，流光如雲，從宮殿間，萃影成幢。无邊菩薩，道場从會，咸集其所。以能出現諸佛光明，不思議音，摩尼寶王，而爲其綱。如來自在神通之力，所有境界，皆從中出；一切从生居處屋宅，皆於此中，現其影像；又以諸佛神力所加，一念之間，悉包法界。其師子座，高廣妙好，摩尼爲臺，蓮華爲網，清淨妙寶，以爲其輪，从色雜華而作瓔珞。堂榭樓閣，階砌戶牖，凡諸物像，備体莊嚴。寶樹枝果，周迴間列，摩尼光雲，互相照耀。十方諸佛，化現珠王，一切菩薩，髻中妙寶，悉放光明，而來瑩燭。復以諸佛威神所持，演說如來廣大境界，妙音遐暢，無處不及。爾時世尊處於此座，於一切法成最正覺。智入三世，悉皆平等。其身充滿一切世間，其音普順十方國土。譬如虛空，具含从像，於諸境界，無所分別；又如虛空，普徧一切，於諸國土，平等隨入。身恆徧坐一切道場。菩薩从中，威光赫奕，如日輪出，照明世界。三世所行，从福大海，悉已清淨；而恒示生諸佛國土，無邊色相圓滿光明，徧周法界，等無差別。演一切法，如布大雲。一一毛端，悉能容受一切世界，而无障礙。各現无量神通之力，教化調伏一切从生。身徧十方，而无來往；智入諸相，了法空寂。三世諸佛，所有神變，於光明中，靡不咸覩；一切佛土，不思議劫，所有莊嚴，悉令顯現。（下畧）

昔讀莊子鯤魚鵬鳥之文，以爲廣大堂皇，可以開人心境；又讀家語陳蔡絃歌之事，以爲和暢哀雅，

足表聖人襟懷。今茲所記典喬閎偉，博大莊嚴，洵可以俯視大千，籠含一切矣。而又有極其端嚴妙麗者，如無量壽莊嚴經是經曰：

復次阿難！彼佛

指無量壽佛

國土，極樂世界

有種種寶柱，皆用百千珍寶，而用莊嚴。一所謂金柱、銀柱、瑠

璃柱、玻瓈柱、眞珠柱、硨磲柱、瑪瑙柱。復有金銀二寶柱，金銀瑠璃三寶柱，金銀瑠璃玻瓈四寶柱，金銀瑠璃玻瓈眞珠五寶柱，金銀瑠璃玻瓈眞珠硨磲六寶柱，金銀瑠璃玻瓈眞珠硨磲瑪瑙七寶柱。

復次阿難！彼佛國土，復有種種寶樹，根莖枝幹，黃金所成；華葉果實，白銀化作。亦有寶樹，根莖枝幹，白銀所成；華葉果實，瑠璃化作。亦有寶樹，根莖枝幹，瑠璃所成；華葉果實，玻瓈化作。亦有寶樹，根莖枝幹，眞珠化作。亦有寶樹，根莖枝幹，眞珠所成；華葉果實，硨磲化作。亦有寶樹，根莖枝幹，硨磲所成；華葉果實，瑪瑙化作。亦有寶樹，根莖枝幹，瑪瑙所成；華葉果實，黃金化作。亦有寶樹，黃金爲根，白銀爲身，瑠璃爲枝，玻瓈爲梢，眞珠爲葉，硨磲爲華，瑪瑙爲果。亦有寶樹，白銀爲根，瑠璃爲身，玻瓈爲枝，眞珠爲梢，硨磲爲葉，瑪瑙爲華，黃金爲果。亦有寶樹，瑠璃爲根，玻瓈爲身，眞珠爲枝，硨磲爲梢，瑪瑙爲葉，黃金爲華，白銀爲果。亦有寶樹，玻瓈爲根，眞珠爲身，硨磲爲枝，瑪瑙爲梢，黃金爲葉，白銀爲華，瑠璃爲果。亦有寶樹，眞珠爲根，硨磲爲枝，瑪瑙爲梢，黃金爲葉，白銀爲華，瑠璃爲果。亦有寶樹，眞珠爲根，硨磲

爲身，瑪瑙爲枝，黃金爲梢，白銀爲葉，瑠璃爲華，玻璃爲果。亦有寶樹，硨磲爲根，瑪瑙爲身，黃金爲枝，白銀爲梢，瑠璃爲葉，玻璃爲華，真珠爲果。亦有寶樹，瑪瑙爲根，黃金爲身，白銀爲枝，瑠璃爲梢，玻璃爲葉，真珠爲華，硨磲爲果。如是極樂世界七寶行樹（下畧）

此段述極樂世界之莊嚴妙麗，整而有方，密而有法，麗而有則，雖海上三山珠宮，具闕亦何以加茲！佛典寫景之妙，有如此者。亦復善於取喻，如法華經火宅之喻是。經曰：

佛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譬如長者，	有一大宅。	其宅久故，	而復頓弊，	堂舍高危，	柱根摧朽，
梁棟傾斜，	基陛墮毀，	牆壁圯坼，	泥塗墮落，	覆苦亂墜，	椽梠差脫，
周障屈曲，	雜穢充徧。	有五百人，	止住其中。	鴟梟鷲鷲，	烏鵲鳩鴿，
蚺蛇蝮蠍，	蜈蚣蚰蜒，	守宮百足，	鼪狸鼯鼠，	諸惡蟲輩，	交橫馳走。
屎尿臭處，	不淨流溢，	蟻蝮諸蟲，	而集其上。	狐狼野干，	咀嚼踐踏，
瘠齧死屍，	骨肉狼籍。	由是羣狗，	競來搏撮，	飢羸瘡惶，	處處求食，
鬪諍撻擊，	嗥噪嗥吠。	其舍恐怖，	變狀如是。	處處皆有，	魑魅魍魎，
夜叉惡鬼，	食噉人肉。	毒蟲之屬，	諸惡禽獸，	孚乳產生，	各自藏護。

夜叉競來，	爭取食之；	食之既飽，	惡心轉熾，	鬥諍之聲，	甚可怖畏。
鳩槃荼鬼，	蹲踞土埤，	或時離地，	一尺二尺，	往返遊行，	縱逸嬉戲；
捉狗兩足，	撲令失聲，	以脚加頸，	怖狗自樂。	復有諸鬼，	其身長大，
裸形黑瘦，	常住其中，	發大惡聲，	叫呼求食。	復有諸鬼，	其咽如針；
復有諸鬼，	首如牛頭，	或食人肉，	或復噉狗，	頭髮鬢亂，	殘害兇險，
飢渴所逼，	叫喚馳走，	夜叉惡鬼。	諸惡鳥獸，	飢急四向，	窺看窗牖。
如是諸難，	恐畏無量。	是朽故宅，	屬於一人；	其人近出，	未久之間，
於後宅舍，	忽然火起，	四面一時，	其燄俱熾。	棟梁椽柱，	爆發震裂，
摧折墮落，	牆壁崩倒。	諸鬼神等，	揚聲大叫；	鷓鴣諸鳥，	鳩槃荼等，
周樟惶怖，	不能自出。	惡獸毒蟲，	藏竄孔穴，	昆舍闍鬼，	亦住其中。
薄福德故，	為火所逼，	共相殘害。	飲血噉肉，	野干之屬，	並已前死；
諸大惡獸，	競來食噉。	臭煙燄焯，	四面充塞。	蜈蚣蚰蜒，	毒蛇之類，
為火所燒，	爭走出穴；	鳩槃荼鬼，	隨取而食。	又諸惡鬼，	頭上火然，
飢渴熱惱，	周樟悶走。	其宅如是，	甚可怖畏。	毒害火災，	爪難非一。

是時宅主，	在門外立；	聞有人言：	「汝諸子等，	先因遊戲，	來入此宅，
稚小無知，	歡娛樂着。」	長者聞已，	驚入火宅，	方宜救濟，	令無燒害。
告諭諸子，	說从患難：	「惡鬼毒虫，	災火蔓延，	衆苦次第，	相續不絕。
毒蛇虻蝮，	及諸夜叉，	鳩槃荼鬼，	野干狐狗，	鵬鷲鴟梟，	百足之屬，
飢渴惱急，	甚可怖畏。	此苦難處，	况復大火！」	諸子无知，	雖聞父誨，
猶故樂着，	嬉戲不已。	是時長者，	而作是念：	諸子如此，	益我愁惱。
今此舍宅，	无一可樂，	而諸子等，	耽湎嬉戲，	不受我教，	將爲火害。
即便思惟，	設諸方便，	告諸子等：	「我有種種，	珍玩之具，	妙寶好車，
羊車鹿車，	大牛之車，	今在門外。	汝等出來！	吾爲汝等，	造作此車，
隨意所樂，	可以嬉戲。」	諸子聞說，	如此諸車，	即時奔競，	馳走而出，
到於空地，	離諸苦難。	(下畧)			

曰：此段述火宅中，鳥獸毒虫，及諸惡鬼，猛厲兇狠，紛亂嘈雜之狀，至可驚畏。然又不僅此，大般涅槃經

善男子！譬如王，告一大臣：『汝牽一象，以示盲者！』爾時大臣受王敕已，多集衆盲，以象示

之時彼衆盲，各以手觸，大臣即還，而白王言：『臣已示竟。』爾時大王即喚从盲，各各問言：『汝見象耶？』衆盲各言：『我已得見。』王言：『象爲何類？』其觸牙者，即言象形如蘆葎根；其觸耳者，言象如箕；其觸頭者，言象如石；其觸鼻者，言象如杵；其觸脚者，言象如木臼；其觸脊者，言象如牀；其觸腹者，言象如甕；其觸尾者，言象如繩（下略）。

此段叙盲人捫象，取喻極新，示意極顯，較挾山超海，緣木求魚之喻，相去何啻倍蓰。英文天方夜譚中曾載此事，誰知其原，乃出二千九百年前之佛典中乎？其餘恆沙妙喻，筆不勝書，限於篇幅，姑從簡棄。佛法取譬之妙，有如此者，亦善於語怪。觀佛三昧海經曰：

時夜叉主名曰翅陀，即至魔所，頭面着地，爲魔作禮。白言：『天王！何所勅令？』波旬告曰：『汝以我聲，徧勅六天，告下鬼王，並諸八部及曠野鬼，十八地獄，閻羅王神，一切皆集，往瞿曇所。』是時諸鬼猶如雲起，從四面集。或有諸鬼，首如牛頭，有四十耳；於其耳中，生諸鐵箭，赤燄上起，高一由旬，有十八角，角端擎山；山上有龍，銜熱鐵丸，復有諸鬼，首如狐頭，有十千眼；眼睫長大，如霹靂燄，頂上有口，口吐熾火；身上諸毛，猶如劍樹，復有諸鬼，倒住空中，有十二脚；於其足跟，有千刀輪，頭如太山，於其頭上，五百劍樹，樹頭火起，復有諸鬼，宛轉腹行，負鐵圍山，穹脊而至。復有諸鬼，一頸多頭，口有千舌，於其舌上，生棘刺樹，毛鬣上衝，毛端雨血，吐刺疾走，騰空而至。

毘舍闍鬼，發大惡聲，氣涌如雲，雨熱鐵丸，倏忽而到。鳩槃荼鬼，蹲踞土埤，現其醜形。富單那鬼，其形黑瘦，頭戴大鑊，盛熱鐵丸，手執刀輪，左脚躡狗，右脚躡狼，奔走而至。諸羅刹王，背黑如漆，胸白如月，眼如盛火，頭髮鬖亂，如縛刺束，狗牙上出，狀如矛劍，手十指爪，利如鋒鏃，脚有十爪，縱橫如劍，以鐵羈頭，疾走而至。曠野鬼神，大將軍等，一頸六頭，胸有六面，膝頭兩面，舉体生毛，狀如箭鏃，奮身射人，張眼赤爛，血出流下，與諸兇類，疾走而到。復有諸鬼，首如虎頭，有十二眼，鼻如象鼻，有十三鼻，左肩擔山，右肩負火，手捉利劍，脚躡師子，哮吼而至。復有諸鬼，其形如雲，霹靂火起，如團頭雲，於團雲邊，有百千萬龍，不見其身，但見吐毒於十方面，一切惡事，如雲而集。鬼子母神，將其諸子，各執一石，辟方千里，巖罅可畏，競馳而至。復有諸鬼，跨脊挾尾，以鼻顛地，鼻出諸火，火燄上化，化生諸鬼，掩面而走。（下略）

夫周易有戰龍載鬼之文，左氏有蛇鬥石言之紀，自後干寶搜神之記，任昉述異之編，乃至一切鬼經狐傳，泛波揚瀾，蔚爲大觀，然則吾人固不能獨責佛典之述乎怪異也。而其中尙有極其詭譎，足解人頤者，如賢愚因緣經是經曰：

佛告阿難：『乃往過去阿僧祇劫，有大國王，名阿波羅提目伽，此言端正治以道化，不枉人民。時王國中，有婆羅門名檀膩鞞，家理空貧，食不充口。少有熟穀，不能治之，從他借牛，將往踐治。踐穀

已竟，驅牛還主。驅到他門，忘不屬付，於是還歸。牛主雖見，謂用未竟，復不收攝。二家詳棄，遂失其牛。後往從索，言已還汝，共相欺冒。爾時牛主將檀膩騎詣王責牛。適出到外，值見王家牧馬之人。時馬逸走，喚檀膩騎爲我遮馬。時檀膩騎下手得石，持用擲之。偶值馬脚，當手即折。馬吏復捉，亦共詣王。次復前行，到深水邊，不知渡處。值一木工，口銜劉斤，蹇衣垂越。時檀膩騎問彼人曰：「何處可渡？」彼人應聲答渡處所，其口已開，斲斤墮水，求覓不得。復來捉之，共將詣王。時檀膩騎爲諸債主所見催逼，加復飢渴，便於道次，从酤酒家乞少白酒。酒家憐愍，即便勾與。得他酒已，上牀飲之。不意被下有小兒臥，飲酒比竟，壓令腹潰。爾時兒母復捉不放。汝之無道，枉殺我兒。」並共持着，將詣王宮。到一牆邊，內自思惟：我之不幸，衆過橫集，若至王所，倘能殺我。我今逃之，或可得脫。作是念已，自擲越牆。不意牆後有織老公，身墮其上，老公即死。時織公兒復捉得之，便與衆人共將詣王，云殺我父……時諸債主咸共圍守，將至王所。爾時牛主前曰王言：「此檀膩騎從我借牛，云用踐穀，不還見付，失我牛去。我從索牛，不肯償我。」王問之曰：「何不還牛？」檀膩騎曰：「我實貧困，熟穀在田，彼有恩意，以牛借我。我用踐訖，驅還歸主，主亦見之。雖不口付，牛在其門。我空歸家，不知彼牛，竟云何失。」王語彼人：「卿等二人俱爲不是。由檀膩騎口不付汝，當截其舌；由卿見牛，不自收攝，當挑汝眼。」彼人白王：「請棄此

牛，不樂剜眼，截他舌也。」即聽和解。馬吏復言：「彼之無道，折我馬脚。」王便爲問檀膩鞞言：「此王家馬，汝何以輒打折其脚？」跪白王言：「債主將我從道而來，彼人喚我，令遮王馬。馬奔叵御，下手得石，捉而擲之，誤打馬脚，非故爾也。」王語馬吏：「由汝喚他，當截汝舌；由彼打馬，當截其手。」馬吏白王：「自當備馬，勿得行刑。」各共和解。木工復前，云檀膩鞞失我斲斤。王即問言：「汝復何以失他斲斤？」跪白王言：「我問渡處，彼便答我，口中斲斤，失墮渠水，求覓不得，實不故爾。」王語木工：「由彼喚故，當截其舌；擔物之法，理當用手；由卿口銜，致使墮水，今當打汝前兩齒折。」木工聞是，前白王言：「寧棄斲斤，莫行此罰。」各共和解。時酒家母，復牽白王。王問檀膩鞞：「何以乃爾，枉殺他兒？」跪白王言：「債主逼我，加復飢渴，彼乞少酒，上牀飲之。不意被下，有臥小兒，飲酒已訖，兒已命終。非臣所樂，唯願大王當見恕察。」王告母人：「汝舍酤酒，衆客猥多，何以臥兒，置於坐處，覆令不現？汝今二人，俱有過罪。汝兒已死，以檀膩鞞與汝作壻，令還有兒，乃放使去。」爾時母人，便叩頭曰：「我兒已死，聽各和解，我不用此餓婆羅門用作夫也。於是各了，自得和解。時織工兒，復前白王：「此人狂暴，躡殺我公。」王問言曰：「汝以何故，枉殺他父？」檀膩鞞曰：「衆債逼我，我甚惶怖，越牆逃走，偶墮其上，實非所樂。」王語彼人：「二俱不是，卿父已死，以檀膩鞞與汝作公。」其人白王：「父已死了，我終不用此婆羅門。」

以爲父也，聽各共解。」王便聽之。時檀膩倚身事都了，欣踊無量。」（下畧）

此段文筆詼諧，即史公滑稽列傳，班氏東方朔傳，何以復加。而其大悲救世之心，澈底揭出，如普賢行願品普賢十大願王之九曰：

復次，善男子！拒善財童子言恆順衆生者，謂盡法界虛空界，十方刹海，所有衆生，種種差別，一所謂

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或有依於地水火風而生住者，或有依空及諸卉木而生住者，一種種生類，種種色身，種種形狀，種種相貌，種種壽量，種種族類，種種名號，種種心性，種種知見，種種欲樂，種種意行，種種威儀，種種衣服，種種飲食，處於種種村營聚落，城邑官殿，乃至一切天龍八部人非人等，無足，二足，四足，多足，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如是等類，我皆於彼隨順而轉，種種承事，種種供養，如敬父母，如奉師長，及阿羅漢，乃至如來，等無有異。於諸病苦，爲作良醫；於失道者，示其正路；於闇夜中，爲作光明；於貧窮者，令得伏藏。菩薩如是平等饒益一切衆生。何以故？菩薩若能隨順衆生，則爲隨順供養諸佛；若於衆生，尊重承事，則爲尊重承事如來；若令衆生，生歡喜者，則令一切如來歡喜。何以故？諸佛如來，以大悲心而爲體故。因於衆生而起大悲；因於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覺。譬如曠野沙磧之中，有大樹王，若根得水，枝葉華果，悉皆繁茂。生死曠野，菩提樹王，亦復如是。一切衆生，而爲樹根；諸佛菩薩，而爲華

果。以大悲水，饒益衆生，則能成就諸佛菩薩，智慧華果。何以故？若諸菩薩以大悲水，饒益衆生，則能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是故菩提屬於衆生；若無衆生，一切菩薩終不能成。無上正覺。善男子！汝於此意，應如是解。以於衆生，心平等故，則能成就圓滿大悲；以大悲心隨衆生故，則能成就供養如來。菩薩如是隨順衆生，虛空界盡，衆生界盡，衆生業盡，衆生煩惱盡，我此隨順，無有窮盡；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下畧）

又如大般涅槃經曰：

佛告師子覺菩薩言：

此數字述者所加

「善男子！菩薩爾時具足煩惱，未有斷者，爲法因緣，能以頭目髓

腦手足血肉施於衆生，以釘釘身，投巖赴火。菩薩爾時雖受如是無量衆苦，若心不退，不動不轉，菩薩當知，我今定有不退之心，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男子！菩薩摩訶薩爲破一切衆生苦惱，願作蠱大畜生之身，以身血肉施於衆生。衆生取時，復生憐愍，菩薩爾時閉氣不喘，示作死相，令彼取者不生殺害疑網之想。菩薩雖受畜生之身，終不造作畜生之業。何以故？善男子！菩薩既得不退心已，終不造作三惡道業。菩薩摩訶薩若未來世有微塵等惡業果報，不定受者，以大願力爲衆生故，而悉受之。譬如病人爲鬼所着，藏隱身中，以咒術力故，即時相現，或語或喜，或嗔或罵，或啼或哭。菩薩摩訶薩未來之世三惡道業，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作蠱

身時，常爲衆生，演說正法。或受迦賓闍羅鳥身。爲諸衆生說正法故，受瞿陀身、鹿身、兔身、象身、羖羊、獼猴、白鴿、金翅鳥、龍蛇之身。受如是等畜生身時，終不造作畜生惡業。常爲其餘畜生衆生，演說正法，令彼聞法，速得轉離畜生身故。菩薩爾時雖受畜生身，不作惡業，當知必定有不退心。菩薩摩訶薩於饑饉世見餓衆生，作龜魚身無量由延。由延即由旬四十里也或云八十里復作是願：願諸衆生取我肉時，隨取隨生。因食我肉，離飢渴苦，一切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菩薩發願：若有因我離飢渴者，未來之世，速得遠離二十五有飢渴之苦。菩薩摩訶薩受如是苦心不退者，當知必定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復次，菩薩於疾疫世見病苦者，作是思惟：如藥樹王，若有病者，取根取莖，取枝取葉，取華取果，取皮取膚，悉得愈病。願我此身，亦復如是。若有病者，聞聲觸身，服食血肉乃至骨髓，病悉除愈。願諸衆生食我肉時，不生惡心，如食子肉。我治病已，常爲說法，願彼信受，思惟轉教。』(下略)

以上二段文字，將佛法大悲救世之義，揭盡無餘。而其文亦痛快流轉，如珠走盤，何其篋也。亦有庸言庸行，足資實踐者，如尸迦羅越六方禮經是。經曰：

佛告善生：

長者子即尸迦羅越

『若長者長者子，知四結業，不於四處而作惡行，又復能知六損財業，是謂

善生：善生當知四結行者：一者殺生，二者盜竊，三者姪泆，四者妄語。是四結行。云何爲四處？

一者欲，二者恚，三者怖，四者痴。若長者長者子，於此四處，而作惡者，則有損耗；如月向於晦。若長者長者子，於此四處，不爲惡者，則有增益；如月向上滿。佛告善生：『六損財業者：一者耽湎於酒，二者博戲，三者放蕩，四者迷於妓樂，五者惡友相得，六者懈惰。是爲六損財業。善生當知！飲酒有六失：一者失財，二者生病，三者鬥爭，四者惡名流布，五者恚怒暴生，六者智慧日損。善生！若彼長者長者子，飲酒不已，其家財產，日日損滅。善生！博戲有六失：云何爲六？一者財產日耗，二者雖勝生怨，三者智者所責，四者人不敬信，五者爲人疎外，六者生盜竊心。是爲博戲六失。若長者長者子，博戲不已，其家產業，日日損滅。放蕩有六失：一者不自護身，二者不護財貨，三者不護子孫，四者常自驚懼，五者諸苦惡法，當自纏身，六者喜生虛妄。是爲放蕩六失。若長者長者子，放蕩不已，其家財產，日日損滅。善生！迷於妓樂，復有六失：一者求歌，二者求舞，三者求琴瑟，四者波內卑，五者多羅藥，六者首呵那。是爲妓樂六失。若長者長者子，妓樂不已，其家財產，日日損滅。惡友相得，復有六失：一者方便生欺，二者好喜屏處，三者誘他家，四者圖謀他物，五者財利自向，六者好發他過。是爲惡友六失。若長者長者子，習惡友不已，其家財產，日日損滅。懈惰有六失：一者富樂不肯作務，二者貧窮不肯勤修，三者寒時不肯勤修，四者熱時不肯勤修，五者時早不肯勤修，六者時晚不肯勤修。是爲懈惰六失。若長者長者

子懈惰不已，其家財業，日日損減。』佛告善生：『有四怨如親，汝當覺知！何謂爲四？一者畏伏，二者美言，三者敬順，四者惡友。』佛告善生：『畏伏有四事。云何爲四？一者先與後奪，二者與少望多，三者畏故強親，四者爲利故親。是爲畏伏四事。』佛告善生：『美言親，復有四事。云何爲四？一者善惡斯順，二者有難捨離，三者外有善來密遮止之，四者見有危事，便排擠之。是爲美言親四事。敬順親，復有四事。云何爲四？一者先誑，二者後誑，三者現誑，四者見有小過，便加杖之。是爲敬順親四事。惡友親，復有四事。云何爲四？一者飲酒時爲友，二者博戲時爲友，三者姪洩時爲友，四者歌舞時爲友。是爲惡友親四事。』佛告善生：『有四親可親，多所饒益，爲人救護。云何爲四？一者止非，二者慈愍，三者利人，四者同事。是爲四親可親，多所饒益，爲人救護。當親近之。善生！止非有四事，多所饒益，爲人救護。云何爲四？一者見人爲惡，則能遮止，二者示人正直，三者慈心愍念，四者示人大路。是爲四止非，多所饒益，爲人救護。復次，慈愍有四事：一者見利代喜，二者見惡代憂，三者稱譽人德，四者見人說惡，便能抑制。是爲四慈愍，多所饒益，爲人救護。利益有四。云何爲四？一者護彼不令放逸，二者護彼放逸失財，三者護彼使不恐怖，四者屏相教戒。是爲四利人，多所饒益，爲人救護。同事有四。云何爲四？一者爲彼不惜身命，二者爲彼不惜財寶，三者爲彼濟其恐怖，四者爲彼屏相教戒。是爲四同事，多所饒益，爲人』

救護』：佛告善生：『當知六方！云何爲六？父母爲東方，師長爲南方，妻婦爲西方，親黨爲北方，僮僕爲下方，沙門婆羅門諸高行者爲上方。』印度最重沙門婆羅門佛隨其俗故列上方善生！夫爲人子，當以五事敬順父母。云何爲五？一者供奉，能使無乏；二者凡有所爲，先白父母；三者父母所爲，恭順不逆；四者父母正令，不敢違背；五者不斷父母所爲正業。善生！夫爲人子，當以此五事敬順父母。父母復以五事敬視其子。云何爲五？一者制子，不聽爲惡；二者指授，示其善處；三者慈愛，入骨徹髓；四者爲子求善婚娶；五者隨時供給所須。善生！子於父母，敬順恭奉，則彼方安穩，無有憂畏。善生！弟子敬奉師長，復有五事。云何爲五？一者給侍所須，二者禮敬供養，三者尊重戴仰，四者師有教敕，敬順無違，五者從師聞法，善持不忘。善生！夫爲弟子，當以此五法敬事師長。師長復以五事敬視弟子。云何爲五？一者順法調御，二者誨其未聞，三者隨其所聞，令善義解，四者示其善友，五者盡己所知，誨授不悒。善生！弟子於師長，敬順恭奉，則彼方安穩，無有憂畏。善生！夫之敬妻，亦有五事。云何爲五？一者相待以禮，二者威嚴不闕，三者衣食隨時，四者莊嚴以時，五者委付家內。善生！夫以此五事敬待於妻，妻復以五事恭敬於夫。云何爲五？一者先起，二者後坐，三者和言，四者敬順，五者先意承旨。善生！是爲妻之於夫，敬待如是，則彼方安穩，無有憂畏。善生！夫爲人者，當以五事親敬親族。云何爲五？一者給施，二者善言，三者利益，四者同利，五者

不欺。善生！是爲五事，親敬親族。親族亦以五事，親敬於人。云何爲五？一者護放逸，二者護放逸失財，三者護恐怖，四者屏相教戒，五者常相稱歎。善生！如是親敬親族，則彼方安穩，無有憂畏。善生！主於僮使，以五事教授。云何爲五？一者隨能使役，二者飲食隨時，三者賜勞隨時，四者病與醫藥，五者縱其休暇。善生！是爲五事，教授僮使。僮使復以五事奉事其主。云何爲五？一者早起，二者爲事用密，三者不與不取，四者作務，以次五者稱揚主名。是爲主待僮使，則彼方安穩，無有憂畏。善生！檀越主當以五事供奉沙門婆羅門。云何爲五？一者身行慈，二者口行慈，三者意行慈，四者以時施，五者門不制止。善生！若檀越以此五事供奉沙門婆羅門，沙門婆羅門當復以六事而教授之。云何爲六？一者防護不令爲惡，二者指授善處，三者教懷善心，四者使未聞者聞，五者已聞能使善解，六者開示天路。善生！如是檀越供奉沙門婆羅門，則彼方安穩，無有憂畏。』（下略）

長者子善生，受父遺命，禮拜六方。佛愍其愚，爲說此經。語皆徵實，字無虛設，理豐義備，綱舉目張，雖愚夫愚婦，可以語知語行。非大聖人，誰能言之有序若此！就中又可考見夫婦之平等，主僕之慈敬，不偏不易，中庸之道，孰有過於此者。此外有可資史證者，如長阿含經是。經曰：

佛告梵志：印度外道總名梵志『汝所行者，皆爲卑陋。離服儼形，以手障蔽，不受瓊食，不受孟食，不受兩臂

中間食，不受二人中間食，不受兩刀中間食，不受兩盂中間食，不受共食家食，不受懷妊家食；見狗在門，則不受其食；不受多蠅家食，不受請食；他言先識，則不受其食；不食魚，不食肉，不飲酒，不兩器食；一餐一咽，至十餐止；受人益食，不過七益；或一日一食，或二日三日，四日五日，六日七日一食，或復食菜，或復食莠，或食飯汁，或食糜米，或食穢稻，或食牛糞，或食鹿糞，或食樹根，枝葉果實，或食自落果，或披衣，或披莎衣，或衣樹皮，或草擔身，或衣鹿皮，或露頭髮，或披毛編，或着冢間衣，或有常舉手者，或不坐牀席，或有常蹲者，或有鬚髮留髭鬚者，或有臥荆棘者，或有臥果蔴上者，或有儼形臥牛糞上者；或一日三浴，或有一夜三浴，以無數衆苦，苦役此身。云何尼俱陀，梵志名如此行者，可名淨法否？梵志答曰：『此法淨，非不淨也。』仲告梵志：『汝謂爲淨，吾當於汝淨法中說有垢穢。』梵志曰：『善哉！瞿曇！便可說之。願樂欲聞。』佛告梵志：『彼苦行者，常自計念：我行如此，當得供養恭敬禮事，是即垢穢。彼苦行者，得供養已，樂着堅固，愛染不捨，不曉遠離，不知出要，是爲垢穢。彼苦行者，遙見人來，盡共坐禪；若無人時，隨意坐臥，是爲垢穢。彼苦行者，聞他正義，不肯印可，是爲垢穢。彼苦行者，他有正問，恡而不答，是爲垢穢。彼苦行者，設見有人供養沙門婆羅門，則訶止之，是爲垢穢。彼苦行者，若見沙門婆羅門食更生物，就訶責之，是爲垢穢。彼苦行者，有不淨食，不肯施人；若有淨食，貪着自食，不見已過，不

知出要，是爲垢穢。彼苦行者，爲殺盜姪，兩舌惡口，妄言綺語，貪取嫉妒，邪見顛倒，是爲垢穢。彼苦行者，懈惰喜妄，不習禪定，無有智慧，猶如禽獸，是爲垢穢。彼苦行者，貢高憍慢，慢增上慢，是爲垢穢。彼苦行者，無有信義，亦無反復，報施不持淨戒，不能精勤受人訓誨，常與惡人以爲伴黨，爲惡不已，是爲垢穢。彼苦行者，多懷瞋恨，好爲巧僞，自怙己見，求人長短，恒懷邪見與邊見，俱是爲垢穢。云何尼俱陀，如此行者，可言淨否耶？答曰：『是不淨，非是淨也。』（下略）

印度外道九十六種中，多有以苦行爲解脫因者，以苦行故，任意爲惡，謂無妨於解脫。如是種種，自誤誤他，自害害他，故佛訶之。此種外道之心行，印度史中極少紀載，不有佛典，幾無以考其真相。今有此紀，吾人雖不能瞰其全，亦可以見其略矣。其可貴爲何如耶？此外且有極符科學之紀載，如胞

胎經述人在母胎中七日一變事，

自受胎直自出胎

極爲詳細，與今醫學生理學所述無別，吾不知如來何

以知之也。又如修行地道經中，述人身諸蟲如髮蟲牙蟲等，種類繁多，名稱各別，吾又不知如來何

以見之也。文過繁頤，今不具錄。他如舍利弗見一滴水中，有蟲千萬，以及蛇以眼聽，蛇以眼聽事，近今德國動物學家，方

始證諸事，今日科學昌明，始有徵信。設於百年前，持此議論，有不斥爲譎言，目爲狂妄者乎？而佛典

在二千九百年前，已有此種紀載，謂非足以驚人乎？此佛典關於科學之紀載也。至於佛典之韻文，亦有極佳妙者，如法句諸經中之偈是。今舉六度集經一偈爲例，用類其餘。偈曰：

劫數終訖，	乾坤洞然，	須彌巨海，	都爲灰揚。	天龍福盡，	於中凋喪，
二儀尙殞，	國有何常！	生老病死，	轉輪無際，	事與願違，	憂悲爲害。
欲深禍高，	瘡痍無外，	三界都苦，	國有何賴！	有本自無，	因緣成諸，
盛者必衰，	實者必虛。	衆生蠢蠢，	都緣幻居，	聲響俱空，	國土亦如。
識神無外，	駕乘四蛇，	無明寶養，	以爲樂車。	形無常主，	神無常家，
三界皆幻，	豈有國耶！				

偈中識神，指人之全部知覺而言，俗名曰魂。佛法中無魂魄說爲易解放，緣用俗語，讀者幸勿誤會。四蛇指四大而言。四大者：地大、堅性，於人身爲筋骨等；水大濕性，於人身爲血液等；火大暖性，於人身爲溫度；風大動性，於人身爲呼吸之氣等。合此四大以爲身，故曰駕乘四蛇也。此偈乃三國吳時三藏法師康僧會譯，去今遙遠，故譯筆非常古簡，佛典韻文中之上乘也。

總上所引，不過三藏十二部經之偶然一例而已，其文已茂美如此，餘可類推矣。近日整理國學之說甚倡，治經治子，已有諸賢，窃不自量，亦欲以治經方法，整理佛典，是以欲有釋氏文選，三藏諸佛菩薩阿羅漢名號考，佛典繙譯史，佛教通史，各宗分史，以及佛教法界觀，諸書之作。然三藏浩繁，閱覽需時，汲長綆短，難期必就。故先將佛典之文學價值，與吾國本有之經子諸書，加以權量，以發研

尋之興味。世或有剛鋒利劍，先關荆榛者，余雖爲之執鞭，所欣慕焉。



改正中東鐵路站名議

卷下

無錫許同莘撰

船塢 因東北造船所船塢得名應仍舊

石當 卽廟台子站土名亦稱廟台石當者俄語船塢之義自船塢別設小站而此站遂以廟台著稱地有廟台村應改爲廟臺站

對青山 近處有土阜名對青山應仍舊

李木店 又名李木匠站按此處土名李木匠屯擬改爲李屯站

魯赤果 俄工程師之名按此處有姜家窰屯擬改爲姜窰站

滿溝 此蒙語也土產甘草亦名甜草崗今車站尙有甜草崗之名惟甜草二字稍嫌不詞擬改爲甘草岡站

郭爾洛斯 自松花江北岸以迄嫩江之東在金源爲東北邊境所謂蒲輿路也自明以來郭爾羅斯牧地實在此間鐵路東起滿溝西迄羊草甸皆郭爾羅復旗游牧所在故站以郭爾羅斯命名今沿路荒地皆經丈放並設肇東縣治此站屬於肇東擬卽改爲肇東站

宋站 又名五里木站牌用之行車表及地圖均作宋站或云曾有人於此掘得崇寧古錢謂是徽

欽北狩所遺說雖無据然其地自古與中國交通可知以宋名站蓋土語也應即作爲定名

洋草甸子 洋草者草含鹹性宜於畜牧應作羊草爲正擬改爲羊草甸站

安達 安達蒙語一作諳達譯言良友也金史兵志有按達族屬此站命名未詳何義今設安達縣縣治距此尙六十里然此處地方繁盛不妨專縣邑之名應仍其舊

薩爾圖 蒙語明月也今站東二十里有月明堡擬改爲月明堡站

喇嘛甸子 自安達站至小蒿子皆杜爾伯特旗牧地杜爾伯特與郭爾羅斯前後兩旗同出元太祖弟哈布圖哈薩爾之裔其游牧於今安達縣境則在三百年前今鐵路橫貫境內交通既便內地人民遂有受廕於此者先後放荒已數十萬垧安達設治亦歷二十餘年其村屯之附近此站者曰曲家窩堡曰張家窩堡曰傅家地房子然皆新成聚落惟站東北二十五里之喇嘛甸子屯則舊日即爲游牧人民走集之所故築路之始即以爲名主杜爾旗務者爲扎薩克固山貝子今安達站迤西一百七十里有貝子府其南二十里有大廟北四十里有貝子墓皆傍嫩江東岸喇嘛甸之地疑舊日必有僧寺蓋屬於大廟者此名可從惟子字應省當定爲喇嘛甸站

小蒿子 此處人煙頗密泰康縣設治局即駐於此小蒿子三字雖係俗稱然既設縣邑自有主名應改爲泰康站

煙筒屯 此爲龍江四十八屯之一行車表內有此站名而站牌則以其東有小蒿子站之故改此站爲大蒿子殊爲失當應即定名曰煙筒屯站

昂昂溪 站在嫩江之東其地有江而無溪俄文則名齊齊哈爾站蓋以省城之名名之武進魏君劭青云齊齊哈爾爲達呼哩種人語日本人鳥居龍藏謂此處即達呼哩人根據地昂昂溪三字蓋亦彼族之語達呼哩本契丹遺裔居精奇里江當日移徙於此則因羅刹來侵之故今會垣距此尙八十里而昂昂溪三字已成定名洮昂齊昂兩路交會於此自不必改此站名目應仍其舊

昂昂溪有村曰達呼哩村據俄人紀載達呼哩爲東胡別派其人軀幹修偉語言與蒙古異奉薩滿教業農商元明間居後貝加爾湖東南即名其地曰達呼哩丁口蕃息居有定所及俄人東侵其部落爲可薩克兵殘殺過半遺黎轉徙黑龍江南岸其居江北者徙精奇里江下游及江之東岸後江北地歸俄又徙而他往距今五十年前居俄境者尙二千人及光緒二十三年俄官編審戶籍僅四百四十六人庚子江東六十四屯之案與華人俱被迫投江以死遂絕跡於俄境在中俄境者沿嫩江松花江以居今祇存二百戶而已其種族之不振如此西路境外俄鐵路有大烏里站亦以達呼哩得名蓋其故土也

富拉爾基 意義不詳疑亦達呼哩語也站在嫩江西岸俄人夏日避暑於此是站名因嫩江而著

惟上游已設嫩江縣治地名不宜重出此站在嫩江之濱擬仿呼蘭松浦鎮之例改爲嫩浦站

虎爾虎拉 局圖作呼爾呼拉此屯名也省圖作庫庫勒凡爲屯三日前庫庫勒屯腰庫庫勒屯後庫庫勒屯皆在車站附近故省圖此站作庫勒應改爲庫勒站

土爾池哈 局圖作圖爾赤哈此處有蒙旗數十戶其族稱圖爾池哈蓋即達呼哩種人也按此地亦名朱家坎擬改爲朱家坎站

碾子山 自廟臺子站至此土地肥沃皆宜耕種而此站旁近有山其石可以爲碾定名頗當應仍舊

成吉思汗 自此以西至牙克什大興安嶺山脈分布其間林木最富據俄人考證謂此處有成吉思汗墓故以名站按成吉思墓武進屠氏據黑韃事略謂在外蒙古克魯倫河之濱桃源張氏據蒙古源流謂在河套鄂多斯旗伊克昭盟之埃錦赫洛兩說雖殊然皆不言在黑龍江境內上年東省路警處曾遣人履勘則所謂成吉思汗墓者在車站迤南二十餘里四周有土堤環之蔓草荒翳遺蹟幾不可辨審其形勢當是邊堡之屬考金史地理志泰州屬縣一邊堡十九縣曰長春屠氏著書言長春邊堡東起嫩江右岸布特哈部向西南迤邐而下越洮兒河源則稱泰州邊堡今黑龍江省圖及俄日兩國人所著北滿地圖皆采其說此站正當邊堡之衝然則所謂成吉思汗墓者即長春

十九堡之一也路局所刊呼倫貝爾一書謂西歷一二三四年蒙古襲秦州邊堡按是歲爲宋理宗端平元年金亡其明年拔都西征俄羅斯波蘭諸國是時金之根本已覆蒙古兵威震於全歐尙安事爭此尺寸之地竊謂金元兵事舊史容有失載然謂此處有成吉思遺迹則未必然此或蒙人張大其詞而俄人附會舊史遂致此誤今邊堡既有故址可尋而成吉思汗之墓謬託顯然自應更正擬改此站曰金邊堡站

札蘭屯 站爲夏季療病之地山水亦無他勝然人工布置極費經營全路夏季療病之地凡六東路則愛河西路則興安巴林札蘭屯富拉爾基南路則老少溝皆設有療養所而札蘭屯最著此站應仍舊名

哈拉蘇 蒙語蘆葦也直譯其義則爲白草站近雅魯河蘆葦叢生地多謙質饒於畜牧名爲白草可徵塞上風土應改白草站

巴林 站牌標巴林木以近處有巴林木臺站也行車表省稱巴林此處山峯多怪石矗立雲表以視桂林巴峽具體而微乃西路第一奇境名爲巴林頗當土名喇嘛山則因峯石相拱如僧故名俚俗已甚應定名巴林站

雅魯 站以雅魯河得名應仍舊

博克圖 應仍舊

必集良 此俄語譯義爲紐扣車行至此盤旋作圓形有如衣紐故以爲名猶滎陽成皋間之有旋門也擬改爲旋道站旋集二字譯音同母

興安 站在興安嶺最高處出海面四百六十沙繩又七十五寸僅稱興安地勢不顯擬名爲興安嶺站

伊列克特 一作伊立克都蒙語徒步而來之義自此以西至滿洲里皆呼倫貝爾疆域各站名稱大率沿用蒙語其本義不盡可曉按此站逼近興安嶺隧道西口最爲險要擬改爲隘道站伊特隘道譯音相通而字義較確

烏奴耳 局圖作烏諾爾爲烏諾爾河經行區域烏諾爾之名見一統志擬改稱烏諾爾河站

免渡河 此站於附近各站間較爲著名站臺規模亦較廣站名從前曾有設舒都廳治之議今工商百業稍遜於前設治之議亦罷站名毋庸更改應仍其舊

牙克石 一作牙克什皆蒙語譯音自此以西至滿洲里長林豐草牧畜最宜居民多游牧種族距站一百七十里有林場俄人伐木結筏沿河而下至站北十二里之港口築枝路以利轉運故此站以林業著稱遊人亦衆擬用其音而易其字改名曰霞客石

札羅木特 因札拉木臺得名札拉木蒙語鞍韉也舊爲赴蒙疆臺站之一其北有東官屯站南爲索倫鑲黃旗牧場地界索倫人種今猶散布興安嶺以西一帶如改爲索倫站最爲合宜惟札蘭屯以東已設索倫小站不宜重出擬改爲東官屯站

哈克 站南有哈克鄂博爲蒙旗禱祀之所哈克二字其義未詳應仍舊

海拉爾 海拉爾爲呼倫貝爾都會呼倫副都統駐此特區之外即呼倫縣呼倫交涉員亦駐此間呼倫貝爾本藩部之一不宜沒其名稱惟海拉爾之名沿用已久亦不可廢擬改爲呼倫站而駐海拉爾三字於下庶昭核實

何顛船朔方備乘謂海拉爾即金之臨潢府按海拉爾在唐爲室韋地臨潢以潢水得名潢爲西遼水上游地在今熱河南境故一統志以赤峯爲臨潢縣治遼時爲避暑之地金史梁襄傳遼之根本在山北所游不過臨潢之旁亦無重山之隔冬猶處於燕京臨潢之旁蓋即今之避暑山莊也金則以臨潢府爲北京臨潢士子皆赴大定應試其密邇燕京可知何氏云云殆臆說也今不取

烏固諾爾 全路工程其始由東而西後乃東西並舉至此而全路銜接站在呼倫縣治西二十里位於海拉爾河之陽其名烏固者蓋從前部落之名遼史營衛志五院部石烈四甌昆石烈太宗會同二年以烏古之地水草豐美命居之三年益以海勒水之地爲農田乙習本石烈會同二年命以

烏古之地大院部幹納阿刺石烈會同二年命居烏古益以海勒水地又國外十部其一曰烏古部海勒水非金源所居之海古勒水蓋即今之海拉爾河也日本田津博士考烏古部游牧所在謂當今烏爾遜河喀林喀河之間是其地延袤甚廣甌昆及幹納阿刺石烈所居烏古之地水草豐美又與海古勒水相近意必在今海拉爾河之旁然則烏固諾爾即遼時烏古地烏固即烏古也應改爲烏古站

完工 站牌作望宮望宮者王公二字之譯音也或云俄人命名之意謂其地乃蒙古王公牧場所 在故名按此站爲陳巴爾虎兩旗游牧地巴爾虎乃打牲部落舊制祇設總管副總管別無王公封爵王公之名殊不切當惟地屬高原野曠天垂極目無際望宮之目雖創而奇呂覽不云乎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此之謂也應仍站牌之名作望宮站

赫爾洪德 一作霍爾歡台譯言低樹也地氣高寒林木叢生而無參天拔地之概故名其地曰低樹應改爲低樹站

槎岡 一作察罕此本音也呼倫境內舊有察罕烏魯鄂博又近年設察罕敖拉卡倫察罕日也敖拉山也站非卡倫所在而名察罕者蒙人逐水草移徙每以舊居之地名之今察罕敖拉既設卡倫此站自不宜用察罕之名以免他日邊務糾葛應仍名爲槎岡又譯文或作此干亦從察罕二音轉

變無所取義可置不論

札賚諾爾 一作札蘭諾爾站南四十里爲呼倫湖土名達賚湖札賚即札賚蒙語謂湖曰諾爾謂海泊曰達賚札賚諾爾譯言湖海也重疊其詞者張大言之湖周六百里爲塞上第一巨浸站距湖濱四十里以湖名名站者主名山川之義與古訓合應從土名改爲達賚湖站

滿洲里 八十六號小站滿洲里舊無此名乃俄人所撰謂此處入滿洲地界猶東路之稱交界站也今爲臚濱縣治八十六號小站尙在其西三十五里亦稱十八里小站則以俄里計算此爲華界盡處站有牌坊一榜曰國門然中外人士每以滿洲里爲中俄交界一若此外三十五里不復屬之中國者實爲大誤擬改滿洲里站爲臚濱站而以八十六號小站爲滿洲里站庶幾正名定界符實事求是之義

八十六號之數以俄境後貝加爾鐵路小站計算

即西伯利亞鐵路東部幹綫

俄人所以指爲彼國邊界者以滿洲

里站之北十餘里有金源邊壕蒙古謂之老邊俄人指此以證兩國界綫謂華境當至邊壕而盡不知金元邊界與今之中俄邊界截然爲二以七百年前舊迹經累代種族之改革而猶據此以爲兩國鴻溝其不合事理明矣且路局出版之呼倫貝爾地圖所指爲金源邊堡者北起薩耳雷依西南行逾額爾古訥河至俄境之開魯蘇台又西南入我呼倫境內斜穿臚濱北界以達外蒙成一直綫

若如所說則邊壕者額爾古訥河以東明係中國界在開魯蘇台以西明係俄國界顯與尼布楚條約不合可知邊壕爲界之說斷不可通上年俄兵入踞此站至今未退華人不能越邊壕一步以爲邊防計必應極力爭回改正站名特其一節而已

邊壕分界之說得之傳聞按八十六號小站俄文譯名爲馬七也夫斯基據東三省政畧此站南端三華里路旁有俄人所立木標上訂鐵牌中書俄文爲鐵路入中國之起點其地在滿洲里站北四十里竊謂此尙是俄人一面之詞然已在邊壕之西二十里外如議勘定國界必應查明鄂博舊址重行更正東三省政畧索克圖鄂博條下云索克圖山大而高頂有東西橫排五鄂博索克圖西南三十里爲滿洲里車站索克圖舊有卡倫即在此站界內前以俄人擬將站東小嶺作爲國界經派員履勘詢之蒙人謂小嶺名索克圖山舊有鄂博此嶺所以亦名索克圖者以索克圖卡倫在此俗遂以卡名名之嶺上舊有鄂博者蒙人凡遇久住之地皆設鄂博以祭山靈與國界無涉此說疏証明通紀以備考

以上西路

顧鄉屯 應仍舊

沈家王崗 不詳所始俄文作由果維赤乃總監工之名省圖作瀋陽王崗此官書較爲可據擬改

爲瀋陽王岡站

三姓屯 土人有稱二屯者本滿洲鑲紅旗屯田地界舊制每旗五屯故二屯三屯之名南路各縣所在多有最易混淆今田地屢經易主久非旗丁所有自應改從今名定定爲三姓屯站

五家子 行車表作五家局圖作五家站蓋近處有五家屯俗稱五家子故有此名擬改爲五家屯站

雙城堡 雙城堡之名沿雙城子而來站在雙城縣治正北六里雙城故址則在城東南六十里之三合店方志以爲金之達河寨布達寨即其地也雙城設治之初移雙城子之名以名其地曰雙城堡後改雙城廳又改廳爲府今又政府爲縣鐵路成於光緒二十年以後其時已設廳治此站不名雙城廳而名雙城堡者從舊稱也建制屢有變遷而屢經更改站名猶仍其舊究乖事理擬省稱雙城站

西屯 雙城堡屯墾之初分設中左右三屯西屯即右屯也應仍舊

拉林 因拉林河得名拉林滿語譯言爽適也欲求音義俱合當譯作籟林天籟發於林間則有爽適之義矣然拉流自有舊名遼稱滾流水金同亦稱乘流水後人又改稱蘭陵河河發源五常縣東南拉林山西流入雙城縣境經車站西南折而北入松花江河之東舊爲雙城廳界西爲伯都訥界

今扶餘雙城榆樹三縣亦以河流爲界站當三縣之交其西十餘里有金得勝陀碑土名石碑歲子而河濱之古城俗稱對面城子者雙城縣志以爲即遼金之寥晦城是此站之名以古蹟言當名曰得勝陀或名曰寥晦城以水道言當名曰涑流水惟拉林之名自涑流遞變而來自當以涑流爲正應改爲涑流站

蔡家溝 扶餘縣志其南有咎家店站名蔡家溝蓋因咎蔡音近而誤或之其地有蔡姓爲糧育其沿革不能詳也此站應仍舊名

愛里家屯 局圖作二家屯路警區域表同其稱愛里者俄人讀漢文之二字爲愛而漢人譯俄文者又轉愛而爲愛里愛里即二也應定爲二家屯站

三岔河 站當平陸並無水道其名三岔河者扶餘西北境松花江嫩江會流之處地名三岔河爲水陸走集此站亦陸路糧育所聚故以三岔河之名名之其實兩地相距三百里渺不相涉惟中東路各站命名此類甚多取其所習知不拘準望東路之三岔口地在一百八十里外即其例也此名可從無庸改正

沙烏哈 沙烏哈蒙古語也方志無此地名或譯作少河即沙烏之音轉自松花江口以南直抵長春舊爲郭爾羅前旗游牧之地故方言或雜蒙語江北亦然如沙烏哈陶賴昭哈拉哈之類皆是擬

省稱沙烏站較爲雅馴

陶賴昭 蒙語陶賴之義其釋有三一爲兔一爲平原一爲河流平衍之狀昭者僧寺之稱站近松花江北岸江流寬緩意從前必有建寺於此者以~~詩~~言譯之當改曰平溪寺然寺址既無可考即不宜強立名稱橫生別解陶賴昭之名已見於吉林通志稱陶賴昭驛其地在站南八里俗名南城子亦名高驪城鐵路以此名站非無根據應仍其舊

老少溝 或書作老沙溝省圖作老哨溝皆一地也地非沙礫亦非軍警巡哨之所姑仍舊名亦可
達家溝 達家溝舊日驛區也省志作遼家溝鎮站名應仍舊

窰門 本名張家灣易名窰門未詳其義站爲通德惠縣孔道距前治四十里鄉民來往皆稱張家灣不稱窰門以便於省識乃於票房懸張家灣三字扁額此站爲南路重鎮擬改站牌爲張家灣仍旁註窰門二字以昭覈實

布海 局圖同路警區域表作烏海按站旁烏海里河應作烏海爲正

哈拉哈 蒙語黑氈牆也引申其義爲藩籬爲屏障故外蒙古譯名喀爾喀即哈拉哈之音轉德惠縣境在明初爲伊屯河衛後蒙古入居其地是爲郭爾羅斯前旗其後旗則當今黑龍江肇東肇州諸縣境郭爾羅斯爲內蒙哲里四部之一其種人本爲元裔站名哈拉哈蓋即以舊日種族之名名

之猶外蒙古之稱喀爾喀也漢蒙聚處數百年初無畛域惟地名宜求盡人可解此處既非大站知者亦少應即別立站名西路之郭爾羅斯站在肇東縣境內茲已擬改爲肇東此站事同一律地當德惠縣南境雖距縣治幾及一百里然爲入境第一車站自可以縣邑名之擬改爲德惠站

米沙子 省圖作沒沙子近河多沙故有此名擬省稱米沙站

老吳家 一作老五家又作老賈此等名目俚俗已甚按省志長春縣北距城一里樂奇屯二里頭道溝屯十四里四道溝屯十八里吳家店今鐵路由長春城北至老吳家車站凡三十里蓋省志言其直徑鐵路則迂迴以就地勢故道里較遠實一地也應改爲吳家店站

一間堡 八旗屯田之制協領給房十間佐領八間驍騎校六間領催四間甲兵三間所居之地或即以幾間房名之此舊日寬城郊外戍卒所駐之地故有一間堡之目站南臨伊通河河身激淺而寬鐵路築長橋以渡伊通爲吉省巨川而此站適當其衝形勢扼要一間堡之名不足以當之應改爲伊通河站

寬城子 子字可刪近人秦岱源著寬城隨筆即其一例吉林通志長春府城原名寬城同治四年馬賊竄擾由商民捐建築版爲牆是寬城二字本係定名應省稱寬城站

長春 應仍舊 以上南路

(卷下終)

學

孔

夏清貽



班馬論叙諸子流別次第各異說

苗可秀

引論

古者學在官府。授受有制。於時中國學術實爲統一時期。無所謂九流六家之號。春秋以還。學在私門。諸子百家。各得道術之一察。以自好。訾應殊方。流派漸啓。然儒墨而外。有專名者蓋寡。荀子非十子。雖舉其名而不列其家。莊子天下篇所論。以百家稱諸子。歷舉墨翟宋鈞彭蒙田駢慎到關尹老聃惠施桓團公孫龍之儔。雖未指某爲某家之學。然已具分析各家流派之雛形。至於淮南要略。劉向七畧始明標道德。儒。墨。縱橫。名。法。陰陽。雜。農。小說。十家之名。班固漢書藝文志悉取之。謂可觀者九家而已。名爲九流。司馬談則取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而論之。作論六家要指。於是諸子流派之目以定。

班固之叙錄九流。實因劉向七畧之說。固嘗自言之矣。

藝文志序云。成帝時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歆卒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

七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

司馬談之論列六家。蓋本於淮南要畧。斯亦有足徵者。

淮南子要略訓論列諸家首道德。次儒。墨。次縱橫。次名法。與司馬談所論大旨相同。史記

太史公自叙裴駟集解引如淳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春秋。按司馬談仕於武帝建元。元封之間。淮南王於建元間召入朝。獻所著內篇。新出上愛秘之談。於時正爲太史公必睹其書無疑。故知其說之本於淮南也。

二家學說之淵源。大抵如斯。無待詳論矣。至其列序各異之故。則有可深思者。雖班馬未嘗

明言。然綜觀羣籍所載。而推論之。亦可得其大凡。雖似億必之談。亦或有關理要也。

本論

甲 司馬談之說

司馬談論列六家。其相次之理。以今推之。可得五義。

- (一) 以諸子學術發源之先後。
- (二) 以諸子家數成立之先後。
- (三) 以諸子學術遞遺之迹。
- (四) 以諸子學術之尊卑。
- (五) 以作者身世之關係。

循斯五義以求六家相次之理。則可以渙然釋矣。

一 陰陽家

陰陽二字連用。其來已久。至用以名家。則當由司馬談始。

諸子各家之名成於淮南要略訓其文中無陰陽家之名然談以之冠諸家

者。循上所標五義求之。得其二端焉。

- (一) 陰陽家之發源最早。

(二) 司馬談之身世關係

談家世太史。

漢武帝崇尚陰陽之術。

上古設官最簡。惟巫獨尊。巫之所掌。不過祭祀之儀節。與醫卜等事。然此實爲學術之起發點。猶之印度文化。以佛教爲集大成。而佛學則出於烏波尼沙曇 *upanisad*。烏波尼沙曇則出於四吠陀。

Catur-Veda (梨俱吠陀) *Rig-Veda* 耶柔吠陀 *Yajur-Veda* 娑馬吠陀 *Sama-Veda* 阿闍婆吠陀

Atharva-Veda 四吠陀之所掌。不過祭法讚頌而已。此學術由神化而進於人化之過程。例皆然也。

戰國諸子之書。其神化色彩猶未能芟夷淨盡。此堪爲左證者也。近儒儀徵劉氏。謂古有巫醫卜三

官。爲後世學術之祖。古學出於官守。論巫官之學流爲墨家醫官之學流爲道家卜家之學流爲史家 其實巫於司祭而外。醫卜之事。悉職掌之。說

文「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古者巫咸初作巫。」呂氏春秋云。「巫咸作筮。」周禮九筮

之名。巫更。巫咸。巫式。巫目。巫易。巫比。巫祠。巫參。巫環。鄭注皆作筮。禮緇衣云。「人而無恒。不可以作

巫卜。」此筮術創於巫。掌於巫之明徵也。又說文云。「巫治病工也。古者巫彭初作醫。」呂氏春秋

云。「巫彭初作醫。」巫彭爲黃帝醫。巫咸爲堯醫。山海經呂氏春秋俱載之。論語「人而無恒。不可

以作巫醫。」此醫術創於巫。掌於巫之明徵也。周禮「女巫無數。旱暵則舞雩。」史記天文志云

「巫咸精於天文數術。」此巫於醫卜之外。又掌象天文之事也。由巫演進而爲史。故後世史掌於巫。凡巫之所事者。史仍掌之。

國語「太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陽氣俱蒸。」

史記自叙司馬貞注云「天官乃廣知天文星歷之事。天官。」

漢官舊儀「太史待詔三十七人。嘉法請雨解事各二人。靈臺待詔四十二人。其十四人候星。二人候日。三人候風。十二人候氣。三人候晷景。」後漢書百官志「靈臺掌候日月星氣皆屬

太史

後漢書百官志注「太史掌天時星歷。凡歲將終奉新年歷。」又云「凡國有瑞應災異常記之。」史官代巫而掌天文之職。既已明矣。更進而論醫卜祭祀之事之掌於史者。

周禮「太史掌建邦之大典。大祭祀與執事卜日。」

左傳「陳公子完奔齊。周史筮之曰。此其代有齊國乎。」

又「祝史矯舉以祭。」

又「狄人囚史華龍滑與孔禮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太史也。實掌其祭。」

漢官舊儀「太史待詔三十七人。三人龜卜。醫二人。」

後漢書百官志「太史之職。凡國祭祀喪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時節禁忌。」

此史官代巫而掌醫卜之事。又彰彰明矣。

掌祭祀醫卜天文之職者。其官或名爲巫。或名爲史。其術則即陰陽家學耳。藝文志云「陰陽家者。流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教授民時。」此實巫史之職守也。而班云陰陽者流。故史官爲陰陽家明矣。是以漢志諸子畧陰陽家有司星子韋。宋景公史也。兵書略陰陽家有長弘。周之史也。陰陽家既掌史職。而史源於巫。巫術之興最先。此司馬氏列陰陽於六家之首者。以其學術發源之早耳。理一。

史記自叙云「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重黎氏世序天官。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爲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又云「司馬氏世主天官。」此太史與天官一實而異名。司馬氏世主之也。論六家要指云「儒者博而寡要。墨者儉而難遵。法家嚴而少恩。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曰「者」曰「家」者。蓋指各派學人爲言。論陰陽家則曰「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日及時節禁忌之職。不論其人而論其術。爲其父與祖亦司斯職。故諱之耳。此以司馬氏本身關係。故列陰陽於六家之首者。理二。

復次漢興高祖甚重祠。史記封禪書二年。詔曰吾甚重祠。置有梁巫晉巫秦巫荆巫九天巫等以司祭祀。武帝時漢興

已六十餘年。時尤敬鬼神之事。五嶽四瀆。封禪殆遍。海內方士。挾數術醫巫之說。以進者。動以千計。並見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司馬談生逢其會。自不能不受其影響。故論六家而以陰陽為首。此以時代之關係也。理三據上三義。則司馬氏列陰陽家於第一之理。可以曉然矣。

附按漢志分陰陽家為三。

(一) 諸子略之陰陽。

(二) 兵書略之陰陽。

(三) 數術略之陰陽。

志云「陰陽家者出於義和之官。」又云「數術者皆明堂義和史卜之職。」

按數術略分天文歷譜五行著龜雜占刑法六

家皆古史家之所掌也故志云然

竊意兵陰陽之術亦掌於巫。志兵陰陽家云「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

因五勝。假鬼神以為助者也。」史記封禪書云「萇弘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力少。萇弘

乃明鬼神事。設射狸首。狸首者諸侯之不來者。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萇弘。

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萇弘。兵陰陽家列萇弘一家。是萇史以史兼巫而善兵也。蓋古人凡言國

之大事。惟祀與戎。必並戎於祀而言之。則古人假鬼神事以行兵無疑。故古史所載黃帝與蚩尤

戰。迷霧驅獸之事。多怪誕不經。未可深信。即漢志所錄兵陰陽亦大抵皆遁甲推步占候災祥之

類。此以陰陽而掌兵。其證甚確。

同陰陽家也。班氏分屬三略者。蓋諸子略之陰陽所守者其學。兵陰陽與數術之陰陽所守者術

耳。論陰陽所守各異之故。則猶漢儒傳禮。有傳禮容者。有傳禮義者。漢書儒林傳魯徐生善為容。傳子至孫延襄。襄其資性善為頌。不能通經。

據此則通經與為容顯為二事此此就陰陽家之本身而論也。若班氏所以分陰陽為三家之故。則猶兵書略亟稱

司馬法。藝文志云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而司馬法一書。反列入六藝略禮家。是以作者道術之

高下為義耳。至司馬談所論之陰陽。則統三家而為言也。

二 儒墨

儒次於陰陽。先於墨家之義。

(一) 儒學之發源較晚於陰陽。

(二) 儒學先墨學而顯。

(三) 儒墨學術有相遭之迹。

陰陽家學術以巫為祖。巫之起源最早。具於上論矣。儒家之學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

為和。用莊子語此必至人文大啟之後。其學不立。是儒家者流。所以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也。且儒家之學

豈是以六藝為本。六藝古史之遺耳。史掌於陰陽者流。無陰陽家則史不立。史不立則六藝不傳。六

藝不傳。則儒無所據以成其學。此儒家之學術較爲少晚。故司馬氏次之於陰陽之後也。

復次儒者術士之稱也。孔子以前。凡術士概稱爲儒。故說文云。「儒柔也。術士之稱。」術士者邑中學道之士耳。此說自金壇段氏始。近儒儀徵劉先生言之最詳。釋儒篇云。

「儒字之名。始於周官。說文儒柔也。術士之稱者。說者鮮諳其義。今考說文訓術字云。邑中道也。邑

中猶言國中。意三代授學之區。必於都邑。故治學之士。必萃邑中。即小戴王制篇所謂升於司徒。

升於國學之士也。儒爲術士之稱。示與野人相區異。古代術士之學。蓋明習六藝。以俟進用。王制篇言樂正順先王

詩書禮樂以造士。文王世子篇言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王制篇又言司馬辨論官才。論進士

賢者以告王。論定然後論官。然後爵位定。然後祿均。其徵也。降及孔子以六藝施教。俾爲學者進

身之資。其學遂以儒名。」

孔子之學爲儒學。學孔子之學者爲儒家。此定論也。然孔子之論大道。祇曰堯舜文武周公之道。而

未嘗云儒家之道。告子夏曰。「汝爲君子儒。勿爲小人儒。」儒有君子小人之目。是其時儒猶未爲

專名也。禮儒行篇孔子答哀公問儒然亦指普通術士而言孔子所謂君子儒者是也。殆孔子歿後。七十子之徒。或以儒相號召。及墨子出。則儒墨

並雄。同稱顯學。儒家之名。遂專屬之誦說六經之徒矣。儒學先墨學而顯。儒名先墨名而立。故司馬

氏列儒家於墨家之先也。

復次司馬氏次墨於儒者。亦從淮南子說也。淮南子要略訓云：「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禮煩擾而不悅。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喪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據此則墨子蓋初學儒術而後背之也。弟子之於師。不守師說者則有之。不受師說之影響。此必無者也。試觀墨子魯問篇：「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喜音沉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非攻。」因勢利導。此仲尼所以爲時聖之道也。今觀其崇儉尚同兼愛非攻等說。莫不緣儒術以爲之飾。即此可知儒墨之關係矣。至儒墨學術有大相背馳者。儒主命祿。墨則非命。儒崇樂。墨則非樂是也。世之學者多執此以爲儒墨之間絕少關係。可謂不思之甚矣。近由長沙章先生所際儒墨相遠之理至爲微妙。足解斯惑。先生謂：

「七略言墨家者流。出于清廟之守。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墨家後主非命。其初篤信有命之說。儕乎儒者。舉非情勢之所不能有。古今來學者之背反本師。另覓一說。曷可勝道。惟順四時而行。宜成有命之說焉。曰非命。須知正負相得。乃人類思想之初象。其間由正而得負。或由負而得正。羌無一定。此類思迹。中國文字孕育至富。如「不」與「丕」不分。「治」與「亂」同字。皆佛洛伊德 Freud 剖析夢境謂夢相舉有正而無負。凡屬負想一于正象焉。寓之理至精覈。沉思可驗。理是儒家主命祿綦切。墨家日接正迹。驟爾遁入負想。以非命說承之。雅無背人生用思之恆境。

先生此論。適與淮南所謂「以爲禮煩擾而不悅。故用周道而背夏政」數語之義相合。引申此義。可知凡儒墨不同之處。皆墨家所以矯儒者之弊也。公孟篇曰「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爲不明。以鬼爲不神。天鬼不說。此足以喪天下。」此墨子所以有天志明鬼之說也。又曰「厚葬久喪。重爲棺槨。多爲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然後起。杖然後行。耳無聞。目無見。此足以喪天下。」此墨子節葬短喪說之所由起也。又曰「弦歌鼓舞。習爲聲樂。此足以喪天下。」此墨子非樂說之所以興也。又曰「以命爲有。貧富壽夭。治亂安危。有極矣。不可損益也。爲上者行之。必不聽治矣。爲下者行之。必不從事矣。此足以喪天下。」此墨子非命說之所爲作也。凡儒家之說。宜於當世者。墨子則從而引申之。推闡之。兼愛非攻等說。是也。不宜於時者。則從而矯正之。修飾之。節葬非樂等說。是也。此儒家之高弟。孔子之眞精神也。豈規規者所可同日而語也。或謂墨子間有異於儒者。然而吾見其同也。未見其異也。司馬氏以之次於儒家宜哉。

三 名家

古者著書立說之士。無不明習名學。故古無名家之目。以其學至普遍耳。是猶印度之六大哲學派。各派論說。皆用因明。而因明之學。反無以名家也。胡適之云「古無名家之名也。凡一家之學。無不有其爲學之方術。此方術即是其邏輯。是以老子有無名之說。墨子有三表之法。別墨有墨辯之書。

自注即今墨子書中之經上。荀子有正名之篇。公孫龍有名實之論。尹文子有刑名之論。莊周有齊物之論。皆其名學也。古無有無名學之家。故名學家不成爲一家之言。案名學在墨子前。諸家論說。雖因用之。終屬附庸之義。墨子之後。惠施公孫龍尹文子等。接踵而起。其學說悉以名學爲大本。於是名學蔚爲大國矣。名學盛於墨子之後。此司馬談次名於墨者。理足徵矣。標舉其目。爰有二例。

(一) 名學昌於墨子

(二) 名墨學說多相近

墨翟之前。鄧析子佞捷善辯。雖有篇籍。其徒不廣。故名學未昌。至於墨翟立三表之法。著辯經之論。墨辯胡適謂別墨所著實不然其弟子尤務於斯道。故莊子謂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臆偶不侔之辭。相應。則墨徒之究心名學者多矣。名學之風大倡。非半弗漸則不動。說在端。此惠施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之說也。景不徙。開惠施飛鳥之景未嘗動也之論。設言白馬成公孫龍白馬非馬之辯。論六家要指云。「墨者儉而難遵。」又云。「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此名學倡於墨子之証。灼灼易見。司馬談固知其然也。

名家巨子。若公孫龍惠施尹文等。有謂其學純出於墨者。晉魯勝曰。「墨子著書作辯經以正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名顯於世。」胡適之云。「惠施公孫龍皆墨者也。觀列子仲尼篇所稱。

公孫龍之說七事。莊子天下篇所稱二十一事。及今所傳公孫龍子書中堅白通變名實諸篇。無一

不嘗見於墨經。自注晉人如張湛魯勝之徒頗知此理。至於惠施主兼愛公孫龍主偃兵尤易見。皆其證也。近人陳鍾凡亦證明惠施公孫龍尹

文之說與墨相通者數事。謂「惠施之言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

其大千里。大一猶墨子之言兼。小一猶墨子之言端。此申體質之說也。曰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

中方。晷物方生方死。此申墨子時方之說也。曰大同而與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此

申墨翟同異之說也。其證公孫龍尹文之言與墨相同者甚多。文繁不備舉。三家之說。直謂名家悉同於墨矣。然名家學說之於墨

學。謂其似之則可矣。謂其有之則非也。要之名學實昌自墨子之後。司馬談以次於墨家。宜其所矣。

四 法家

論語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民無所措手

足。」禮者所以定尊卑。別上下也。名者所以言刑。古刑形通用。名辯名分者也。就孔子之言推之。必由名

正而後禮成。是禮者名之體。名者禮之用也。七略言「名家者流出於禮官。」其說確矣。古者治國

之術。惟禮與法。禮所以正人心。法所以齊民行。禮失其用而後法行。班固謂「信賞必罰以輔禮制」

者是矣。孔子所謂「民無所措手足」者。殆即法家刻覈之治也。是故禮失而入於法。刑名實爲之

樞紐。歷觀主刑名之學者。不諱言法術。法術之士亦兼治刑名也。尹文子云。「名分既定。則物不競。

而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由名定而無所措其心。私不行非無欲。由分定而無所措其欲。此以名學而談法術之實也。至若鄧析謂天君父兄無厚於人民子弟。則法家傷恩薄厚說之濫觴矣。商鞅申不害法家之祖也。史稱其喜刑名。韓非子法家之集大成者也。史亦稱其喜刑名。是名法之學。連誼至切。特名學盛於先。法學顯於後。故司馬氏就其相遭之迹以爲序。其理一也。名家巨子鄧析惠施公孫龍輩。以比於申商韓非則爲先進者。此司馬氏就名法家數成立之先後以爲序。其理二也。覈斯二義。名法之次。得其所哉。

五 道家

班固謂太史公論大道先黃老而後六經。見漢書傳贊則司馬氏尊崇道德家。至爲明顯。故六家要指於陰陽儒墨名法之道。莫不詳其短長。於道德則謂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此尤足徵其尊尚道德也。然由是而二疑以起。二疑者。

(一) 司馬氏既尊崇道德家言。何以不列道家於陰陽之先。必不得已。何以不次於陰陽。

(二) 何以必殿於五家之後。

二疑者解其一則其一自解。於道德列後之旨。自無質滯矣。姑略言之。以觀其際。陰陽居六家之首。以爲太史公身世之關係。既如上論。太史公尊崇道家。又如此論。則是陰陽與道

德二家不并立也。必欲相爲次第。先陰陽則傷道德。先道德則傷陰陽。故不能以道德先陰陽。又不能以道德次陰陽也。此司馬氏所爲必以道家殿者。亦以本身好尙之關係耳。其理一。六家要指謂道德家。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曰「因」曰「采」曰「撮」者。皆所以明道家總貫諸子之義。故以殿後。所以總束諸家也。此以諸子道術之大小爲序也。其理二。二理旣舉。二疑斯祛。則道家所以必殿於諸子之後者。甯有他哉。

乙 班固之說

班固漢書藝文志諸子略以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小說十家相列序。號曰九流。又曰「要其旨歸。皆六經之支與流裔。」以故諸子之序。悉依六經之目。六藝略始於易。終於春秋。其序次之義。蓋以六經產生時代之早晚爲定。易始於庖羲。故列第一。書始於唐虞。故列第二。詩始於商周。故列第三。禮樂作於周公。故列第四第五。春秋成於尼父。故列第六。其排列之微義。以理尋之。大都如斯志云。「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周衰俱壞。樂尤微眇。以音律爲節。又爲鄭衛所亂。故無遺法。」此樂無專書。不爲諸子所從出也。世謂樂經亡於秦火。其說蓋非。志所列凡樂六家。始於樂記。乃河間獻王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而作。其餘五家。亦秦以後人作。若謂秦前樂經亡於一炬。則五經具在。何獨樂經無片文隻字也。此足徵秦前無樂經矣。志又云。「儒游文於六經之中。於道最爲高。」此班氏列儒於九流之首也。推九流相次之理。涵義至廣。當於下文申論之。

一 儒家

司馬談以儒列第二。班則列之於第一。所以異者。馬以其學術發源論。班以其學術高下論也。茲揭其義於次。

(一) 諸子學不該徧。獨儒最得其大体。

(二) 班氏宗儒。

(三) 東漢儒術特盛。

儀徵劉先生謂儒古術士之稱。古代術士。明習六藝。自古已然。史記弟子列傳言。孔子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自叙又云。「儒以六藝爲法」。孔叢子儒服篇。子高謂儒名取包衆術。兼六藝。志亦云。「儒家者流。游文於六藝之中。於道最爲高。」此儒家列九流之首。其理一也。

復次儒家者流。出於司徒之官。司徒爲各家學術之所從出。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灋。測日景之長短朝夕。以辨寒暑陰風。此陰陽家之學也。以保息六。養萬民。以鄉八法。糾萬民。此法家之學也。以儀辨等。使民不越。此名家之學也。祀五帝先王。奉牛牲。羞其肆。鄭注肆陳骨體也。此墨家之學也。以土宜之灋。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鄭注任謂就地所生。因民所能。賈公彥云。地之所生。出物不同。民之所資。事業有異。若山居者利其金玉。錫石禽獸材木。居澤者利其魚鹽。居陸者利其田蠶是也。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

藝。此農家之學也。三年則大比。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大軍旅則稽萬民。此兵家之學也。是則儒家者。百家之總匯也。此其列爲第一之理者二也。

復次班氏世傳儒術。自當以儒家爲諸子之首。自尊其學之意耳。漢書叙傳云。「叔皮唯聖人之道。然後專心。」此其父之習於儒也。答賓戲云。「徒樂枕經籍書。」又云。「顏潛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真吾徒之師表也。」此又固明言其習儒家之術者。習其術故尊其道。此班氏列儒家於九流之首。其理三也。

復次光武中興。愛好經術。訪儒雅。採闕文。四方學士。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又嘗袒割辟雍。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見後漢書儒林列傳序其耆名高義。開門授徒者。編牒不下萬人。後漢書儒林傳論於時儒術特盛。六經益尊。班氏受時會之潛移。故叙錄九流。列儒家爲第一。其理四也。四理既畢。則儒家所以冠九流之故。可以明矣。

二 道家

九流自儒家而外。以道家爲最先。與六藝略易家之序同。莊子天下篇云。「易以道陰陽。」易繫辭云。「一陰一陽之謂道。」是易之與道。二而不二也。道家之學。以老子爲祖。老子以無爲爲本。易羣龍无首之義也。卑弱以自持。易謙謙之道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易易有太極。太極生

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理也。功成而不居。易善世不伐之旨也。至莊生庖丁解牛之論。大道。易亢龍有悔之言。居極也。道家之道。與易無不通。善讀易與道家言者。自能得其大義。此班氏以道與易同列者也。

三 陰陽家

六藝略書次於易。諸子略陰陽次於道。此班氏明陰陽之術出於書也。故志云。「陰陽者流。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義和之職。載於書堯典。此班氏以陰陽與書同列之理一也。

復次書本古史。古史掌於巫。陰陽家本是巫祝之流。已如前論。陰陽與書同宗。此班氏以之與書同列者二也。有此二端。則陰陽與書同序。有足徵矣。

四 法家

詩於六藝略列第三。適與諸子略法家之序合。或疑其不類。然六藝略論云。「詩以正言。義之用也。」案義者宜也。謂詩之用。能使言無不宜也。法以正人倫。定尊卑。別上下。禮之體也。義之用也。諸子略云。「法家者流。信賞必罰。」「信」「必」之理。亦爲義之大用。此法家學術之微旨。其用與詩等。故二略列序。詩法同班矣。

五 名家

諸子略名家列第五。與六藝略禮家之序同。六藝略論云：「禮以明體。」此名家正名辨物之旨。灼然可見。諸子略云：「名家者流。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班氏明言名家之義用與禮相通。則禮法等序之故。無待詳論矣。

六 墨家

藝文志云：「墨家者流。出於清廟之守。」清廟之事。巫實職之。巫史官者流也。墨史之末裔也。故班氏以之與春秋同列。

七 縱橫雜農小說

七略之作。以存古說也。故諸子十家。可觀者九家。今諸子略十家並存。其一家之說。亦未嘗廢。此縱橫雜農小說四家。司馬談之所不取。而班氏猶並存不廢也。然論語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云：「不學詩。無以言。」班志則謂：「縱橫者流。出於行人之官。」是縱橫家實亦出於詩矣。如諸子略悉依六藝略爲序。則縱橫家應列在縱陽之後。與詩同序。而反退在墨家之後者。

(一) 家數衰

(一) 道術卑。

(二) 時代異。

戰代諸侯。各思牢籠賢士。以爲己用。故說士得以縱橫捭闔。抵掌於其間。漢初定鼎。痛惡游說之士。至爲深切。故稍有才智捷辯者。乃流而爲辭賦之士。東漢時天下承平。縱橫之徒。零落無存。毫無家數之可言。復次六家者。流皆務治之本。縱橫之術。則非所以爲治也。其道術尊卑。相去遠矣。此縱橫家所以不得廁於六家之間也。若雜農小說三家。所以列後之故。理亦同此。

結 論

班馬二家。叙序諸子各異之理。統觀其要。于有三因。

(一) 時代背景之不同。

(二) 家世宗師之各異。

(三) 立論取義之互殊。

史記司馬遷自序云。「太史公愍學者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要指」。漢書叙傳云。「劉向司籍。九流以別。爰著目錄。略序洪烈」。是彼時馬不得不論六家。班不能不錄九流。惟其論叙之際。又不能漫無歸宿。故略爲編次。亦非一定不易者也。蓋諸子之學。皆發源於一。故互有同異。必謂某家

出於某家。是膠柱鼓瑟之論也。余草此篇。特推論班馬所以第叙之故。是以於其身世關係。三致意焉。世之達人。其許我乎。



戴東原的繼承者焦里堂

王永祥

一 引論

清朝一代的思想大概可以分三期來講。第一個時期由清朝開國的元年西曆1644年起。到戴東原生的那年西曆1724年止。這八十年中出了些顧亭林、黃梨洲、王船山、顏習齋、毛西河、胡璠明等大儒。可以說是反玄學的時期。這些學者把宋明的理學打了個落花流水。體無完膚。但宋明的理學雖然被打倒了。而從建設的方面着想。則哲學的門庭大有冷落的景況。雖然其中如王船山、顏習齋二人都有他們獨創的思想。在當時大放光彩。但他們的影響所及範圍很小。從橫的方面看來。是不足以代表一個時代的色彩的。第二個時期由戴東原生的那年西曆1724年起。到焦里堂死的那年1820年止。這九十六年中出了些錢大昕、戴東原、汪容甫、王鳴盛、洪亮吉、孫星衍、焦里堂等大儒。可以說是考據學的時期。這一時期的學者並沒有繼承先期思想家的哲思方面。他們把一生的精力全部用在故紙堆中。咬文嚼字的去考訂經學中的單辭碎義。考據之花開的固然是十分燦爛了。但從思想方面看來。尙遠不如第一個時期。雖然跟第一個時期似的。其中竟也出了一個天才獨富創造力獨大的思想家。想的在考據之風靡漫全國的空氣。

裏。扛。起。中。興。哲。學。的。大。旗。來。不。過。可。惜。的。很。也。跟。船。山。習。齋。似。的。一。人。的。力。量。究。竟。有。限。大。勢。所。趨。很。難。挽。回。這。位。中。興。哲。學。的。大。將。不。但。不。曾。矯。正。了。當。時。溺。於。考。據。的。毛。病。連。他。自。己。亦。讓。後。人。替。他。加。上。了。一。個。漢。學。大。師。的。徽。號。輕。輕。地。把。他。在。哲。學。上。的。成。績。筆。抹。殺。這。人。是。誰。呢。就。是。鼎。鼎。大。名。的。戴。東。原。我。們。所。講。的。這。位。焦。里。堂。先。生。就。是。東。原。哲。學。方。面。的。惟。一。認。識。者。惟。一。繼。承。者。

第。三。個。時。期。由。焦。里。堂。死。的。那。年。西。歷。1820年。起。直。至。清。末。1911年。止。這。九。十。一。年。中。出。了。些。魏。默。深。龔。定。菴。康。有。爲。譚。嗣。同。等。大。儒。可。以。說。是。今。文。學。的。時。期。這。些。學。者。大。都。是。抱。着。變。法。維。新。的。志。願。想。的。與。歐。美。各。國。競。爭。富。強。但。以。受。考。據。學。的。毒。太。深。的。原。故。換。句。話。說。就。是。受。經。學。的。毒。太。深。了。他。們。都。免。不。了。在。變。法。維。新。的。意。見。上。加。上。一。套。經。學。家。的。外。衣。他。們。的。思。想。比。較。的。是。開。放。多。了。自。由。多。了。但。以。環。境。的。關。係。他。們。所。處。的。時。代。是。我。國。內。憂。外。患。最。厲。害。的。時。期。他。們。的。中。心。思。想。十。分。之。九。都。集。中。於。政。治。思。想。方。面。哲。學。的。門。庭。仍。然。是。寂。寞。的。很。冷。落。無。人。中。間。如。曾。國。藩。羅。羅。山。倭。良。峰。唐。鑑。之。流。所。謂。號。稱。中。興。時。期。的。學。者。雖。然。也。曾。經。以。宋。儒。的。理。學。號。召。一。時。但。他。們。骨。子。裏。是。爲。專。制。帝。王。做。護。符。的。他。們。是。想。的。用。那。枯。寂。靜。板。的。宋。學。來。壓。服。當。時。被。太。平。天。國。所。鼓。盪。起。來。的。革。命。思。潮。怕。人。民。思。想。太。自。由。了。於。專。制。君。主。不。利。所。以。提。倡。程。朱。之。學。來。鎮。壓。人。心。這。祇。可。以。叫。做。一。種。保。皇。政。策。實。際。上。與。哲。學。的。本。身。毫。無。關。係。因。爲。這。些。原。故。所。以。第。

二個時期戴焦二人在哲學上的成績徒然成了歷史上的名詞。不曾發生甚麼正式的影響。這不祇是戴焦二人的不幸，亦是我們思想史上的大不幸了。

明白了清朝一代思想變遷的經歷，然後才能了解了焦里堂在清代思想史上的位置。戴東原的哲學國內談起的很有幾位。前幾年還有人發起戴東原先生後二百年週年紀念。名宿如梁任公、胡適之等，都有重要的文章發表。至于焦里堂，則比較的談者很少。胡適之先生在他的戴東原哲學一書中，曾單闢一章專論里堂，但以我看來，似乎他不曾真正了解了里堂的思想。他似乎有點誤解了。他說里堂是陽明信徒，根本上不曾真正認識了東原。這是最冤枉不過的。里堂是戴學的唯一認識者，他不祇認識了東原的真正面目，並且有的地方還要比東原發揮的更為精細透澈。現在將里堂的思想撮要的敘述一下，跟東原的思想做一個比較，有不對的地方，還請閱者指正。

二 身世

在未入本文以前，對於里堂的身世，應當簡單的敘述一下。焦循字理堂，一字里堂，晚號里堂老人，揚州人。他是阮芸台的族姊夫。比芸台大一歲。生于前清乾隆二十八年二月三日，卒于嘉慶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西歷1763——1820）年五十八歲。他生的那一年。

江聲已四十二歲

戴東原已四十歲

錢大昕已三十六歲

段玉裁已廿九歲

王念孫已廿歲

汪容甫已廿歲

武虛谷已十九歲

凌廷堪已七歲

他一生沒有做過官。憑着教讀過了一生。三十八歲才得了個舉人。四十以前因阮芸台督學山東浙江。每次都請他到署裏住幾個月。還不斷的離家出門過。四十以後。由北京會試歸來。就一步也不會離開過他的家鄉。終日在家埋頭著書。他平生專攻的有三種學問。(1)算學。(2)易經。(3)孟子。廿五歲的時候。有一個同窗學友。送了他一部梅氏叢書。他由此就研究起算學來。結果在三十四三十五兩年內。著了不少的算學書。共七八種。統名曰里堂學算記。這是他求學問的第一個時期。學算時期。四十二那年。因為戴東原所著的孟子字義疏證。于理道天命性情之名。雖已揭而明之。如

天日之皎皎。而惜其于孔子一貫仁恕之說。未及暢發。于是著了一部論語通釋。書凡一卷。凡十二篇。把聖大仁一貫。忠恕學知能權義禮。仕君子小人等。論語中的重要觀念。都用歸納的方法。求出牠們的定義來。又因爲他的曾祖祖父三世皆治易經。他幼年時就有喜歡研究易經的遺傳性。三十來歲的時候。又精通了算學。現在閉門潛修。悟得算學中比例之術。實通于易。遂以數之比例。求易之比例。着手注起易經來。並且名他注易之室。爲倚洞淵九容數注易室。結果于五十一歲時。著成了易通釋廿卷。易圖略八卷。五十三歲時。又成了易章句十卷。這就是所謂的雕菰樓易學三種。由四十二至五十三這十來年。可以說是他求學問的第二個時期。注易時期。五十五歲。着手注孟子。臨沒才把孟子正義三十卷草稿做成。這一個時期。統共三四年的光景。可以說是先生求學問的第三個時期。注孟時期。易學爲先生獨創的出品。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孟子正義爲先生晚年的著作。很可以代表先生最後的言論。就是在前清一代經學的總成績中。論起孟子來。亦是沒有第二個人能比得上。至于算學。在當時很少人能與比肩。而且因爲精通算學的原故。才發明了他易學的三大原則。則算學當亦要算先生平生思想的重要部份了。先生生平之交游。我們可以約略知道的。除了阮芸台以外。有錢大昕。汪容甫。程瑤田。王引之。段懋田。武虛谷。臧在東等人。

三 東原的思想

想明白里堂是否爲東原思想的繼承者。必須把東原的思想簡單的敘述一下。總括起來說。東原的思想有六點可以注意。

(一)他認清了。考據名物訓詁。不是治學問的最後目的。只是一種明道的方法。所以他說。

『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與是仲明書

又說。

『故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聖人賢人之理義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義理非他。

存乎典章制度者也。彼歧故訓義理而言之。是故訓非以明義理。而故訓何爲。』題惠定字先生授經圖

(二)他認清了。宇宙是生生不已的。是動的。是有條理的。所以他說。

『生生者化之原。生生而條理者化之流。』原善

又說。

『一陰一陽。其生生乎。其生生而條理乎。』原善

(三)

(a)他認清了。性的實體。不過是血氣心知。所以他說。

『性者分于陰陽五行。以爲血氣心知。品物區以別焉。』疏證

又說。

『古聖賢所謂仁義禮智。不求於所謂欲之外。不離乎血氣心知。』疏證

(b) 他認清了血氣心知之性之所以稱善。乃據人之才質而言。因其可以知。可以能。所以叫做善。所以他說。

『耳能辨天下之聲。口能辨天下之味。心能辨天下之理義。人之才質得于天。若是其全也。唯據才質爲言。始確然可以斷人之性善。』原善中

又說。

『人之心知于人倫日用。隨在而知。惻隱知善惡。知恭敬辭讓。知是非。端緒可舉。此之謂性善。』

疏證

(四)

(a) 他認清了所謂理。非得于天。而具于心。之謂。乃是就事物的條理關係而言。有條理。有分理。斯謂之理。所以他說。

『理者察之而幾微必區以別之名也。是故謂之分理……得其分則有條而不紊。謂之條理。』

疏證

又說。

「理義非他。可否之而當。是謂理義。然又非心出一意以可否之也。；就事物言。非事物之外別有理義也。」疏證

(b)他認清了求人事的理或事物的理。都是要用人心之明去審察辨別。尋求其中的條理。使之無幾微之爽失。而後可謂之曰得理。所以他在人事的理上。即倫理上。主張以情絜情。故曰「理者情之不爽失者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自然之分理。以我之情絜人之情。而無不得其平。」疏證

他在事物的理上。主張剖析至微。故曰。

「事物之理。必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後理得。」疏證

「務要得其條理。由合而分。由分而合。則無不可爲。」年譜

(五)他認清了「欲」是人類心理中的欲望。並不是甚麼私欲壞的東西。所以他說。

「天下必無舍生養之道而得存者。凡事爲皆有于欲。無欲則無爲矣。有欲而后有爲。有爲而歸

于至當不可易之謂理。無欲無爲。又焉有理。」疏證

(六)他認清了智識爲人生行爲的指南針。所以辨察事物的輕重是非。所以他說。

『權所以別輕重。謂心之明。至於辨察事情而準。故曰權。』疏證

權即我們所謂的知識。又說。

『一以貫之。非言以一貫之也。……聞見不可不廣。而務在能明于心。一事豁然。使無餘蘊。更一事而亦如是。久之。心知之明。進于聖智。雖未學之事。豈足以窮其智哉。』疏證

這六條。大概可以代表東原學說的全體了。我們再看看焦里堂對於這六條的意見。

四 里堂的思想

(一)東原雖然把訓詁名物的正當價值認識的很清楚。但他一生的著述。考據方面的。十居八九。雖他自己曾說。『生平著述最大者為孟子字義疏證一書。』札段玉裁書中語又嘗言。『作原善首篇成。樂不可言。喫飯亦別有甘味。』年譜中語究竟讓他的考據成績淹沒了。無端的被一般學者奉戴為考據學的大師。釀成了一代考據癖的風氣。焦里堂則以時代較後的關係。又眼見東原在哲學上的成績。被人埋沒不提。反到把治學問的前半截工夫。考據方法。奉為最後的目的。所以不惜大聲亟呼。反對起考據來。替東原扛起獲法的旗幟。這一層。能不認為是東原的繼承者嗎。里堂著辨學篇說。當日的學者。治經著書。約分五派。一曰通核。二曰據守。三曰校讐。四曰撫拾。五曰叢綴。他稱贊的是通核。反對的是據守。他說通核一派是。

『通核者主以全經貫以百氏協其文辭揆以道理人之所蔽獨得其間可以別是非化拘滯相授以意各慊其衷其弊也自師成見亡其所宗故遲鈍苦其不及高明苦其太過焉』
他說據守一派是。

『據守者信古最深謂傳注之言堅確不易不求于心固守其說一字句不敢議絕浮游之空論衛古學之遺傳其弊也踟躕狹隘曲爲之原守古人之言而失古人之心』

這一段。弦外的餘音簡直指的就是漢學家。他與孫星衍先生有一篇信痛論考據二字名目之非謂宜名以經學二字。他說。

『漢時各傳其經無所謂考據也……王伯厚之徒……稍稍尋究古說。撫拾舊聞。此風既起。轉相仿效。而天下乃有補苴掇拾之學……本朝經學盛興……直當以經學名之。烏得以不典之稱……所謂考據者。混目于其間乎』

他在別處亦說。

『近之學者無端而立一考據之名。群起而趨之。所據者漢儒。而漢儒中所據者。又唯鄭康成許叔重。執一害道。莫此爲甚』 事略

又有與王引之一書說。

『循嘗怪爲學之士。自立一考據名目。以時代言。則唐必勝宋。漢必勝唐。以先儒言。則賈孔必勝程朱。許鄭必勝賈孔。凡鄭許一言一字。皆奉爲圭璧。而不敢少加疑辭。竊謂此風日熾。非失之愚。即失之僞。必使古人之語言。皆佞厥孳牙而不可通。古人之制度。皆委曲繁重而失其便。譬諸懦夫。不能自立。奴于強有力之家。假其力以欺愚賤。究之其家之堂室牖戶。未嘗窺而識也。若以深造之力。求通前儒之意。當其散也。人無以握之。及其既貫。遂爲一定之準。其意甚虛。其用極實。各獲所安。而無所勉強。此亦何據之有。』

他如此的反對考據。他主張的是甚麼呢。他最稱贊的是通核一貫。在述難五曰。

『學者述人。必先究悉乎萬物之性。通乎天下之志。一事一物。其條理縷析。分別不窒。不泥。然後各如其所得。乃能道其所長。且亦不敢苟也。其人撰著。雖千卷之多。必句誦字索。不厭其煩。雖一言之少。必推求遠思。不忽其略。得其要。挹其精。』

必先究悉乎萬物之性。通乎天下之志。二句。里堂更特別作一篇。一以貫之解。去詳爲闡發。他說。

『一貫者。忠恕也。忠恕者何。成己以及物也。舜于天下之善。無不從之。是真一以貫之。以一心而容萬善。此所以大也。人惟自據其所學。不復知有人之善。故不獨邇言之不察。雖明知其善而必相持而不相下。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唯其不齊。則不得以己之性情。例諸天下之性。』

情。即。不。得。執。己。之。所。習。所。知。所。能。例。諸。天。下。之。所。習。所。學。所。能。：。是。故。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保。邦。之。本。也。己。所。不。知。人。豈。舍。諸。舉。賢。之。要。也。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力。學。之。基。也。：。執。一。則。其。道。窮。矣。一。以。貫。之。則。能。通。天。下。之。志。矣。』

一。貫。而。不。執。一。這。才。是。里。堂。對。于。治。學。問。的。態。度。與。方。法。與。東。原。第。一。點。訓。話。所。以。明。道。的。意。見。可。謂。一。致。且。更。精。闢。了。

(二)關於第二點。宇宙觀的意見。亦是跟東原一樣。主張那生生不已有條理的氣化論。不過里堂在這一點上。未曾着重。詳細的闡發。他在易通釋卷五釋道條云。

『陰陽變化。生生不已。是之謂道。一陰一陽。猶云一闔一闢。：前者未終。後者已始。剛柔迭用。至于無窮。』

又曰。

『道有變動。故爲道也。屢遷變動。屢遷。故一陰一陽。釋命條亦云。

『一氣反復往來。是爲道。：道變化而已。』
這。不。是。明。明。主。張。道。爲。生。生。不。已。嗎。

通釋中釋性情才條云。

『生生不已。則善有所繼。而道不窮。』

生生不已。則善有所繼。非有條理。那能繼之。以善呢。這是里堂的宇宙論。與東原之旨亦相合。

(三)關於第三點論性之說。里堂較東原似更明爽。他說。

『性善之說。儒者每以精深言之。非也。性無他。食色而已。』性善解一

又說。

『形色。即是天性。禽獸之形色。不同乎人。故禽獸之性。不同乎人。惟其爲人之形。人之色。所以爲人之性。』孟子正義

這不和戴氏血氣心知爲性的解釋一致嗎。至于性所以善的解釋。更爲闡發詳盡。在這一點上。又可以說是東原的護法師了。他說。人性之所以善。全憑人性之能知與能變。通能知。能變。通就是東原所說的才具。里堂說。

『性何以善。能知故善。同此男女。飲食嫁娶。以爲夫婦。人知之。鳥獸不知之。耕鑿以濟飢渴。人知之。鳥獸不知之。鳥獸既不能自知。又不能使之知。此鳥獸之性。所以不善。故孔子論性。以不移者屬之上。知下愚。愚則仍有知。鳥獸直無知。非徒愚而已矣。』性善解三

孟子正義中亦說。

『人之有男女。猶禽獸之有牝牡也。其先男女無別。有聖人出。示之以嫁娶之禮。而民知有人倫矣。示之以耕耨之法。而民知自食其力矣。以此教禽獸。禽獸不知也。禽獸不知。則禽獸之性不善。人知之。則人之性善矣。』

知不知。亦即智不智。他直以智不智分人禽之界。這種重視智力說。與東原重理智之點。完全一致。孟子正義又曰。

『故者以利爲本。明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在此利不利之間。利不利即義不義。義不義即宜不宜。知宜不宜則智也。不能知宜不宜。則不智也。智人也不智。禽獸也。幾希之間。一利而已矣。即一義而已矣。即一智而已矣。』

由能知之義。又引申爲能覺之義。他說。

『使己之性不善。則不能覺。己能覺。則己之性善。』性善解二

由能知能覺之義。又引申爲變通之義。他說。

『孔子言性相近。習相遠。唯上智與下愚不移。移謂變通也。禽獸無知。直不能移其性之不善。所以與人異。則人之無論賢愚。皆能知。即皆能轉移。』孟子正義

孟子正義又說。

『人性所以有仁義者。正以其能變通。異乎物之性也。以己之心。通乎人之心。則仁也。知其不宜。變而之于宜。則義也。仁義由于能變通。人能變通。故性善。』

因他從人性之能知能變通上徵性善。所以他所謂的善。非指人性之內有固然之理義而言。乃是。指現代術語所謂「可能性」者而言。所以他說。

『善之言靈也。性善猶言性靈。惟靈則能通。通則變。能變故習相遠。』性善解四

但里堂雖然以「可能性」解性善。有的地方。似乎尙帶着陽明以先天良心釋性善的臭味。他在性善解四上說。

『性善可驗者有三。乍見孺子入井。必有怵惕惻隱之心。一也。臨之以雷霆。加之以鬼神禍福。未有。不悔而禱者。二也。利害之際。爭訟喧囂。無不自引于禮義。無不自飾以忠孝友悌。三也。』

性善解三上亦說。

『人縱淫昏無恥。而已之妻不可爲人之妻。固心知之也。人縱貪饕殘暴。而人之食不可爲己之食。固心知之也。是性善也。』

這種論調。從表面上看來。似乎是不脫陽明的色彩。所以胡適之先生說。焦循論性。與戴震相同。是

表面上的他很佩服王陽明的哲學根本上便和戴震不能相容且引里堂的良知論爲證據不過我們細心考察一下這是有點冤枉的里堂的儿子焦廷琥作他父親的事略於二十六歲後二十八歲前的當兒撮叙曰「府君子陽明之學闡發極精作良知辨云」可見這篇良知辨是作於二十六七歲時此時里堂的哲學思想尙未成熟據此時的言論以反駁老年注易時的思想似乎有點說不過去雕菰樓文集集中的性善解五篇與易話中的性善解五則十九相同可見文集集中的性善解完全抄的是易話易話雖然是作于注易之時但易學三種爲里堂精心結構之作易話不過是著易以後零星的斷片思想他不曾採在易注裏頭可見他並不重視那能據易話的言論來推翻易學三種的思想呢至于孟子正義爲里堂最後的作品當然應有最高的權威正義中論性的地方都跟我們前面所說的以可能性解性善的思想一致沒有一處與性善解相同可見性善解中那偶有不脫陽明色彩的論調不過是里堂一時的疏漏他的根本一貫的主旨仍然是注重可能性注重理智我們且再看看正義中的論調

「賢不肖皆有爲立事之後所分別之品行而智愚則據性之所發而言也人之初生便解飲乳便解視聽此良知也然壯年知識便與孩提較進矣老年知識便與壯年較進矣同焉此人一讀書一不讀書其知識明昧又大相懸絕矣同焉受業一用心一不用心其知識多寡又大相懸絕矣

則明之與昧因習而殊亦較然矣。」

這樣的注重知識之開展和東原要人一由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以擴而充之至于辨察事情而準」的態度有甚麼不同這一段裏以人之初生便解飲乳視聽爲良知拿現在的術語解釋不過是我們所謂的本能絲毫沒有先天良心的意思可見良知辨中以良心釋良知不過是少年時代不成熟的言論豈可據爲定評。

陽明一派的學者往往尊視赤子之心尊視那不學而知不慮而能的良知良能所以要人存心守心要人不失其赤子之心里堂在孟子正義中不特不曾主張此說並且有一段很痛快地駁斥這種迂闊之談更可見里堂的思想是與陽明之學根本上不相容不是與東原不相容了他說

『赤子之無知故匍匐可以入井必多方保護之教誨之自桑弧蓬矢方名六甲就外傳入小學以至博學無方乃能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若失而不教則終于愚而無知吾見若而人者人詐之而不悟衆擠之而弗酬衆共以爲愿可謂不失其赤子之心矣卒之文字不能通農商不成就衣食不能自立父母不能養妻子不能保自轉死于溝壑彼老氏之徒乃以爲真樸未散不亦僥乎夫老莊之徒非不學者也學而不能知聖人之道故爲是諛辭耳于是受其說者以爲不必博文不必好古不必審問而明辨第靜其心存其心守其心則不失乎赤子之心而即爲大人于是備

人匠賈皆可自命爲聖賢相習成風其禍于天下與吃菜事魔者等矣」

這簡直是罵陽明派了怎能說是陽明的信徒呢孟子正義中尙有釋良字一條以善訓良駁從來良爲自有之訓其言曰

「良之訓爲善……故趙氏解良知良能爲甚知甚能皆由善之義引申者也人人所自有此是解
「人人有貴於己者」言：非良字有自有之訓也：自儒者誤以良爲自有之訓遂疑爲致良知之說六書訓詁之學不明其害如此」

這更豈不是與良知家的主張相反嗎正義中又有一條論及知能不重不慮而知不學而能之良知良能而重由知以變能這仍是注重智識的論調他說

「其言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則不言無不能愛其親也其言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則不言無不能敬其兄也蓋不慮而知性之善也人人所然也不學而能惟生知安行者有之不可概之人人知愛其親性之仁也而不可謂能仁也知敬其兄性之義也而不可謂能義也曰親親則能愛其親矣仁矣故曰親親仁也曰敬長則能敬其兄矣義矣故曰敬長義也何以由知而能也何以由無不知而不能也無他有達之者也聖人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而達之天下者也」
從以上這幾條看來里堂的性善論純粹是重理智的和東原的思想不祇一致而且有更爲透澈

的。地。方。怎。能。說。與。東。原。不。相。容。呢。

(四)里堂論理亦和東原一致他說。

『何爲道。道者行也。凡路之可通行者爲道。則凡事之可通行者爲道也。通而四達不窮者爲大道。即爲達道。雖通行而致遠則泥者爲小道。其偏僻險仄。孤危高峻。不可通行者非道也。道有理也。理有義也。何謂理。理者分也。何謂義。義者宜也。其不可行者非道矣。可行矣。乃道之達于四方者各有分焉。即各有宜焉。』易話道德理義釋

孟子正義中亦有與此相類的話。他說。

『弗宜則非義。即非理。理于義者分而得于義也。惟分故有宜有不宜。』

以分以宜釋理。以不宜釋非理。與東原分理條理的解釋並不違背。理者分也。即東原所謂的分理。弗宜即非理。即東原所謂的條理。惟其以分言理。則可知一物有一物之理。而理爲得于天而具于心之謬見。可除。惟其以宜言理。則可知理爲物之自然條理。人之正當適應。而理爲天經地義。一成不變之謬見。亦可除。

不過我國的傳統思想。一切皆以人生倫理爲歸。外物的世界。自然現象。素不注重。這不祇是焦里堂不能例外。就是東原的哲學。他骨子裏亦爲的是使人倫日用之間。各得分宜而不相乖戾。所以

他。說。『古。人。之。學。在。行。事。在。通。民。之。欲。體。民。之。情。故。學。成。而。民。賴。以。生。』所。以。他。又。說。『聖。人。之。道。使。天。下。無。不。達。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所。以。他。雖。然。說。『理。者。察。之。而。幾。微。必。區。以。別。之。名。也。』接。着。便。又。說。『理。也。者。情。之。不。爽。失。者。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把。理。仍。扣。到。情。上。去。他。不。特。別。推。尊。那。自。然。界。的。條。理。如。現。在。純。粹。科。學。裏。所。謂。的。定。律。而。處。處。以。人。情。中。之。條。理。爲。研。究。之。的。所。以。充。東。原。之。量。亦。不。過。是。把。我。國。歷。來。籠。統。的。思。想。整。理。成。如。現。在。的。社。會。科。學。一。般。絕。對。不。能。再。有。所。謂。自。然。科。學。成。立。的。可。能。這。一。層。是。里。堂。與。東。原。的。同。病。不。能。專。責。里。堂。的。

東原對於人事的理上主張絜情其言曰

『凡有所施於人。反躬而靜思之人。以此施于我。能受之乎。凡有所責于人。反躬而靜思之人。以此責于我。能盡之乎。以我絜之人。則理明。』孟子字義疏證

里堂對於人事的理亦與東原相同。主張絜情。格物解二曰。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聖人于己之有夫婦也。因而知人亦欲有夫婦。于己之有飲食也。因而知人亦欲有飲食。安飽先以及父兄。因而及妻子。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於是與人相接也。以我之所欲。所惡。推之于彼。彼亦必以彼之所欲。所惡。推之於我。各行其恕。自相讓而不相爭。相愛而不相害。平天下。所以在絜矩之道也。』

所謂「以我之所欲所惡推之于彼」和東原說的「凡有所施于人反躬而靜思之」不是相同嗎。其他類此的話很多。里堂講易注重旁通。旁通之義與格物之解無甚差別。亦是主張情與情相通。如使無訟解曰：

「格物者旁通情也。情與情相通則自不爭。旁通以情此格物之要也。不得其正者不能格物也。不得通情也能格物則能近取譬矣。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亦情也。而譬焉則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矣。而物格矣。：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則不能恕不能絜矩。是謂拂人之性。性拂而情不通。物不格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則在家無怨在邦無怨無怨則不爭不爭則無訟。情通于家則家齊。情通于國則國治。情通于天下則天下歸仁而天下平。」

所謂情與情相通就是絜情的意思。至於事物之理。里堂于述難五曰：

「學者述人必先究悉乎萬物之性。通乎天下之志。一事一物其條理縷析分別不窒不泥。然後各如其所得。乃能道其所長且亦不敢苟也。」

一事一物其條理縷析分別不窒不泥。各如其所得。就是東原所說的那剖析至微。東原對此並未十分着重。特別發揮。里堂亦未注意及此。在思想的系統上這固然是可以原諒的。然亦是我國思想界的不幸了。

(五)東原認欲爲欲望。爲人生不可免的東西。里堂亦然。孟子正義疏證曰。

『人欲即人情與世相通。全是此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正以所欲。所不欲爲仁恕之本。感于物而有好惡。此欲也。即出于性。欲即好惡也。人能知而又知禽獸。知聲不能知音。一知不能又知。故非不知色。不知好妍而惡醜也。非不知食。不知好精而惡疏也。惟人知知。故人之欲異于禽獸之欲。即人之性異于禽獸之性。』

人欲即人情。欲即好惡。其推尊欲之地位。可謂極點了。好惡就是東原所指的欲望。因其重欲。所以里堂又反對遏欲之說。格物解三說。

『格物不外乎欲。舍欲則不可以感通于人。惟本乎欲以爲感通之具。而欲乃可窒。人有玉而吾愛之。欲也。若推夫人之愛玉。亦如己之愛玉。則攘奪之心息矣。能推則欲由欲寡。不能推斯欲由欲多。不知格物之學。不能相推。而徒曰過其欲。且以教人曰遏其欲。天下之欲可遏乎哉。』

易通釋亦曰。

『以血氣心知之性。爲喜怒哀樂之情。則有欲。欲本乎性。則欲立。立人欲。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有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類猶似也。以己之情。度人之情人。己之情。通而人欲不窮。天理不滅。所爲善矣。情不旁通。故人欲窮。性不各正。故天理滅。不以己之欲。不欲通乎人之欲。不欲。』

是無情無情是不近乎情』

以欲通情。這是里堂調理社會秩序的法門。亦可以說是里堂的人生哲學。如此看重欲。豈不是與東原的意旨相合嗎。

(六)至于第六點以知識爲行爲之指南針。我們看了以上里堂的五個意見大概可以得着一個很明確的認識了。于性善論中重視智力之說。于駁赤子之無知中注重智識之開展。于論良知良能中分別知能而重視由知以變能這種精神。不是與東原一致嗎。東原在此處特別提出權字以爲標榜。里堂對此則更有發揮。他的文集中有說權八篇。把東原權字之義闡發的淋漓盡致。說權一曰。

『法不能無弊。有權則法無弊。權也者。變而通之之謂也。法無良。當其時則良。當極寒而濟之以春。當極暑則和之以秋。此天道之權也。故爲政者以寬濟猛。以猛濟寬。夏尙忠。殷尙質。周尙文。所損所益。合乎道之權。易之道在于趨時。趨時則可與權矣。』

何以變通。何以趨時。則當然在運用那人類的理智作用。里堂謂之知幾。說權六曰。『權然後知輕重。非權則不知所立之是非。鮮不誤于其所行而害于其所執。度然後知長短。權與度一也。惟度乃知幾。幾者吉之先見者也。』

先生的這種見解。完全是由易經得來。與東原之旨。不謀而合。

總起來說。里堂的思想。處處與東原一致。而且處處有他獨到的見解。且非常的有通核一貫的精神。我們仔細研究。覺的里堂一生的思想。可以變通二字。盡之。所以他的哲學。直可以叫做變通哲學。治學的精神。主張一貫。一貫是執一的反面。是變通。宇宙觀中。論道主張道有變動。爲道屢遷。變動屢遷。亦是變通。性善論中。以能知能變通。上徵性善。更明白地提出變通論。人事的理中。主張情與情相通。情與情相通。是變通。論事物的理中。主張不窒不泥。各如其所得。不窒不泥。亦即是變通。論欲處。主張以欲通情。通情就是變通。此處說權更明白地說出一權也者。變而通之之謂。至其注重理智作用。抬高智識。非用理智不能變通。則亦可說是主張變通的當然演論了。

專

湯亦和題



著

明萬曆遼東諸道年表

吳廷燮

洪武之代、遼海東寧、按察分司、置而旋廢、迨乎中葉、諸道增創、首置守巡、繫銜山東、爲布按之分、司、守道則參政參議、巡道則副使僉事、實其本職、遼海東寧、仍沿初稱、嘉靖邊棘、開原寧前、相繼增置、苑馬太僕、二寺卿少、亦有分地、遂與守巡、同司兵備、河南山西、布按參貳、間亦繫銜、萬曆庚辰、僕少省汰、其後苑寺、繫銜按司、計有五道、正統而後、守巡名氏、畢見遼志、不別其年、隆萬實錄、記述頗詳、除拜月日、往往而具、一方治亂、撫鎮而下、實係諸道、其有績者、每於考滿、輒進階秩、積至藩臬、留管地方、亦復非少、罹咎謫者、均所時有、邊治隆污、毀譽隨之、萬曆一代、尤繫興亡、爰仿史表、先爲綴緝、所可詳者、未敢少略、蓋於遼故、取可徵焉、庚午白露、江寧吳廷燮識

明會典 萬曆十五年二月修兵部鎮戍三兵備

分守遼海東寧道一員帶管遼陽瀋陽撫順蒲河寬奠各城堡邊備兼管屯田馬政

分巡遼海東寧道一員帶管廣寧錦義等處兵備春夏駐劄錦州秋冬駐劄義州東至廣寧鎮武井西興西平西寧平洋等堡西至錦州杏山驛所轄廣寧等九衛城堡驛所三十五處兼管屯田馬政
開原兵備一員兼管屯田軍政

寧前兵備一員春夏駐割寧遠秋冬駐割前屯東至寧遠塔山所西至前屯中前所抵關所轄寧前二衛城堡驛所共三十二處兼管屯田馬政

苑馬寺卿兼金復海蓋兵備一員照舊管理馬政夏秋駐蓋州春冬駐海州整飭四衛并東昌東勝

耀州連邦谷等堡

萬歷九年	張崇功 實錄八年六月辛亥陞分守遼海山東副使張崇功	李鵬 實錄三月甲申陞分守遼海東寧道參議李鵬為副使照舊管理地方事務全遼海人進士分守遼陽	翟繡裳 實錄正月庚寅陞西右參議翟繡裳山	翟繡裳 實錄正月甲寅兵部移孤山堡等軍移駐張其合喇白子寬製子各修築城堡久任副使翟繡裳以董其事	翟繡裳	翟繡裳	翟繡裳 實錄正月戊申以遼東大捷副使翟繡裳賞銀十二月癸未陞山東右參政為按察使整飭密雲兵備張崇功	張崇功 實錄十二月乙酉陞山東僉事張崇功為右參議分守遼海全遼志作張崇功直隸大名縣人進士代翟繡裳	張崇功 實錄七年五月戊辰陞遼海道張功為山東副使管理地方仍舊
十	張崇功	進士 西平陽府人							
十一	張崇功 實錄六月辛未以遼右捷功加陞遼海參政張崇功								
十二	王大用 全遼志直隸永平人進士右參政代張崇功								
十三	王大用								
十四	王大用 傅霖 全遼志山西								
十五	傅霖 實錄十六年								
十六	栗在廷 全遼志代傅霖陝西會寧縣人右布政使								

萬曆十七年 栗在廷	為山東右參政錄紅土城鴨兒匱雨江功
十八年 栗在廷	
十九年 栗在廷	為按察使
二十年 栗在廷	
二十一年 荆州俊	忻州人進士右參議代王
二十二年 韓取善	正月丁亥兵部覆遼東鎮武堡等處功罪參政栗在廷罪等優賚
二十三年 楊鎬	
二十四年 楊鎬	
歷萬廿五年 楊鎬	
二十六年 張登雲	
二十七年 張登雲	
二十八年 張登雲	
二十九年 張登雲	
三十年 張中鴻	
三十一年 張中鴻	
三十二年 張中鴻	
實錄三月巳 已陞山東右參政楊鎬為右都御史經略朝鮮使張陝西副使張登雲降右遼海議分守	
實錄二月甲戌經略邢玠題留降調分守遼海東寧道右參議張登雲仍守原任地方全遼志張登雲代	
實錄九月乙卯東征功成道臣張登雲等陞職記錄九月戊辰加張登雲為河南右參政	
實錄三月丙子遼東巡按王業洪荐舉邊方兵備張登雲十一月乙卯論遼東開墾屯田功參政	
實錄正月乙丑遼海東寧道右布政使栗在廷委勘遼陽被虜邊情支吾隱匿降一級調用荆州俊	
全遼志代栗在廷山西猗氏縣人進士右參議全遼韓取善全遼志代荆州俊山東蘆川縣人進士右布政使楊鎬	
實錄二十一年十月丁亥陞山西布政使韓取善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楊鎬	
實錄十一月辛未陞山東僉事為右參議分守遼海全遼志代韓取善河南高邱縣人進士右參政	
全遼志中鴻代登雲山東滕縣人進士右布政使無徐堯萃又全遼志分守遼海道至張仲鴻而止	
實錄二十九年月拾道降六月乙酉荆州府知府徐堯萃為河南右參政山東進士徐堯萃山志堯萃潛山進士徐堯萃	

張登雲	萬曆卅三年 張中鴻 實錄三十三 亥年十一月 參政張中鴻 為右參政使 照舊管事以 三年考滿
楊鎬山東寧 陽縣人右參 政	三十四年 張中鴻 按張中鴻以 棄寬甸等墾 地罷
張登雲紀錄	三十五年 張中鴻 熊襄愍集萬 歷三十七年 十二月十一 閱視疏除原 任分守道布 政使張中鴻 聽勤歸結又 曰奉專勅今 臣將三十四 年正月六年 三月上三年 內錢糧等項 閱八事從實 查
張登雲紀錄	三十六年 張中鴻 實錄三十六 年二月癸酉 兵部覆總督 蹇達題遼鎮 甄別練兵勤 情各官張中 鴻等加銜復 職謝存仁
謝存仁	三十七年 謝存仁 熊襄愍集三 十七年十二 月十三日修 完治邊城堡 疏分守遼海 道謝存仁應 紀錄熊襄愍 性氣先生傳 授浙江甯御 史到任甯御 日差遼東巡 按入遼陽會 任陽道謝存 遼開原道石 九奏往勤界 熊襄愍集三 十六年十一 月二十九日 邊道擇人疏 東人盟人輯 使吳希漢往 會而謝守道 阻之
謝存仁	三十八年 謝存仁 實錄六月甲 戌兵部尚書 季化龍奏長 定堡守東寧 罪分守東寧 右參政謝仁 革職聽勘
孫敦化	三十九年 孫敦化 河南通志孫 敦化陳留壬 辰進士右參 政
孫敦化	四十年 孫敦化 實錄六月戊 辰陞遼海道 參議孫敦化 參政照舊管 事

實錄四月丙寅兵部奏禦土蠻功次兵	賀濤	萬歷元年	孫敦化 實錄正月甲申道臣孫敦化等降級有差以虜犯殺掠數多匿級欺報故也汪如楠	萬歷甲子年
山東僉事賀	賀濤	二年	汪如楠 實錄四月十一日按察副使江政	四十二年
無錫縣人進士僉事代賀	張子仁	三年	白養粹 實錄天啓元年四月遼東巡撫薛國用薦白養粹先任遼陽道時推轂叛臣李永芳被論聽勘	四十三年
志代張子仁人己未進士	蔡可教	四年	白養粹 實錄十月陞山東參議白養粹為副使山西志白養粹翼城甲辰進士	四十四年
實錄六月壬申叙廣寧禦虜功張崇功	張崇功	五年	白養粹 實錄萬歷四十七年五月巳酉丁科給事中祝耀祖言白養粹貪受夷賄阻於遼陽西四十里開市黃泥窪	四十五年
實錄正月戊申錄遼東大捷功分巡兵	張崇功	六年	閻鳴泰 實錄五月辛丑原任山東副使閻鳴泰補山東參政分守遼海道	四十六年
實錄十二月丁亥江西僉事周于德為	周于德	七年	閻鳴泰 歷四十八年熊襄愍集萬曆二月三月改贊書為監軍疏分守道閻鳴泰以病去而改補分守道薛國用實錄命尙未下	四十七年
實錄六月辛亥陞分巡遼海僉事周于	周于德	八年	閻鳴泰 愍集五月二日十七日亟補各道疏奉旨薛國用胡嘉棟都准補用按實錄在六月丙辰何廷魁實錄泰昌元年十月陸丑薛國用陸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丙辰貴州黎平府知府何廷魁陞山東副使分守遼海天啓元年三月何廷魁死	四十八年 泰昌元年

萬曆十七年	鮑希顏	實錄九月辛巳以遼東大捷周于德等各賞銀幣有差	萬曆九年	周于德	實錄九月辛巳以遼東大捷周于德等各賞銀幣有差	備王之弼賀漆等各賞有差北平圖書館本全遼志分巡道賀漆山西汾州人舉人僉事
十八年	鮑希顏	副使 津衛人進士	十年	周于德	任天祚 全遼志代周于德直隸天	漆為甘肅行太僕寺少卿壬午四川參議張子仁為山東僉事 張子仁 分巡遼海東寧道
十九年	鮑希顏	實錄八月丙寅時李惟尊等罪止分銀贖非滿貫臺巨劉懷恐以贓罪不協律	十一年	任天祚	實錄正月辛丑叙遼東大捷功任天祚陞一級	漆
二十年	鮑希顏	實錄七月丙寅陸山東按察使鮑希顏為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已巳陞工部	十二年	任天祚	副使 張崇功 全遼志代蔡可敷 畿輔志大名人已丑進士按察使	
二十一年	馮時泰	全遼志代鮑希顏山西汾州人進士參議	十三年	任天祚	實錄五月丙子錄遼東功參政任天祚陞一級	等賞銀有差
二十二年	馮時泰	實錄五月戊戌虜犯錦義兵部請究失事諸臣上命馮時泰械繫至京	十四年	任天祚	五月乙卯加陞山東按察使遼海道任天祚為右布政使仍兼副使職銜管原任地方事務	備僉事張崇功賞銀二十兩十二月乙酉陞山東僉事張崇功為右參政
二十三年	王邦俊	全遼志陝西延安府鄜州人進士代馮時泰實錄二月辛酉兵部奏遼東之捷	十五年	任天祚	實錄十一月甲寅大學士申時行等題鎮撫司問過王緘本聖旨將任天祚拿對來與王緘質	山東僉事分巡遼東帶管兵備屯田張崇功河南祥符縣人進士僉事
二十四年	王邦俊	實錄二月乙酉陞遼海道右參議王邦俊為右參政	十六年	鮑希顏	全遼志代任天祚山西潞安府人進士副使	德為副使錄紅土城鴨兒匱兩次功

萬曆卅三年	郝大猷	萬曆廿五年	王邦俊	
熊襄愍集三 十六年十一 月邊道擇人	郝大猷	三十四年	王邦俊	實錄三月戊申戶部尚書楊俊民題督餉侍郎張養東議于密雲三道各備食糧十萬共石今造車運赴義州今巡撫張思忠題據各道王邦俊等呈報皆以為不可行
午薊遼總督 塞達勘明三	郝大猷	三十五年	趙壽祖	例未明歸咎于遼海道鮑希顏
實錄八月壬申加遼東兵備參政郝大	郝大猷	三十六年	張中鴻	郎中馮時泰為山東右參議分巡遼海道馮時泰
實錄十一月丙申巡按熊廷弼論劾候	郝大猷	三十七年	張中鴻	
孫敦化熊襄愍集萬曆三十八年正月	孫敦化	三十八年	張中鴻	王邦俊
實錄四月乙亥陞遼東寧前僉事高折	高折枝	三十九年	黃子美	守巡王邦俊等賜銀幣
		四十年		

<p>高折枝 萬曆四一年</p>	<p>深洩人開牌大兵志也宰盟行遼大守漢也東調邊獸疏 禍而原行飲道誘楫援永而陽猷則力會而吳挾又寧由邊臣 從事舍事則力殺使于求國血令親阻之謝希盟曰寧前儲轉 此機己親奉持而石守賞體一放至之</p>
<p>文球 河南志文球 固始進士</p>	<p>四十二年 獸議叙 寧兵備郝大 斬級功次廣 家巷口禦虜 二十三年八月許</p>
<p>文球 又罰東子實 乙俸失詔錄 酉三事兵九 總個文部月 督月球遼庚</p>	<p>四十三年 使照舊管察 獸山西按察</p>
<p>文球 右察亥實 十五布使陸錄 年政文山十 十使球東月 月四端按辛</p>	<p>四十四年 代撫臣趙楫 侵欺年例馬 價銀兩并分 巡廣寧道郝 大猷扶同作 奸猷</p>
<p>文球 張銓 實錄九月丁</p>	<p>四十五年 參長定堡失 事疏今月初 九日冒雪親 勸是日巡道 孫敦化適至</p>
<p>張銓 王祖給年實 庭言事五錄 勘按中月四 効臣祝工七 失陳耀科</p>	<p>四十六年</p>
<p>張銓 以撫師亥實 分順期楊錄 巡關一鑄三 副出路鑄月 使邊以報乙</p>	<p>四十七年</p>
<p>張鳳翼 軍改十熊 疏贊八襄 分書年愍 巡為二集 道監月四</p>	<p>四十八年 泰昌元年 枝為參議整 飭廣寧河南 志固始進士</p>

<p>萬曆元年 王之弼 實錄四月丙寅 兵部奏禦 賀功次賞 土賀漆等 備差六之 有調王之 外西右參 山右王參 郎中馬頤 山東事原 遼東開事 備道僉開 飭道東開 備道東開</p>	
<p>二年 馮頤 全遼志王之 弼陝西涇陽 縣人舉人參 議馮頤代參 鞏山西高平 縣人舉人僉 事賀漆人僉</p>	
<p>三年 賀漆 實錄二年十 二月庚午改 分巡遼海道 今陞陝西太 僕寺少卿賀 漆為開原兵 備副使</p>	<p>薛三才報虎 墩正安等堡 寧正安等堡 再犯錦州大 鎮等堡</p>
<p>四年 賀漆</p>	<p>壬辰陞右僉 都御巡撫大 同</p>
<p>五年 賀漆 實錄四月丙 寅以遼東搗 巢功賞兵幣 賀漆等銀幣 有差</p>	<p>卯陞兗州府 使張銓山東 副</p>
<p>六年 賀漆 實錄三月辛 酉開原兵備 副使賀漆為 山東右參政 仍管前項事 戰功以漆先 有</p>	<p>事傷于姑息 張銓先棄車 營疾馳撫順 而三軍大潰</p>
<p>七年 賀漆</p>	<p>張銓監督張 鳳翼</p>
<p>八年 賀漆 洪濟遠</p>	<p>去張鳳翼以憂 李乃蘭 實錄泰昌元 年七月庚戌 兵部尚書王 嘉善開具遼 東等官應賞 差等於是賞 兵備三道李 蘭銀三十兩 山東志李乃 蘭招遠庚戌 進士參議</p>

萬歷十七年	由禮門 全遼志代成 遜河南杞縣 人進士副使 按志無蔣科	洪濟遠 實錄五月戊 子新推開原 兵備副使楊 邦憲以到任 無期革勸 靖四方	廣舉人副使 遠代賀濼湖 全遼志洪濟 靖四方
十八年	由禮門	靖四方 實錄十一月 六月辛未以 遼左提開原 兵備副使靖 四方為右參 政	濟遠河南淇 縣舉人僉事
十九年	張稽古 實錄正月乙 丑調山東副 使王毓陽整 理開原兵備 陝西志綏德 甲戌進士按 稽古代由禮 門	靖四方	
二十年	張稽古 實錄九月 四月庚子補 調簡副使張 稽古為山東 副使整飭開 原處兵備西 志稽古陝西 蒲城縣人舉 人副使	靖四方	
二十一年	張稽古 李承式 實錄八月壬 辰補山西右 布政使李承 式于山東備 兵開原稽古 志代張稽古 山西大同縣 人進士布政 使	王緘 實錄二月以 參政任天祚 副使王緘監 軍使王緘	全遼志王緘 代靖四方順 天文安縣人 進士參政
二十二年	李承式 實錄五月庚 寅承式陞福 建右布政使 梁雲龍 志代李承式 廣東瓊山縣 人進士參政 廣東志本傳	王緘	
二十三年	梁雲龍 實錄三月己 卯薊遼總督 孫鏞題鎮臣 董一元揚威 塞外道臣楊 鎬梁雲龍教 性之俱有犄 角之功蔡可 呂兆熊志蔡 可賢代梁雲 龍直隸成安 縣人進士參 政	王緘 實錄十月甲 申吏部題開 原兵備王緘 奉旨拿問謙 將原永平道 副使成遜除 山東副使管 理開原兵備 成遜	
二十四年	呂兆熊 志代蔡可賢 實錄二月三 年九月辛巳 陞河南僉事 呂兆熊為山 東參議備兵 原開	成遜 實錄十七年 十二月戊子 陞開原兵備 山東右參政 成遜為山西 按察使整飭 薊州兵備庚 寅陞州州兵 備副使蔣科 為山東右參 政兼僉事整 飭開原兵備	

萬歷卅三年	楊位 實錄十二月 乙卯陞遼東 開原道副使 楊位為海蓋 道參政	萬歷廿五年	邢雲路 實錄三月戊 申陞戶部郎 中艾維新為 山東右參議 備兵開原已 而維新以病 告許之而用 河南僉事邢 雲路
三十四年	石九奏 實錄二月癸 卯陞山東兗 州府知府石 九奏為開原 兵備副使綏 輔志九奏冀 州進士	二十六年	邢雲路 志代呂兆熊 直隸安肅縣 人進士參議 綏輔志雲路 庚辰進士陝 西按察使
三十五年	石九奏 熊襄愍集三 十七年八月 議留開原道 候代疏今升 任副使石九 奏茲任三年 如暨碑以存 吾界結北關 為內助收宰 塞為外援而 稽首受款不 為我難	二十七年	邢雲路 實錄二月辛 未雲路陞陝 西副使壬午 杜承繼山東 右參議志代 杜承繼志代 呂兆熊順天 府霸州人進 士參議
三十六年	石九奏 實錄三月七 年七月癸卯 升開原道副 使石九奏為 江西參政新 升寧前僉事 高折枝為開 原道	二十八年	杜承繼 劉卿 實錄七月庚 戌陞山西寧 武道參政劉 武道參政按 卿為山東按 察整飭遼東 開原兵備繼 志代杜承繼 陝西興安縣 人進士布政 使
三十七年	石九奏 高折枝 河南志高折 枝固始乙未 進士	二十九年	劉卿
三十八年	高折枝 熊襄愍集三 十七年六月 議留新舊道 臣疏寧前馬 拯既在所留 新推之高折 枝將安所用 開原之缺補 折枝之功折 播州之誰折 枝居多以其 恤軍士方優	三十年	劉卿 實錄三十一 年三月乙亥 陞山東右布 政使 志開原兵備 止於劉卿
三十九年	高折枝	三十一年	楊位 實錄七月庚 申陞寧前兵 備道右參議 楊位為山東 副使開原兵 備
四十年	高折枝 實錄四月乙 亥陞遼東開 原僉事高折 枝為參議整 飭廣寧六月 癸酉陞遼東 管糧郎中郭 佳鎮為兵僉 事整飭開原 郭佳鎮	三十二年	楊位 河南志楊位 洛陽人萬歷 庚辰進士按 察使按位儀 衛司籍

萬曆四十二年	郭佳鎮	綏輔志郭佳 鎮邯鄲戊戌 進士河南武 德道副使
四十二年	薛國用	實錄四月丁酉 巡按山東 翟鳳神題據 開原道呈奴 薛國用差部 兒哈赤百名 夷兵五河口 來邊孤山城 劉家種
四十四年	薛國用	實錄六月陞 山東參議薛 國用陝西副 使陝西志圍 陝西志圍用 洛南戌戌進 士尙書按明 史有傳
四十四年	馮瑗	山東志臨陶 乙未進士參 政
四十五年	馮瑗	實錄二月己 卯兵科署給 外中趙興邦 事開原失事 以開原按御 請行巡按官 史提問將道 董用賢時道 馮瑗
四十六年	馮瑗	潘宗賢綏輔 志保安衛癸 丑進士實錄 十二月壬戌 餉司郎中潘 宗賢陞補開 原兵備參政 以參政馮瑗 告病東撫就 近題補
四十七年	潘宗賢	萬曆詔略三 月馬林抵二 道聞杜松敗 退賊追擊之 僉事潘宗賢 死
四十八年	韓原善	泰昌元年 實錄七月丁 巳陞原任戶 部郎中崔儒 秀為遼東開 道兵備僉事 天啓元年三 月壬戌遼陽 破孺秀死之 山西志韓原 善趙志丁未 進士山東兵 備僉事河南 志崔儒秀陝 州進士
崔儒秀	實錄七月丁巳 陞原任戶部 郎中崔儒秀 為遼東開道 兵備僉事天 啓元年三月 壬戌遼陽破 孺秀死之山 西志韓原善 趙志丁未進 士山東兵備 僉事河南志 崔儒秀陝州 進士	

萬曆十七年	傅霖	萬曆九年	李松	萬曆元年	李松
十八年	傅霖 志代王邦俊 進士參議	十年	李松	二年	李松
十九年	傅霖 實錄閏三月 甲戌遼東撫 按官參備禦 王宗堯失事 行賄求免參	十一年	岳汧 志代李松 實錄十一月	三年	李松
二十年	傅霖 山西志傅霖 字應期忻州 壬戌進士神 宗即位除平 度州知州遷	十二年	岳汧 劉易從 志代岳汧進 士副使 河南志汲縣 進士	四年	李松
二十一年	楊時譽 志代傅霖	十三年	劉易從	五年	李松
二十二年	楊時譽 蔡可賢 實錄四月壬 戌先是總督 顧養謙論劾 參將楊紹祖	十四年		六年	李松
二十三年	蔡可賢 詹思虞 實錄二十二 年四月甲戌 原任陝西參 政蔡可營于	十五年	王邦俊 志代劉易從 進士參議	七年	李松
二十四年	實錄二十三 年二月丙辰 陞山東副使 詹思虞為參 政整飭寧前 兵備志作詹 思謙	十六年	王邦俊 陝西志鄜州 進士	八年	李松
					實錄七月丙 申兵部覆汪 道昆奏閱過 遼東修完城 堡寧前兵備 李松陞賞
					北平圖書館 本全遼志寧 前兵備李松 代任彬直隸 大城縣人進 士僉事議輔 志有傳寧前 兵備
					實錄五月己 酉總督楊兆 議修築寧前 一帶邊牆宜 任寧前副使 李松以專責

楊植 海防道 月甲辰調補 兵寧前十一 議兼僉事備 齡山東右參 南丁巳梁祖 使楊植于河 子調山東副 實錄七月壬 梁祖齡	萬曆廿五年	
楊位 辰以總督贊 畫兵部員外 郎楊位陞山 東僉事寧前 兵備	二十六年	
楊位 進士參議 按志寧前兵 備止于楊位	二十七年	議傳霖力卻 夜餽委應紀 錄以之
楊位	二十八年	荆西道艱歸 補海兵備道 復為同官所 搆中以計典
楊位	二十九年	
楊位	三十年	役軍採木捕 魚為達虜中 突擊給事中 吳文梓以僉 事楊時譽隱 匿不報用斥
楊位 實錄七月庚 申寧前兵備 道楊位為山 東副使開原 兵備 郝大猷、	三十一年	山東僉事備 兵前志蔡可 寧代楊時譽 賢代楊時譽 直隸成安人 進士
郝大猷 前兵備 山東副使寧 中郝大猷為 已陞戶部郎 年十一月己 實錄三十一	三十二年	浙江志詹思 虞常山人萬 歷庚辰進士 按察使 楊植閏八月 實錄升河南 癸未楊植為 參議楊植為 遼東寧前兵 備副使詹思 志代詹思謙 陽城縣人進 士副使

萬曆卅三年	郝大猷		
三十四年	馬拯	實錄二月癸卯陞山西大司馬同知府馬拯為山西副使寧前兵備	四十二年
三十五年	馬拯	山東志馬拯武定癸未進士布政使	四十三年
三十六年	馬拯	熊襄愍集議留新舊道臣疏寧前兵備副使馬拯考滿部推山西右參政臣等謂有官如極拱愍所信以為神明寧前母特以爲慈不如其留之久	四十四年
三十七年	馬拯	實錄四月乙卯陞寧前道副使馬拯大司馬同知府馬拯以新升大司馬右衛參政馬拯仍爲寧前道	四十五年
三十八年	馬拯		四十六年
三十九年	馬拯	實錄八月丙戌陞馬拯山西按察使姚鏞	四十七年
四十年	姚鏞	山東志姚鏞館陶己丑進士副使	四十八年
萬曆四十一年			四十九年
四十二年			五十一年
四十三年	張國儒	實錄五月戊午遼東撫按郭光復王雅量各言寧前缺兵備官三年雖伐攝有年勢范情苦人勢范情苦六月戊子兵科都給事中張國儒爲寧前道參政	五十二年
四十四年	張國儒		五十三年
四十五年	閻世科	實錄九月丁卯升戶部郎中閻世科爲寧前道參議丙辰志太原	五十四年
四十六年	閻世科	實錄十二月丙辰革遼東寧前參議閻世科任閑住以撫臣劾其托疾避難己未以管糧郎中王化貞爲寧前兵備僉事	五十五年
四十七年	王化貞		五十六年
四十八年	王化貞		五十七年

專著 明萬曆遼東諸道年表

萬歷元年	劉世昌 實錄二月內 午山西副使 劉世昌為苑 馬寺卿		
萬歷九年	洪濟遠 實錄七月乙 酉免遼東苑 馬寺卿以海 遠入觀以海 蓋等處慮患 方殷		
十八年	郭性之 實錄十七年	曹子朝 綏輔志三河 人嘉靖丙辰 進士苑馬寺 卿	陝西志華州
十九年	郭性之	曹子朝 實錄正月辛 丑叙遼東十 一年十二月 初一日斬獲 仰加奴還加 等有功官員 曹子朝升俸 一級	
二十年	郭性之	曹子朝 實錄閏九月 庚申加陞遼 東苑馬寺卿 曹子朝以按 察使銜仍管 原任地方事 郝杰	
二十一年	郭性之	郝杰 實錄十三年 十一月戊午 初加遼東苑 馬寺卿山東 按察使銜以 原任山東右 布政使郝杰 為之	
二十二年	郭性之 實錄二十三	郝杰 明史本傳	
二十三年	郭性之	郝杰 明史本傳	
二十四年	張思忠	郝杰	
二十五年	張崇倫 實錄四月甲 戌陞四川副 使張崇倫為 遼東苑馬寺 卿吉右清壬 戌湖廣應城 縣軍籍	吳道明 實錄八月辛 巳鳥賊才甫 等復邊歸故 切掠高麗本 鎮將領協力 擒解總督梁 夢龍等分別 功次叙遼東 苑馬寺卿吳 道明以之錄	
二十六年	吳道明	郝杰	
二十七年	吳道明	郝杰	
二十八年	吳道明	郝杰	
二十九年	吳道明	郝杰	
三十年	吳道明	郝杰	
三十一年	吳道明	郝杰	
三十二年	吳道明	郝杰	
三十三年	吳道明	郝杰	
三十四年	吳道明	郝杰	
三十五年	吳道明	郝杰	
三十六年	吳道明	郝杰	
三十七年	吳道明	郝杰	
三十八年	吳道明	郝杰	
三十九年	吳道明	郝杰	
四十年	吳道明	郝杰	
四十一年	吳道明	郝杰	
四十二年	吳道明	郝杰	
四十三年	吳道明	郝杰	
四十四年	吳道明	郝杰	
四十五年	吳道明	郝杰	
四十六年	吳道明	郝杰	
四十七年	吳道明	郝杰	
四十八年	吳道明	郝杰	
四十九年	吳道明	郝杰	
五十年	吳道明	郝杰	
五十一年	吳道明	郝杰	
五十二年	吳道明	郝杰	
五十三年	吳道明	郝杰	
五十四年	吳道明	郝杰	
五十五年	吳道明	郝杰	
五十六年	吳道明	郝杰	
五十七年	吳道明	郝杰	
五十八年	吳道明	郝杰	
五十九年	吳道明	郝杰	
六十年	吳道明	郝杰	
六十一年	吳道明	郝杰	
六十二年	吳道明	郝杰	
六十三年	吳道明	郝杰	
六十四年	吳道明	郝杰	
六十五年	吳道明	郝杰	
六十六年	吳道明	郝杰	
六十七年	吳道明	郝杰	
六十八年	吳道明	郝杰	
六十九年	吳道明	郝杰	
七十年	吳道明	郝杰	
七十一年	吳道明	郝杰	
七十二年	吳道明	郝杰	
七十三年	吳道明	郝杰	
七十四年	吳道明	郝杰	
七十五年	吳道明	郝杰	
七十六年	吳道明	郝杰	
七十七年	吳道明	郝杰	
七十八年	吳道明	郝杰	
七十九年	吳道明	郝杰	
八十年	吳道明	郝杰	
八十一年	吳道明	郝杰	
八十二年	吳道明	郝杰	
八十三年	吳道明	郝杰	
八十四年	吳道明	郝杰	
八十五年	吳道明	郝杰	
八十六年	吳道明	郝杰	
八十七年	吳道明	郝杰	
八十八年	吳道明	郝杰	
八十九年	吳道明	郝杰	
九十年	吳道明	郝杰	
九十一年	吳道明	郝杰	
九十二年	吳道明	郝杰	
九十三年	吳道明	郝杰	
九十四年	吳道明	郝杰	
九十五年	吳道明	郝杰	
九十六年	吳道明	郝杰	
九十七年	吳道明	郝杰	
九十八年	吳道明	郝杰	
九十九年	吳道明	郝杰	
第一百年	吳道明	郝杰	

萬曆卅三年	楊位 實錄三十三	張思忠 實錄四月己丑升山東右布政使張思忠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	戊山東按察使管遼東苑馬寺卿郝杰為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
三十四年	楊位	張中鴻 實錄二十五	八月辛巳山西副使郭性之為山東右參政管遼東苑馬寺金復海蓋兵備
三十五年	楊位	張中鴻 徐準 館本全遼志海蓋兵備兼管苑馬寺事張中鴻山東副使管遼東	人萬曆甲戌進士布政使
三十六年	楊位 閻鳴泰	徐準 實錄二十七	
三十七年	閻鳴泰 熊襄愷集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一	徐準 實錄二十八	
三十八年	閻鳴泰 熊襄愷集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修	徐準	年三月己卯薊遼總督孫鑣奏廣寧虜通道臣楊鑄梁雲龍郭性之有發蹤倚角功
三十九年	閻鳴泰 明史本傳	徐準 實錄七月壬戌陞山東右參政徐準為本省按察使照舊管理金復海蓋兵備	張思忠 實錄二月乙丑原任陝西右布政使張思忠為山東右布政使管遼東苑馬寺整飭金復海蓋兵備
四十年	劉九光 實錄四十年三月辛升戶	徐準 按館本全遼志海蓋兵備止有張中鴻徐準二人	

<p>年十二月乙卯陞遼東開原道副使楊蓋道位為海蓋道參政</p>	<p>萬曆四十二年 劉九光</p>
	<p>四十二年 劉九光 河南志九光 穎州人萬曆 乙未進士布 政使</p>
	<p>四十三年 劉九光</p>
	<p>四十四年 劉九光 實錄二月丁酉陞山東按察使劉九光為陝西右布政使 靳于中 河南志尉氏人萬曆戊戌進士尙書</p>
<p>日閱視疏原任海蓋道楊致</p>	<p>四十五年 靳于中 實錄四月四年九月癸未加升海蓋金復道按察使靳于中為山西右布政使 御史巡撫保定 金礪</p>
<p>邊舉劾疏海蓋道副使關鳴泰歷間將而相度鳩應吏而鳩課應紀錄以獎賢勞</p>	<p>四十六年 金礪 實錄五月辛丑遼東海蓋參政金礪乞致仕許之以原任湖廣副使康應乾為山東副使整飭金復海蓋兵備</p>
	<p>四十七年 康應乾 實錄七月以薛國用為金復道按分海蓋道之金州復州二衛設道尋仍改監軍道駐鎮江</p>
<p>部郎中劉九光為海蓋兵備參政</p>	<p>四十八年 泰昌元 康應乾 河南志西華人萬曆己未進士</p>

滿洲發達史(八)

日本稻葉君山著

楊成能譯

第五章 女真貿易之經過

一 明人之國際貿易觀念

明人之注重體面，明人之對女真，恒以朝貢相邀求，朝貢之名詞，傳自上古，原爲國際上尊崇一方之體面而起。當西元一七九三年（乾隆五十八年）英王喬治二世，派遣使臣馬喀德尼至華，其所乘華船，猶建立有英夷朝貢之旗幟，可見華人之對於外人朝貢，實爲體面上所必須維持於永久者。又中國人之好玩賞遠物，亦爲其天性所獨鍾，況來自田間，一躍而登帝位，則必求四海萬國之珍奇物品以充玩好者，尤爲勢所必然。明人者，曾著有收復自唐以來所亡失版圖之成績者也，則其一統天下之思想，最易發達。故在太祖成祖之世，對於外族，曾以其必要上，採取比較和緩的手段。其後此種色彩，漸以減褪，仍復其惟我獨尊之舊根性矣。此無他，實因中國地理實有易令居住斯土者發生惟我獨尊之自然趨勢者，固爲吾人所不可不知者也。觀中國之本境，雖因揚子江與黃河之橫亘南北，有時亦往往造成分裂之局，然皆爲偶然之畸形，不久即復歸一統。按之中

國人之思想、如自命爲中華、即視環於四圍者皆爲野人也、彼等又確信自己之文明、而對於他人之文明、具有不能認可之傾向、傳至明人、絲毫未改、故其對於他族、無論犧牲如何代價、必以保持其體面爲務也、至朝貢之意義、雖有多端、由其大體言之、固不可謂非國人保持體面之一種證據也、

朝貢者貿易之代稱、中國人之以本國爲本位、不肯以平等之眼光視本國以外之國家者、固不第明代爲然、實爲一種通有之根性、夫通商者、本爲有無相通之意義、而彼等則必須以朝貢代之、若有不願遵用此文字者、則無論何國、一律拒絕其交通、欲求此種思想之表徵、可於乾隆帝付瑪克德尼轉交英王之勅諭第二書觀之、節錄如下、

爾國王遠慕聲教、嚮化維殷、遣使恭賚表貢、航海祝釐、朕見爾國恭順之誠、特遣大臣帶領使臣、使遂瞻覲、賜之筵宴、賚予駢蕃、業已勅諭頒給、賜爾國王綺錦珍玩、用示懷柔、朕據大臣轉奏、爾之使臣所稟請貿易之事、皆係更張定制、不便准行、向來西洋各國、及爾國夷商赴天朝貿易、悉於澳門互市、歷久相沿、既非一日、天朝物產充盈、無藉於外夷之貨物、特因天朝所產茶葉瓷器、絲斤、爲西洋各國及爾國所必需、因是加恩體卹、使在澳門開設洋行、俾得資其日用、並沾其餘潤、今爾國使臣於定例之外、多所陳乞、大乖天朝加惠遠人撫育四夷之意、且天朝統馭萬國、一

視同仁、即在廣東貿易者、亦非爾英吉利一國、若俱紛紛效尤、以難行之事、妄行干瀆、豈能曲徇所請乎、

據右之勅書、可知清朝許英國人之通商、僅於廣東一隅、而字裏行間、已完全將明人對外思想承襲無遺、故其勅諭、不得不十分玩弄夫誇大之文辭也、玩勅諭之意義、若謂『中國物產豐盈、有無相通、非所必要、然茶瓷等爲外國所必需、故爲是恩惠的供給、絕無營利之觀念也、』但此思想、亦不第明清爲然、若漢若唐、無不如此、此皆由中國據有地大物博之國勢、有以驅之使然、無足怪也、

外人於通商獲利之鉅大、朝貢者本係宗主國對於附庸國強徵租賦之美名、而文之以一定之儀式者也、自明代起、凡與中國交通之外國、俱不能拒絕此種儀式、在歐洲之先進國、如葡萄牙與西班牙且然、何況同在亞洲之小國乎、然試問外人何以甘於屈辱之故、則以與中國交通之利益、收獲甚鉅、故不恤繼續行其朝貢耳、平心論之、中國者、譬如一富翁、對於窮乏之平民、恒不妨慨然行其賞恤、而在外人、則以貪得其賞恤之故、遂不惜低頭而屈節耳、例之日本、如足利使唐（譯者按日本謂中國爲唐、不必爲唐宋之唐也）之事、國人至今猶羞言之、其時在應永八年、當明建文帝之三年、將軍義滿始派使臣於南京、應永十年、又復出使、受永樂帝之褒詞及賜物、賜名九州之阿蘇爲壽安鎮國、此亦與從前之賜渤尼之山爲長寧鎮國、同爲一古代壓勝之思想、無足異者、

然在足利氏果何爲而採用此屈辱之手段耶、夫亦曰、不肯放棄與明通貢之利益耳、按之日本之記錄、云在永享寶德之際（西元一四二九年至一四五一年）携值錢八百文乃至一千文之日、本刀一柄至中國、則中國政府輒以一萬文或五千文買收之、所獲利益、殆在五倍十倍以上、其後滿洲人之貢人參於中國、亦此類耳、

通商互市爲國家之安全策、如右所述、外人之通貢於中國、固於外人爲有利、不知在中國一方、除因襲的國家體面思想以外、並有一重要之事實、此事實、即因中國自上古迄今、無代無北方外族之侵害、爲避免此侵害之方策、不得不求和平之交際、此其事無有若容許其貿易之便者、周之與秦、苦無記錄可徵、若夫漢代、則漢人與匈奴人間、已確有互市之事、使互市圓滿而無故障、其間之和平、亦即能永遠繼續、考之漢代之記錄、漢人與匈奴之互市、其開始時期、當在前漢景帝以後、至實行之狀況、爲將漢之財物（工藝品）消行於匈奴間是矣、夫匈奴者、即今蒙古之上代種族、以射獵牧放爲生活、與今日無甚相差、中國對於利用匈奴生產品之方法、殊費考慮、其結果、乃將匈奴所產之皮毛類、用之於工藝之材料、馬牛羊等、用之於農耕及食用品、其時有在今山西地方之商人聶翁壹者、曾有與匈奴私相貿易之傳述、夫漢之繒絮與食物者、匈奴之所嗜也、匈奴此時自計、掠奪而得之艱危、不如由和平互市之安穩、於是乃不肯輕易破壞和平、而願永久維持其互

市矣。故互市者，固中國歷代國勢上之一種安全策也。互市之地點，或在國都，或在邊境，在國都者，即中國歷代之會同館、四夷館所行之貢市；在邊境者，即五代之回圖務、宋代之權場、明代茶馬市之屬也。

二 朝貢及貢市

贈給璽書以分離女真。永樂帝行懷柔女真之政策，製衛印勅道（璽書）贈與其所指定之君長，以俾雙方互相箝制之方法，前已言之。其方法，恰與清康熙乾隆二帝分全蒙古爲內外十八盟百六十五旗之政略，如出一轍。但政策者，固爲一般英主之手腕，然須與國家之實力相伴而行，證以近代之用語，即所謂『有雄強之兵力，始能行巧妙之外交』是也。且永樂帝之政策，又不第使海西女直、建州女直、野人女直，凡屬女直之內部相互箝制而已，並欲令鄰接滿洲之東蒙古兀良哈、箝制滿洲之女直，而收相當之效果焉。此政策至正統以後，則逐漸變遷矣。

由璽書上發生朝貢之形式。璽書何以能贏得箝制之效果乎？此固大費吾人之考究者也。彼璽書者，自今日言之，不過一記載本人之官職與勳爵之辭令書而已，而不知明廷當時朝貢之待遇，即由其給與璽書上所載之都督同知、指揮百戶等官階之區別而定。彼朝貢者，固外夷（女真人等）唯一之利權也。大明一統志地志門東北夷部題下所載有云：

女直者古肅慎之地、在混同江之東、開原城之北、東濱於海、西接兀良哈、南鄰朝鮮、爲金之遺裔、永樂元年、野人頭目來朝、其後境內悉皆歸附、九年、始分設奴兒干都司、建州、乖者等之衛、及千百戶所、分擢其酋長爲都督、都指揮、千百戶、鎮撫等官、賜以勅印、又置馬市於開原城、以通貿易、蓋女直凡三種、屬於海西等處者爲海西女直、屬於建州、毛連等處者爲建州女直、各衛所之外、又有地面也、站也、寨也、名目不同、建官賜勅、一如三衛之制、其極東爲野人女直、野人女直者、去中國甚遠、朝貢不常、海西、建州則歲遣一人朝貢焉、

貢品目錄

馬 貂鼠皮 狝狝皮 海青 兔鶻 黃鷹 阿膠 殊角（即海象牙）

觀石之所記、於建州海西之女真人、任以都督以下等職、令其各齎貂皮、馬鷹等以朝貢之情形、大略可明矣、至於朝貢、則皆曰一歲一回、究有如何限制、則不可知、更與詳細考之、當時朝貢之儀禮、由禮部掌之、關於待遇之賞賚等事、亦爲該部所司、惟若都督指揮等名義、上關於兵事之官職、與他種事項、俱由兵部掌管、關於禮部所定之事項、於下文見之、

貢使之員數與貢道及時期之指定 朝貢者、不特爲對於女真之要求、即對於一般外族、亦無

不存此期望、惟視其國之遠近強弱種種關係上、分別種種形式、於是乃有法規之制定、試舉清代爲例、凡外國朝貢之事、胥掌於禮部之主客清吏司、朝鮮每年一回、琉球二年一回、安南六年一回、暹羅三年一回、蘇祿五年一回、歐洲人則於順治十二年（西元一六五五年）勅書裁定八年一回、其使者凡大使一、公使二、公使隨員一、秘書一、隨行者一百、不得超越是數、而携入北京者、則限以二十名、云、明廷之制、大略與此相同、即女真人每年朝貢一回、每回每衛一百人、都督來朝、則隨行者准帶十五人、瓦剌來貢之總員數、限定五十人、此外貢道、並有兀良哈不准不由喜峯口、女真人不准不經開原城之限制、其餘通路、悉皆拒絕經過、若夫海上、則如清初之限制、歐人不准不經由廣東之虎門、所有船舶、不得過於三艘、並限以一定時期者、固同一用意也、又定女真人自十月起、准由開原之關門通過、至十二月、即行停止、若所持之璽書或有詐僞、又期日落後之時、除考查明白者外、有一概不與招接之規定焉、

貢使及隨員之伴送、至招待貢使之設備、亦有一定規則、載在書策、其書謂之上下程常例、但此非特爲女真人設也、內載凡入貢者、至第一關門、驗明其所受璽書、即按其所載之等級、受地方官相當之待遇、一路通行、不得留難、上程者、即入境進貢之程、下程者、乃歸國之程是也、大明會典、載當時（約在西元一三九二年之頃）待遇貢使之常例、一人每五日給豬肉二斤八兩、乾魚一斤

四兩、酒一瓶、麪二斤、鹽醬油二兩、茶與油一兩、花椒二錢五分、每房燭五枝、其後雖有損益、而大致無差、並爲彼等特設驛馬及旅館、以供行宿之用、於其往來途上、并特置伴送之官、以資保護、遍覽各種之規則、其於待遇上、固非常週到也、觀日本足利時代、策彥與允澎之入唐記、及驛程錄、可爲明白之證佐也、又凡當貢道之地方、因伴送貢使之故、費用不貲、皆須取給於賦稅、年中供億繁多、中國人頗以爲苦、至其保持時期之久暫、則又與國內之治亂關連矣、

會同館及南北二館之安頓、彼等貢使既已入京、明廷爲保持其體制、且一面警誡其與人民接觸起見、一律須由會同館收容之、關於收容之辦法、在大明會典上有如左之記錄、

凡各王府公差人、及遼東之建州毛憐、海西等衛之女直、朶顏三衛之達子、土魯番撒馬兒罕哈密、赤斤罕東等之衛之回回、西番法王洮岷等之處、雲貴四川湖廣之土官番人等、俱住北館、迤北之瓦剌朝鮮日本安南等國進貢之陪臣等、俱於南館安頓焉、

由右之記錄觀之、於會同館之情形、可以略知矣、會典又有規定『凡諸番及四夷土官進貢者、應依常例俱宿於會同館』之文、其限制固甚嚴也、至留滯中之費用、當然俱由明廷所負擔、又凡會同館支出之糧石與馬糧、亦俱載明於會典、會同館內並僱用大通事、通事、諸漢人、官給以火烙印之木牌、以便出入稽查、但於諸夷人中、對朝鮮及琉球二國人、其束縛較寬焉、

朝見及絹緞之賞賜 朝見者即瞻謁明天子之一種儀式也、朝見一事於彼等女真人之利害關係亦甚大、會典載彼等當朝見之時、須先通過禮部之檢查、朝見既畢、按其官秩之高下、賞賜緞絹、都督一人、綵緞四表裏、折鈔絹二疋、都指揮一人、綵緞二表裏、絹四疋、折鈔絹一疋、各織金紵絲衣一套、指揮一人、綵緞一表裏、絹四疋、折鈔絹一疋、素紵絲衣一套、靴襪各一雙、千百戶與鎮撫與舍人頭目一人、折衣絲緞一表裏、絹四疋、折鈔絹一疋、奏事之使者、每一人、紵絲衣二件、綵緞一表裏、折鈔絹一疋、靴襪各一雙、大約嘉靖以前皆依此制行之、所謂折者、按其本來應給絹緞衣物之價值、改用鈔幣給之是也、至於後世、則直改用銀兩焉、而對於女真人、以其曾對明廷効力為理由、恆有特別之賞賚、如給與金帶大帽及蟒袍緞料等、可謂臻賞賜之極點矣、又凡女真人如私向中國市中購買與其官職不相當之衣服服用者、并須治罪云、

官貿易及私貿易之經營 當夫朝見之時、明廷之當局者、於賞賜名稱之下、並行一種官貿易焉、此固為吾人所不可不注意者、原夫賞賜之本意、固在於酬報有功、至於外人携來之貨、除定其價格以買收外、別無他種意味、大明會典上、對於番使附帶之貨物、雖有官價收買之文、然亦有拘於體面、交易於賞賜之名號下、而陰行一種官樣之商業者、在會典上固亦定為一種法規、其文曰、凡番國進貢之內、其國王王妃使臣等附帶携來之貨物、悉以十分為率、以五分入官、仍賞給以

五分之所值、其賞給之時、必錢鈔相兼、國王及王妃之貨物、錢六分、鈔四分、使臣人等之貨物、錢四分、鈔六分、並得相當價值之他物折還之。

規制如是、但實際則不能一致、例如日本朝鮮貢使賚至明廷之貨物、幾於全部俱爲價買、所謂朝貢者、祇虛名耳、至女真人對於明廷之貢物、會典定爲貢馬一匹、應付綵緞二表裏、折鈔絹一疋之回賜、貢貂鼠皮四個、應付生絹一疋之回賜、至於後代或有直接給以銀兩者、但其額不可考耳、又每次貢使之來、凡朝廷之所需要及不適於售給民間之物、悉由官家以此法收買之、至非所需要、或貨物之劣等者、則於嚴重監視之下、即在會同館中許其與人民交易焉、一般所謂貢市、即指此也、又此買收之價格、由其時內政之良窳、財力之盈朒上、不能無所變動、如景泰二年日本之貢使、對於給價上、認爲與上年不符、遂有不平之陳訴、其後明廷卒從所求者、亦其一例也、茲將明景泰二年日本專使彭允入唐記一節錄供參考、

日本寶德三年（即明景泰二年）足利氏派遣彭允爲專使入唐、其日記上於北京會同館之情形、可爲描寫盡致矣、女真人之入貢、其亦適用此例乎、

廿六日（享德元年九月）驛丞官出車馬驛驢、日衆各乘之赴京、晚入崇陽門、官人記人員姓名

引達於會同館、

廿七日 官命入鴻臚寺習禮亭習朝參禮

廿八日 朝參……。

十月一日 朝參奉天門、見天子、朝儀如前、賜宴闕左門、

二日 朝參、

四日 馬船衆朝見天子于奉天門、賜宴如常、

五日 朝參、天子御奉天門、觀日本進貢馬二十疋、闕左門賜宴如常、宴罷、歸館、官給米麵粉酒

酪果子醬柴等、

七日 奏日本九號船一隻九月十四日到寧波府、

八日 四號六號七號八號等船衆……入京、

九日 中國舍人至、予呈一詩、舍人曰、外域朝貢于大明者、凡五百餘國、唯日本人獨讀書云云、

十日 四六七八號船衆始朝參、

十一日 禮部檢日本勘合主客司金屏風金字上貼寫、

十二日 燕山初雪、

十三日 南蠻瓜哇國人百餘人在館求通信於日本、

十四日 女直人來朝、皆服馬皮似韃靼人

十五日 朝參……

十六日 戌刻月食……。

十七日 上命設茶飯於本館、以享日衆、內官一員、并禮部侍郎光伴、倡優伎術、事事驚人、

十八日 朝參、致賜茶飯之謝、因觀見韃靼人朝、獻馬七十匹、

廿日 回回人來朝、獻馬二十四匹、

廿一日 入回回人館、見書字字橫行似梵字而非、

廿八日 日本進貨匣入會同館、車七十五兩、

十一月一日 朝參……賜新曆、

二日 上命入大隆福禪寺、

三日 又命見大慈恩寺、

四日 又有旨入大興隆禪寺、

五日 主客司檢進貢物、

八日 朝參奉天門、獻日本貨物、韃旦回回諸蕃觀之、

十一日 ……………

十二日 朝參、賜衣、正副使金欄金環袈裟、柳綠藍羅衣、襪子、履、從僧紺羅銀環袈裟、柳綠藍衣、襪子、履。

十三日 朝參、致賜衣之謝、各着官衣、又謁禮部院、

十四日 冬至……………

十五日 朝參、

十六日 韃靼人八百人來朝、駱駝二十餘匹從之、

十九日 上憐日本人伴等、賜冬衣裳、

十二月一日 朝參、奉天門、禮部賜宴、

二日 朝參、每朝參、必賜宴、

六日 朝參、欽賜正副使段子羅沙四端、絹子六端、銅子一萬、從僧段子一端、絹子二端、銅子五千、

大明景泰五年甲戌春正月一日五更、朝參、皇帝御奉天殿、千官排班…………躬拜興、四拜、平身、班首行禮祝壽、禮畢、就班拜興、四拜、三拜、導拜興、四拜、就跪、三呼萬歲、萬歲、萬歲、并三呼萬歲、

拜興、四拜平身、禮畢、自鳳皇池出左掖門、入于闕左門、賜光祿宴、日本賴麻高麗韃旦回回達達女真雲南四川琉球等諸蕃皆預焉。

六日 禮部給日本蕃貨價值。

二月一日 朝參奉天門、正使捧表請益方物給價。

四日 禮部召趙通事、問日本人所求、曰給價、若不依宣德八年例、再不歸本國云云。

六日 禮部曰方物給價、其可照依宣德十年例。

七日 綱司謁禮部曰十年例還本國誅戮、只願憐察。

八日 禮部院集侍郎郎中員外郎、儀定給價。

三 馬市

馬市者何 馬市二字、由名義上觀之、當然爲馬匹買賣之市場、按其實際、乃南人（漢人）與北人所立之互市所也、其買賣之貨物、不第馬匹、即一切大宗物品、亦俱於此交易焉、考馬市之緣起、當在明太祖時、其時軍事倥傯、需馬甚多、然中國內地、無產生多數馬匹之所、故不得不仰給於塞外、其交易之地點、則於國境上行之、太祖既歿、成祖永樂繼統、所有習慣與政策、俱以前代爲基礎、於是再開馬匹之交易、但有爲吾人所當注意者、當太祖時、因需要馬匹之多、曾有派遣高家奴爲

專使至高麗徵馬之舉、其後四五年、東蒙古兀良哈之朝貢、即以進獻馬匹爲理由、外人進馬於中國之制、殆昉於斯時也、

永樂帝立馬市、觀右所載、在明太祖時、需要馬匹、恒向外人購取、然至成祖永樂三年、遂創建遼東之馬市、考之記錄、當時馬市之場所、大約在開原者二處、在廣寧者一處、又永樂九年、於今之熱河地方、曾有開平馬市之設、但此似係臨時性質、不久即行廢置、彼馬市因有收買馬匹之必要而設、此在成祖之時、與前代固無甚相差、但何以爲時未久、其需要之額、竟大增於前、其事實上果增加若何之需要否耶、此其中、伏有深意、不可不知也、孔方炤之全邊記略載宣德帝之言有曰、宣德六年十一月、總兵官巫凱因福餘衛達官不將廣寧馬市之馬牛數上報、乃言之於朝廷、朝廷乃曰、馬市者、非朝廷須購買馬牛而設、祇因外國之人既有賴於四方服物、若絕其貿易、必啟怨望、我皇祖（成祖）爲示懷遠之仁、故許其互市也、

觀右列宣德帝之言、似仍不外以傲慢之態度、保持其傳統的體面論而已、

馬市之安全策、雖然宣德帝之言、固未嘗無一種理由存於其間也、蓋永樂之推倒建文而即帝位也、當時其所借兀良哈之兵力頗多、倘要求不遂、頓現不遜之態度者、又爲不可掩之事實、依明人之傳述、有謂永樂帝對於兀良哈曾割與西刺木倫河以南大寧之封地、以爲酬償者、此事雖

全出武斷、要之永樂以後、明廷對此種種、特別加以優禮者、則可斷言也。又永樂帝爲和緩兀良哈感情、先於其必由路經廣寧開原等處、設立互市場、於遼東方面、則設三個之馬市、此皆永樂即位三年內之事、則其急遽之情形可以知矣。蓋馬市之數愈多、外人利益愈衆、假令削減開市之數、或縮短其日期、外人方面、即應蒙其損害、明人深知之、故欲藉此以爲操縱之地耳。又此馬市、與在海岸所設之市舶、性質大致相同、即與清代開國時庫倫兀爾佳買賣城等之意味、亦頗近似也。

馬市與茶馬市 馬市固創於永樂帝、然其計畫實遠昉前代陝西甘肅四川境上之茶馬市、茶者、固土耳其斯旦人及西藏人之必需品、唐貞元年間、回紇人常驅馬而來、買茶而去、此爲外國購華茶之始、此馬端臨之說也。至於南北兩宋、乃立西北邊境之貿易場、收取茶稅焉。宋之制度、種茶山場、設有定所、其所產茶、除由政府收買及地方之受限制者外、俱准民間自由買賣、其最嚴苛者、凡在陝西與四川之茶園、其茶之株數、均須冊報官署、每十株中、以一株之所產納之官府、倘係無主茶園、則命兵士採摘、收儲官庫、對於民間種茶、更有一定之法令、茲將明太祖關於茶市訓諭一則錄右、

古帝王之馭世、必嚴中外之辨、蓋羗戎之俗、貪得無厭、苟不加以限制、則恣意侵侮、釀成邊患、朶甘烏思藏（西藏）長河西之諸番、自以馬入中國、易茶而去、所謂有無懋遷者也、近者私茶出境、

以馬互市者少，於是番馬日貴，華茶日賤，致使番人玩侮生心，咨爾右軍，即傳撤秦隴蜀三府之長史，其巡禁私茶，不許出境。

觀右文，則知明之太祖對於禁止私茶，固十分注意，故飭地方官警戒也。其所謂番人，即今回部西藏等地，其對於茶之供給法，均須由政府一手掌之，以我潤澤之茶，易彼優良之馬，一面充實軍馬，一面制止侵陵安邊之策，莫有善於此者。然此政策，仍係襲前代之遺策，吾人以爲假令兀良哈人與女真人亦與彼西番人等之一同嗜茶，永樂帝必將茶馬市之制度，施行與遼東也，可以推定。故茶馬市者，實中國近代避免與西北諸國衝突最優良之政策也。此政策倘繼續施行，則塞外民族間對於茶之嗜好，必日益增加，而仰望中國如生命之源泉焉。由今而言，西藏之早被清所合併，蒙古人對於中國減損其侵略之程度者，於茶之嗜好上，固有重大關係，不容疑議者也。

官市私市及互市稅之公布，口朝貢一名詞下所行之貿易，固有官私兩種區別，而在馬市，亦有官私之分。皇明實錄宣德九年條下有曰：

行在兵部奏，朝廷於廣寧開原等處立馬市，置官以主其事，以便與外夷交易，無敢侵擾。凡馬之到市者，官爲收買之，其餘聽其售於諸人，近聞小人或備酒食衣服等中途邀截，或譸張誘脅之，大足以沮遠人向化之心，請揭榜禁止，以便遵從。

由是言之、外人之輸入貨物於中國者、其大宗之收買、須先儘馬市之專管官、及中央之特派官、有餘、方任一般人民之購買、固爲一定之程序、弇州史料內載有總督王崇古報告大同馬市之成績一則、觀此則於當時官市私市之區別、益能一目了然、東夷考略者、明末之書也、其中亦載有撫順馬市之筆記一則、略謂開市之際、外人入場、就撫夷廳列坐以待、須臾馬市官出場、逐一檢驗、外人之貨物、然後評定其價值、其形式雖有繁簡、大致與中央國都所行之朝貢及會同館之私市不甚相遠、又明廷當時並定有官私貿易之一定價格、及互市之稅率、公布於衆焉、

在馬市上買賣之貨物、馬市上買賣之貨物、大致有二種區別、第一爲工藝品、如緞子絹等一般被服材料及襖子等之衣類、農具之鏵、炊具之鍋、此種物類、不問品質之精麤、大抵皆由南人（中國人）所供給、第二爲天產物、如馬牛羊驢等牧畜所獲之畜類、貂皮豹皮鹿皮水獺皮等之野獸毛皮、木耳蘑菇人參等山林採集之藥材及食料、皆爲北人所供給、一方供給以豐富之工藝品、一方供給以潤澤之天產品、有無相通、而後和親之形式、乃得維持於不敝、吾人之所不解者、在遠古之時、女真人未嘗無多少工藝品之製作、何以至於明代、反一切仰給於人、因歎女真人之智能、蓋至後代而有退步之形勢焉、又互市場之稅款、則由馬市官徵之於南北兩方、其目的在充撫賞之用、撫賞者、因女真人之朝貢、往來遼東之際、及開設馬市之時、置備酒食及他品、以爲慰勞之需、

也、由今言之即接待費、又如小費、遼志上載有嘉靖年間規定之率如下、

海西(女真)朝京(撫賞)

都督(每名) 牛一隻 大菓桌一張

都指揮(每名) 羊一隻 大菓桌一張

海西(女真)買賣(供給)

都督(每名) 羊一隻 桌面三張(每日)酒三壺

都指揮(每名) 羊一隻 桌面一張(每日)酒一壺

部落(每四名) 猪肉一斤 酒一壺

三衛(兀良哈) 買賣達子

大頭兒(每名) 襪子一雙 鍋一口 靴襪一雙 青紅布三疋 米三斗 大菓桌半張

達子(每名) 布一疋 米一斗 兀堵蘇一雙 鍋一口(每四名) 菓桌一張

此外凡有傳報夷情之女真人到者、則又有白中布二疋、桌面二張、酒二壺之規定、以上諸種費用、皆由稅收內開支也



文

沈瑞麟



苑

文錄

東園記

溥

儒

昭陵之東。岡原起伏。至陵乃止。依陵爲園。背城面陵。處士李君居之。初。藩之當道者。鬻其近陵之田。人以無肥沃之利。貨而不售。君獨售而居焉。決疏水土。剷刈茂草。旣崇而卑。旣谷而盈。地凡七畝。有堂有亭。有軒有樓。堂曰瞻雲。曰來隱。亭曰駐鶴。軒曰也足。樓曰竹清。水田數畝。在其南。昭陵在其西。且北。是故以東名其園。君世居金州。飛遞不仕。方天下之亂。力田而食。守先人之邱墓。登瀋陽北原。而望昭陵。顧瞻流涕。若有屈原忠臣伯奇孤子之所悲者。然明以保身。智以順時。渾然而不違。浩然而有容。故凡藩之人。莫君知也。昔文皇帝以瀋陽定天下。及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守瀋陽。尺寸之地。而君獨爭數畝之田。考槃乎昭陵之側。是天子之所不能守。而布衣守之。將相之所不能行。而布衣行之矣。可不謂難乎。若其池臺之觀。竹樹之美。則東園之餘。非李君之所尙也。而豈作記之意哉。

金母唐太君節孝錄序

孫

雄

太君江蘇無錫人。姓唐氏。名琬。爲桐卿先生諱錫晉之女。桐卿先生以盡瘁義賑名海內。任賑務者三十有七年。被澤之地。凡爲行省者八。爲府州縣五十有一。夫人樂安太君。以巾幗具痼瘵之志。相

夫教子濟衆載福。古之賢媛。莫能過焉。生有賢子二。長曰宗愈。字慕潮。次曰宗郭。字慕汾。並有聲於時。有賢女八。太君其次也。四女曰瓊。八女曰珉。均以孝行旌揚。余別有傳。太君幼聰慧。讀書過目成誦。性純孝。隨侍桐卿先生安東教諭任所。服勞奉養。曲體親心。癸巳歲七月。父病篤。焚香禱天。剖股肉和藥以進。翌日疾瘳。乙巳歲某月。母病咳。侍奉湯藥。衣不解帶者數月。庚子丙午。陝湘迭遭水旱。鉅災。質簪珥以助賑。年二十五。適江蘇補用同知山陰金君秉台。時金君方任安東縣署幕職。黽勉同心。規過輔德。時以尙節儉。屏嗜好。箴鷄鳴戒旦。戚黨賢之。結褵三載。遽喪所天。哀痛絕粒。誓以身殉。經桐卿先生樂安太君委曲曉譬。始以立嗣撫孤爲重。守節逾二十年。四十七歲而卒。慕潮昆季。臚列事實。上內務部。呈請元首徐公世昌。特給挽額暨褒額褒詞。並准予旌表如儀。事在民國十年十一月。冬春之交。慕潮旣爲營葬建祠。并爲啟徵文。得傳贊若干首。裒爲一集。名曰節孝錄。將刊布行世。會病卒不起。慕汾哀其姊堅苦卓絕之行。又痛其兄未竟之志。校付手民。徵序於余。余嘗讀周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序卦傳釋之曰。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下經兌卦與渙節中孚三卦相連。兌爲少女。兌者說也。歸妹之彖辭曰。說以動所歸妹也。兌而繼以渙。渙而繼以節。謂夫婦不能無離散之時。貴以苦節維繫之。苦節旣久。自成甘節矣。序卦傳曰。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巽室同穴。信如皦日。風詩之旨。與易相通。是故夫婦之道。必以生死不渝爲歸禮。

云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即生死不渝之義。生死不渝。久之至也。即孚之至也。中庸云。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即易所謂中孚以利貞。迺應乎天也。程伊川易傳云。天地之道。孚貞而已。信哉斯言。豈惟夫婦。凡關於倫紀之事。未有不以持久孚貞爲貴者也。近者政府南遷。傳聞重訂褒揚條例。將貞女烈婦節婦各項變更。或刪除之。其意固欲解束縛而杜矯激。然因噎廢食。遂致焚衆聽而斃彝。倫其流弊。有不忍言者。即如賑災一事。時流亦以非根本之治。少之忍使陝豫諸省數百萬顛連無告之窮民。轉於溝壑。坐視而不之救。假令桐卿先生今日猶存。其感愴又當如何耶。如太君之賢明純孝。苦節仁心。求之近世閨媛。實難其選。而慕潮昆季。誼篤友于。旣營葬吳縣之橫塘。立坊以表懿範。更建祠無錫。祀桐卿先生專祠之左。春秋報享。以妥靈爽。其風義亦有足多者。余故樂得而序之。且使有心維持世教之當軸。得吾說而存之。或可使周孔之教。勿淪榛莽乎。然世局之幻。愈出愈奇。蓋有非迂儒所能逆覩者矣。庚午季夏之月。常熟孫雄師鄭氏序。

常熟王孝子子貞李義婢三妹合傳

前 人

王孝子子貞。以字行。常熟人。居城中草蕩街。家貧。傭書以養其父母。自食粗糲。而奉親以精饜。先意承志。二十餘年如一日。父母死。葬北門外李家山。離孝子所居十餘里。孝子每日清晨。必往省墓。至墓前。輒掩袂而泣。泣逾一小時。再拜而別。風雨寒暑。無間。路人咸笑爲癡。孝子不顧也。三妹亦常熟

人不知其姓。鄉人以癡三妹呼之。清水塘橋李氏婢也。李氏中落。所居易主。主婢同棲牛棚中。三妹日行乞以活其主。知其事者。咸樂施之。三妹先其主死。病亟時。猶向乞友名耿耿者。諄諄以女主見託。耿耿亦諾之。拳拳弗替。吾邑詩人楊君旻恙。各爲一詩以傳之。其詠孝子也有云。道路相看頻掩口。終身孺慕是癡人。其詠義婢也有云。牛衣數主德。眞性未嘗壅。張羅翟公門。負義斯作俑。三復名篇。寄慨深矣。余因二人之行事。足以媿士夫。勵末俗。尤爲桑梓之光。而如王孝子之省慕飲泣。寒暑罔間。尤足使羈孤漂泊之餘。生十餘年。未脩墓祭者。媿汗雨下。自歎世間何貴。有此人子也。爰詮次而爲之傳。

論曰。古來愚忠愚孝。大率近於癡騷者之所爲。然維持人紀。端賴斯人。今之人。惟聰明過甚。權利義務。辨析精嚴。而人道。或幾乎息矣。昔鄭人飲狂泉。遂以不狂爲狂。今之目王孝子。李義婢爲癡人。從而椰揄訕笑之者。其視飲狂泉之鄭人。何以異哉。

于烈婦潔脩女士徵題事略書後

前 人

烈婦姓劉氏。名淑齋。字潔脩。天津大城人。年二十九。適于開來。爲繼室。開來爲前黑龍江省長振甫先生長子。體素羸弱。結褵一載。驟中寒疾。氏躬治湯藥。侍疾維謹。開來病歿。哀痛不食者累日。然定省舅姑。則斂其戚容。未改常度。先是開來治墾殖。爲村農購槍自衛。售者欺之。遂成私累。彌留時。謂

氏曰。爲我求丁丈聘三。必能了此。勿貽老父憂。使我地下不安也。聘三爲氏中表長親。氏於治殯後。親往涕泣懇請。規畫旬日。夙累一清。且以餘金緘付前室子女爲遺念。旋於己巳十一月三十日中夜。仰藥以殉。開來未死前數小時。草遺書三通。一上舅姑。一授子女。一則啟謝丁君。書中或稱名或稱字。秩然有序。其神明湛然。臨命不亂如此。錢塘鍾慈庵同年廣生爲撰事畧。龍江省府主席萬公福麟。偕友七十餘人。聯名撰徵詩文啟。冀海內士大夫闡揚節烈。砥澆俗而發幽光。同時有韓旅長光第。字斗瞻。吉林雙城人。於己巳冬十月駐札蘭諾爾。以孤軍千人。與暴俄赤軍數萬奮戰。負傷益進。視死如歸。所部無一生降者。其愛國之誠。赴義之勇。天下高之。萬公徵詩文啟。以韓將軍與于烈婦相提並論。且於近世擊軍權者。習以叛易爲常。張女權者。反以貞一爲辱。深致憤慨。萬公洵有心人哉。吾嘗讀大易文言傳云。地道妻道。臣道皆無成。而代有終。可見國家之廢興。有一定不易之理。婦人必守從一之義。而後家道可昌。人臣必奉在三之節。而後國基可鞏。古今中外。治有萬端。而理無二致。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六經所載。如衛共姜。紀叔姬。均爲刪詩。修史之聖人所褒許。方望溪先生謂君臣夫婦之義。至孔子而論定。至宋儒而後大明。程子論娶失節之婦。以爲己亦失節。而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言。雖村姬市嫗。皆耳熟能詳。奉以爲天經地義。自有宋以迄有清。千年之間。貞孝節烈。史不絕書。十室之邑。必有旌揚貞節之絛。楔表宅里。以式人倫。風俗醇厚。人知廉恥。以自媒。

苟。合。爲。羞。教。化。之。隆。非。倖。致。也。蓋。國。者。家。之。積。也。苟。能。家。知。所。尊。人。知。所。親。則。亂。臣。賊。子。不。容。於。世。天。下。安。有。不。治。者。乎。易。稱。父。父。子。子。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此。之。謂。也。慈。庵。論。贊。有。云。當。吾。世。閱。三。十。年。而。一。變。又。二。十。年。至。於。今。人。紀。道。喪。所。重。者。已。在。彼。不。在。此。其。言。至。爲。悲。切。吾。謂。世。運。縱。極。泯。棼。然。日。月。既。出。燭。火。自。熄。剝。極。而。復。易。理。昭。然。他。日。盪。穢。滌。瑕。化。行。俗。美。仍。當。以。孔。經。及。宋。儒。之。言。爲。根。據。圖。治。之。本。仍。在。此。不。在。彼。也。如。于。烈。婦。之。死。志。早。決。清。明。在。躬。洵。有。足。以。矜。式。末。俗。者。余。既。徇。慈。庵。之。請。爲。作。五。古。一。首。更。以。未。盡。之。意。著。於。此。篇。以。答。慈。庵。且。以。爲。振。甫。先。生。慰。焉。共。和。紀。元。十。有。九。載。歲。在。庚。午。仲。夏。之。月。常。熟。孫。雄。師。鄭。謹。跋。

覆黃黎雍書

陳 詩

黎。雍。學。兄。足。下。道。阻。且。長。忽。披。手。翰。幽。風。麥。秀。胥。見。詠。歌。儼。卿。月。之。照。臨。引。醴。觴。而。霑。醉。捧。書。三。復。悠。悠。我。思。是。誠。三。河。年。少。慘。綠。風。流。萬。里。城。邊。汗。青。情。話。者。矣。僕。作。賦。哀。時。愁。同。庾。信。通。天。奏。表。喜。遇。初。明。願。效。班。荆。不。辭。覲。縷。足。下。處。遼。金。元。之。輿。區。遂李鐵石續。戴。李。鐵。石。君。閩。之。盛。軌。開。徑。獨。行。然。膏。暝。寫。雲。龍。角。逐。則。抗。聲。而。歌。蕉。鹿。迷。離。則。褰。裳。而。避。窮。約。樂。道。澹。泊。明。志。前。徽。未。遠。今。亦。宜。然。夫。詩。者。持。人。性。情。達。乎。風。雅。六。義。研。幾。初。非。一。致。萬。殊。共。貫。厥。本。一。誠。宮。徵。克。諧。雅。鄭。斯。判。千。里。一。士。芳。草。悅。魂。平。生。幾。展。野。鹿。成。性。奮。心。孤。往。志。傲。王。侯。無。絃。獨。彈。誠。貫。金。石。然。必。言。中。有。物。舉。其。大。而。遺。其。細。

道外無我握其要而造乎微。太上有言斯爲不朽。足下博覽亮有得焉。若夫賡詠門靡標矜別體。舍已耘人多勞鮮獲。古人獨標一幟便足成家。精思一聯亦堪名世。辭惟佳耳語豈在多。傳不云乎。勤則弗匱不必分唐界。宋涇濁而渭清不必祖杜禰蘇。類刻舟之求劍。精金百鍊鑿沙石而殫鑪。崇臺九成起培塿而蠱雲漢。若農夫力穡燕則治焉。若良工琢玉久彌新也。柔史剛經怡情學海。枕流漱石把臂先民。風雨鷄鳴春秋麟悼酣歌送日。僕本江淹恨人同道。爲朋君是本初健者。江南春暖雜花鶯飛塞北天遙。附書鶴使即頌吟祺。陳詩頓首。丙寅三月二十四日。

寄黃黎雍札

張 謇

黎雍詞兄足下。遠獲書疏有如晤語。美茲來秀能爲雅音。展小集之江湖繪新圖之主客。亂山粉堞流水雕鞍。南畝盈車東鄰有女。松排徑絕水載愁深。是如春之在華不同。凡艷又若水之過峽奚比。恒流冶金剔沙披榛采蕙。雖云學製可與言詩。已倘有新編更期續寄。專此裁答敬問起居。附贈小詩藉表心許。乙丑七月二十九日。

爲新城王先生八秩稱壽啟

鍾 廣 生

新城王晉卿先生博通六藝著作等身。北方學者未之或先。東觀鴻儒衷然稱首。南皮張秀水陶被以國士之目。濂亭張攀父吳咸在師友之間。早登甲第作令仙鄉。漢文翁學道無慚。左太冲蜀都能

賦。初。游。巴。峽。遂。詠。秦。州。鋒。迴。狄。道。之。車。選。譜。伊。涼。之。曲。乃。復。按。行。西。域。布。政。北。庭。旁。按。地。志。踰。疏。勒。而。度。安。集。延。備。識。山。經。躡。葱。嶺。而。界。帕。米。爾。考。折。羅。漫。之。幹。脉。補。畏。兀。兒。之。圖。經。筆。燦。薇。垣。之。花。檄。布。徇。蠶。之。草。旬。宣。雅。望。鉛。鑿。高。文。斯。誠。通。天。地。人。之。謂。儒。立。功。德。言。皆。不。朽。者。矣。自。經。國。變。寓。公。舊。都。蘭。陵。致。仕。孫。卿。子。遂。爲。老。師。河。汾。退。居。王。仲。淹。群。推。博。士。然。而。仲。長。樂。志。空。寓。文。辭。康。成。註。經。安。避。寇。亂。雖。史。局。隨。身。餽。廩。粟。之。猶。繼。而。玄。亭。問。字。念。車。轍。已。無。多。乘。桴。有。浮。海。之。行。側。帽。正。渡。遼。之。候。戊。辰。秋。月。先。生。東。來。應。遼。寧。司。令。長。官。之。聘。掌。教。萃。升。書。院。公。孫。虛。館。而。請。業。馬。融。設。帳。以。譚。經。管。幼。安。應。次。龍。頭。丁。孝。公。獨。參。虎。觀。綜。經。師。人。師。之。譽。兼。齒。尊。德。尊。之。長。魯。殿。蔚。其。霧。光。楚。國。推。爲。祭。酒。老。成。共。式。髦。士。攸。宜。今。際。庚。午。冬。十。一。月。二。十。五。日。爲。先。生。八。十。孤。旦。距。同。治。庚。午。先。生。以。優。行。入。貢。成。均。時。已。甲。子。一。周。矣。陸。機。入。洛。剛。踰。射。策。之。年。夏。侯。拜。經。又。值。上。章。之。歲。比。楊。震。稱。關。西。夫。子。繼。韓。愈。爲。國。子。先。生。論。清。德。則。操。履。相。同。計。家。食。則。行。囊。屢。空。是。以。匡。衡。壁。上。捫。燭。無。光。范。丹。釜。中。生。魚。有。跡。蓋。經。生。自。古。多。壽。而。君。子。不。辭。固。窮。然。如。先。生。者。臯。比。坐。擁。祗。殷。謀。道。之。心。而。爲。弟。子。者。結。駟。前。行。宜。得。益。彰。之。勢。廣。生。程。門。忝。列。隗。市。先。驅。敢。援。鄉。飲。之。文。願。作。監。河。之。請。竊。冀。旌。幢。貴。客。表。領。薦。紳。或。鑄。范。子。而。釀。金。或。禮。申。公。而。加。璧。仕。隆。公。養。寵。逮。耆。儒。庶。幾。道。尊。經。席。應。不。讓。於。戴。侍。中。儻。能。暖。吹。寒。氈。是。所。望。於。蘇。司。業。

詩錄

濱江公園四月

馮文洵聞田

雨打空齋客夢醒。起看新綠孕池亭。梨花舞似風中絮。榆莢多于水上萍。短髮又經邊雪白。雙眉常鎖故山青。羈人未共春歸去。鶯歇聲聲不忍聽。

江干哈爾濱

前人

飄飄衣袖曉風斜。信步園林又水涯。客艇過江多似鯽。人家隔岸小於蝸。遠村路曲翁挑菜。深巷天晴客買花。何用別尋方外境。此心久已厭鶯譁。

倉西公園龍江

前人

節近端陽雨乍過。凌晨天氣似清和。煙開野寺尋碑路。風度江樓放櫂歌。耽寂不妨花事晚。添幽漸喜樹陰多。淒涼怕聽東鄰笛。一往深情喚奈何。

伯聰召飲疊沙字韵賦呈

前人

一庭春雨淨塵沙。入席慚將上座加。別後交情濃似酒。老來宦味薄於紗。青鞋布襪心常適。碧砌朱軒計總差。思舊曷勝長太息。人生何事不曇花。

伯聰僑居亡友王君故宅

往事唏噓。蛾射沙。無辭何患。罪相加。伯聰前數年因事被羈終大白題碑幼婦驚黃絹。施帳門生擁絳紗。著作名期千載共。升沈數不一毫差。伯聰為人推算八字往往有奇驗語君莫作萍飄感。我輩前身是柳花。

孤遊

前人

日日孤遊步當車。邊城五月始看花。江天霧重茶煙溼。村市風來酒旆斜。碧草平原晨牧馬。白楊古寺晚啼鴉。京華西望休惆悵。著得吟身便是家。

哭胡玉孫師

前人

曾奉瓊卮晉壽筵。何期一別隔人天。門生私謚追純節。海內宗師失孝先。坐我春風思絳帳。傳家舊物祇青氈。瓣香空向南豐祝。西望津雲涕泣然。

雲孫寄詩見慰步韵奉答

前人

野哭聲中度歲華。又驅羸馬踏邊沙。半生漂泊慚風絮。後願蒼涼悼鏡花。往事難將百身贖。無情最是二毛加。升沈不向君平問。願借天池八月槎。

倉西公園同止安鳳梧贊夔觀程公碑

庚子俄兵薄卜垣將軍壽公殉難副都統程公德全單騎見敵俄疑城中有伏欲轟城程以身禦敵獲免

剔蘚同觀峴首碑。墨痕淚點共淋漓。將軍祠宇輝前烈。壽公祠將落成故吏詩文慰去思。碑文為宋都督鐵梅撰陰題詞甚多皆程公舊屬

涼露沁脾花氣襲。朝曦曝背樹陰移。勸君須盡杯中酒。正安携酒橋至權作岐亭贈柳枝。贊夔將旋里

夏雨六月

前人

涼颼暝色薄荒齋。銅漏時方報曉。簷際雲垂如墨。潑階前雨滴。漸珠排當車。且蠟將穿屐。備爨先移未溼柴。一枕瞢騰北窗下。祇憐夢不到無懷。

連日霪雨屋中滲漏幾遍賦以遣興

前人

階前室內互丁冬。點點渾疑玉漏重。危及燕巢泥共落。智輸蟻穴戶先封。舉頭祇恐天將墜。抱膝真無地可容。幾輩綢繆防未雨。一年一度易茅龍。不讀東坡喜雨亭。惟吾陋室亦堪銘。承塵半落風颺瓦。瀑布橫飛屋建瓴。滴入鄉愁仍斷續。催成詩句也零星。恨天未被神媧補。祇盼仙官遣六丁。

喜晴

前人

久雨逢晴喜欲呼。蔚藍天色片雲無。亭臺淨麗疑妝罷。花木翹舒若病蘇。步緩時防雙屐折。腰頑賴有一藜扶。莫云遍地皆荆棘。不辱泥塗即坦途。

雨後登江樓

前人

蕭寺鐘聲帶溼聽。雲開沙鳥起前汀。諾尼江遠孤帆白。拜苦城低萬瓦青。眇眇一身真海粟。悠悠千載慨風萍。天公恐敗吟詩興。不遣紅塵入此亭。
江樓僅一亭在公園西
南海粟亭在西門外

東園

前人

漫云佳興與人同。人向倉西我望東。近晚樹添無盡碧。未秋花著可憐紅。鞦韆逐落荒城日。罽栗吹寒絕徼風。誰是五陵裘馬客。雪泥留待證飛鴻。
東園在中校旁時同學陸康衢為中校教員屢訪未遇

數日杜門不出園中已早蕭瑟之象

前人

病中辜負好花時。蹉躕閒行短策支。豈為園亭珍小別。怕同蒲柳惜先衰。頽垣斷碣羈臣墓。
清故主事王輔臣墓
在花團旁。苦雨淒風烈士祠。忠烈祠在園內眼看羣芳即搖落。轉因秋早怨春遲。

社日風雪大作
八月十日

前人

八月胡天雪亂飛。西風獵獵益寒威。江橋水落魚猶貴。沙草霜枯馬不肥。絕塞壺漿喧社鼓。故鄉刀尺促征衣。傷心最是陽關柳。別後行人尙未歸。

秋日游北陵呈靜菴社長暨同游諸君子

劉德成

同游小憩釣魚庵。試彳新詞鬪韻酣。瘦損沈郎先得句。豆花秋雨憶江南。
沈夢九君即席填憶江南詞
西風黃葉兩于于。木屐人爭拍手呼。諸夏盡多名利客。忍教風雅說東胡。
斯日游陵者以日人為最多
處士東園結伴尋。冷紅幾點寫秋深。西風苦雨昭陵路。百劫河山感不禁。
劫後餘生眼界殊。斜陽楓冷白頭烏。畏廬老去師曾死。誰繪殘山賸水圖。

夜夢重遊都門醒而紀之以詩

前人

小樓寂寞月黃昏。葉落蕭蕭入斷魂。脫手深杯聊假寐。已溫舊夢入都門。都門昔集羣賢地。墨客騷人競才智。驅車每窮阮籍途。傾蓋幾灑唐衢淚。讜言最愛蔡君謨。欲雕檇櫟成奇器。猶愧挈榼從伯倫。典衣沽酒千日醉。醒來顧曲喜欲顛。一曲天上非人間。興闌歸憩景山下。綠槐深處聽啼鶯。鶯聲吟社多名士。支離攬背亦自喜。賭韻論文樂雍雍。人生難得是知己。千里鄉關任去留。偶別京華轉欲愁。飛絮因風容藹藹。援琴入海思悠悠。未能狡兔營三窟。猶憶詩人共一樓。余著詩人共一樓小說漂泊何如歸去好。巍然深秀古辰州。辰州欲草閒居賦。場圃逍遙有餘慕。陳力就列寧無期。太息安仁猶自誤。今夕何夕風吹衣。執袪如共化人駐。以神爲馬尻爲輪。依稀重涉京華路。迺遯葉叟與吳翁。笑向詩城爭割據。行行望見西山巔。鳥啼花發昆明渡。裙屐翩翩湖畔遊。酒家恍記籠詩處。更擬石舫數魚鱗。何處鐘聲驚夢去。

寄懷羅叔言先生

金毓黻

管邴千年阜帽風。諸賢蹤跡古今同。扁舟海上來昭諫。團扇遼東畫放翁。華表偶然留野鶴。罽羅何處弋冥鴻。席間片刻商量地。又付湖山一望中。

楊君橐吾囑題繪石譜

穆元植

橐公愛石同米癩。爲石寫照結墨緣。圖成五百狀萬千。詭詭突兀呈媠妍。如獅如象如飛僊。若蹲若搏若銘鏤。可携懷袖陳座筵。藝以名香侑清泉。五嶽巖巖積一拳。滄海泱泱忿可填。與玉比潔金比堅。吁嗟此意誰能詮。

題吳資生邊遊草

前人

于役身勞心自閒。五千里路一開顏。穹邊風雪關山月。飽貯奚囊得意還。

擬陸劍南田家秋日爲余養疴荒江作也

孫鳳書

墻隙秋花開上堂。野人竟日看紅妝。小孫搔癢向爺背。老叟垂涎破酒缸。蕎麥東阡今歲好。勁風何事北窗涼。有時笑指前軒道。好種春葱趁早霜。

甕覆茅檐草覆霜。小園茄辣雜青黃。瓦盆餉飯經三世。布被溫兒祇一牀。尙有困糧供賦稅。不妨織索盡榮光。野人畢竟無拘束。雞號籬巔犬吠堂。

傳家盈篋復盈筐。府庫鴨青鷄赭黃。祇道田禾分五種。未識城闕在何方。休嗟揮盡胸前汗。竟得剗除眼底瘡。時節太平人盡樂。結髻垂額人時妝。

篝婁滿載陌復阡。祭穀家家正豆籩。倉鼠避人尋寶去。跛驢疑虎向林顛。雞鳴無主自呼應。溝壑有時忽潺湲。完賦縣門歸去日。勿忘裹肉盡餘錢。

計從數世味三公。歸隱淮南有桂叢。墻下諸郎齊剝棗。江山七月見幽風。未芟數畝新生草。已洗連朝舊酒盅。今古興亡都未管。桔槔秋老落梧桐。

凡鳥

前人

凡鳥由來是鳳凰。希聲玉翮久蒼茫。徒鳴岐下姬周業。祇和虞庭韶樂章。天下幾多文治日。古今曾未羽毛長。不如雌雉呼梁稻。飾藻啣梅備廟堂。

重九登高

前人

寒蛩終古咽幽花。佳節登臨弔水涯。天地商聲接紫塞。園陵白露冷王瓜。滿城風雨催潘令。一幅龍山憶孟嘉。湖海青燈頻極目。茱萸不插鬢將華。

梅花嶺弔史閣部

前人

望楚門高目已曠。孤臣老淚洒城闌。秋花艷色近於義。春草芳心渾欲仁。東市衣冠成正寢。南梅消息必爲神。不堪寶劍淮揚遠。天地清商截此身。

東北學社諸君子重陽過訪留飲賦呈即希郢和

李西

年年一度黃花日。陵下蓬門墨客來。莫道盤餐無市味。相逢把酒已顏開。

重陽前日哭貴和墳燻

前人

昔年談笑無虛日。今向靈前淚幾行。泉路茫茫秋夜雨。傷心明日是重陽。

題千華覓句圖

孫 雄師鄭

莫歎千山絕鳥飛。含髭撚斷欲忘機。驚人詩句由神悟。打劫棋枰未解圍。著屐謝公甘足繭。棲巖巢父薄牙緋。夕陽鴉背松門塔。採藥歸來靜掩扉。

黎雍屬題千華覓句圖二首

徐 行 恭曙岑

人外嵯峨削玉成。出門時見亂雲橫。花殘風定偶然至。石泐泉飛如有營。潭影龍光宜冉冉。松枝鶴步故盈盈。微生儘得消磨法。舉目誰憐蹀躞情。
跼躄窮檐懼陸沉。久知身世誤侵尋。爛柯一切成終古。插頂千華拓片陰。遂以詠歌攬寤寐。未妨心跡宅山林。恨無俊語堪題記。雨洗孤桐刻燭深。

題松客千華覓句圖

呂 美 蓀仲素

千華之山千華之山。山撐黛色能參天。問山千古亘何年。不見於史惟人傳。我試閉目想像間。其奇或若廬峰之九蓮。又若華不注銜青齊煙。挂晶瓔珞竅激泉。泉鳴有聲聲潺湲。繫誰覓句賡鏗然。松客之詩方成篇。惟君綺歲聲已賢。世美記室真翩翩。手草露布能蕭閒。奚囊自背千華巔。拈韻日鬪千華妍。君詩美若春雲嬌。半縈巒岫輕回旋。爲姿增態態萬千。千華羞失螺黛鮮。于昔我著遼東鞭。

過君鄉井難流連。征塵苦慳山水緣。廿載感我垂華顛。今爲憶圖情遙鶩。昨夕與君歌和疑作千華仙。夢騎白鶴來蹠蹠。

題黃君黎雍千華覓句圖

陳紫 瀾樵岑

布衣遼左苦吟身。晝媛梁溪與寫真。怪石峰前老松客。君號松客千華影裏子詩人。不歸我被山靈笑。小住茲爲佛地因。欲約雙囊隨蹇衛。逕摩行墨映嶙峋。

黎雍屬題千華覓句圖率成二絕

祝諫果忱

蓮華千朵與天齊。絕磴躋攀松子梯。詩境也憑人境造。佇將妙筆寫梁谿。八步緊與五佛頂。險怪雄深匪所思。雁蕩天臺觀止矣。蜿蜒更有不咸支。

千華覓句圖

梁溪楊令菲寫

黎雍索題爲綴四絕

張之漢仙舫

山僧約我共雲棲。百里千華路尙迷。輸爾龍泉參靜籟。客燈佛閣萬松西。

龍泉主僧約遊山下榻迄今十年未往西閣客燈十六景之一

謾謾松風妙入琴。日長山靜耐行吟。香巖沿路飛黃雪。脚底松花一寸深。

香巖寺虬柯漫山谷初夏松花如雪寺僧蓄以爲糶糶石徑如澹金

異觀也

烟霞歛唾出凡塵。涪水靈源證宿因。高躡天風五佛頂。千峰仰首拜詩人。朗吟遼海峰千笏。秀出梁溪筆一枝。配與名山成鼎峙。臥遊圖畫紀遊詩。

黎雍屬題楊令弗女士爲作千華覓句圖奉塵七絕二首

穆元植允滋

卅年夢想千華徑。竹杖芒屨未一遊。却羨名姝工點筆。爲君圖畫豁吟眸。
天外雲巒泉上雨。飽收珠玉付奚囊。松花江畔長爲客。如此名山是故鄉。

黎雍徵題千華覓句圖賦此應之

馬超羣適齋

驅車未到千峰麓。靜晤長歌我愛吟。儼訪龍泉尋祖越。冷冷山水振清音。
天下無雙雙井黃。西江流派衍遼陽。畫中詩又詩中畫。料得支筇佛頂旁。
上溯瑤峰百卅年。一篇遊約至今傳。何時擺脫風塵裏。同謁山靈快著鞭。
梁溪女士鱣堂後。笑拂鵝溪寫勝遊。獨立蒼茫心萬古。側身天地此句留。

題松客千華覓句圖

鍾廣生慈齋

遼左山水天下奇。雲封霧隱無人知。千華駢頂攢如纈。游仙不到窮攀躋。君本遼東人。尋山興不辭。
溫湯混混出暘谷。龍泉灑灑飛瓊崖。撐空倒落太極石。推枰俯瞰仙人棋。香巖祖越梵寺古。十六勝
景皆恢台。君頗一一收眼底。如吞雲夢窺九嶷。生平慣著謝公屐。好山到處都留題。前瑤叟後松客。
三百年間共遊迹。後之視今。今視昔。青山相相待。何時况復高峰隔。南北披圖念我未歸人。悵望湖
濱三歎息。余嘗有湖濱補讀圖之製故鄉湖山欲歸不得今展是圖爲之慨然

題黎雍千華覓句圖

于 詹淵受

遼東山勢千華奇。生不得地疇知之。黃君蠟屐所到處。績圖索我題以詩。何時錯斷蓬萊股。青芙蓉。幻千華吐。已驚得句探驪龍。更訝忘機狎蛇虎。聞千山多盜五佛頂上松風寒。出世始知天宇寬。此山帝座通呼吸。此客峰巒生肺肝。千年王氣銷長白。葱葱鬱鬱空支脈。我今作客本還鄉。愧見山靈好顏色。

題黎雍千華覓句圖

沈 瑞 麟硯裔

腕底烟雲尺幅橫。好詩時有不平鳴。重巒疊巘仙人境。客以松留一集成。黎雍客吉林其地多松字曰松客並以名其集誰傳詩派到雞林。此是黃蕢吏隱心。爛漫千華春景富。幾時容我去登臨。

庚午首夏得黎雍自濱江寄書以近繪千華覓句圖屬題為賦兩絕句

路 朝 鑾金坡

瓔珞峰高夢裏尋。知君圖畫寄鄉心。待携謝眺驚人句。來寫松濤萬古音。
遼東避地已三年。側望巉巖意惘然。余戊辰秋度遼迄今三載千華咫尺屢欲往游未果思逐令威雲鶴去。一庵佳處送華顛。

黎雍屬題千華覓句圖

曹 熙 宇靖陶

獅子峯前望月芽。鸚哥石上踏松花。琴翁林畏廬先生既逝弘農繼。名筆終留子久家。

不咸山脈混同流。雲水蒼茫筆底收。他日遼陽尋蠟屐。涼臺棋石訪僊游。

松客屬題千華覓句圖

金 梁惠侯

白山黑水鍾靈秀。一脈千華獨見奇。最是萬峰松石古。青青常保歲寒姿。

題黎雍千華覓句圖

向 迪 琮仲堅

涉險尋幽入翠微。亂松如薺護苔衣。山深盡日無人迹。坐看流泉捲雪飛。
廿載羈栖負故山。頓令塵夢換朱顏。何時笠屐尋詩去。萬壑千巖與往還。

千華覓句圖爲松客題句

張 朝 墉半園

渾遼百里隔塵沙。初地琅玕靜不譁。六月涼風生殿角。千山空翠落簷牙。銅瓶紙帳尋詩逕。粥鼓鐘魚念佛家。我亦峨眉峰下客。歸帆何日上三巴。

黎雍屬題千華覓句圖

金 兆 豐雪孫

俗事能寇詩。此身將焉寄。薄言思孫綽。天台窮妍秘。仙乎蘇子瞻。鶴峰託雲際。自來持論者。詩與山表裏。千華境。夔絕。魄眼又頰耳。孤策憬幽尋。振衣廓胸次。欲抉無聲形。據此自爲世。飛玉鍊詩魂。貯藍養詩意。詭婉而絢化。空色悟真僞。遊神與炤耀。發句益奇恣。倏聞烟外鐘。轉入香巖寺。滄海歛几席。奕臺參妙諦。上登梯子松。五佛止餘四。鴻綱任可穿。鶴夢不能至。君真健游者。於此獨攘臂。高歌

萬物卑。美哉瓊嬛地。儻成一家言。了卻十年事。君詩有十年心事在千華句

題黎雍千華覓句圖

李宜 惆釋堪

夢想千華二十年。披圖坐對一欣然。世間多少佳山水。不遇詩人亦不傳。

題松客千華覓句圖

陳 思慈首

兩當山谷詩孫印。幾度蘭陵訪舊聞。遙指千山問歸路。直提祖印又逢君。
西江吸盡祖鐙明。金翅摩空海氣橫。手把芙蓉向天笑。仙人臺上御風行。
朝遊祖越暮龍泉。珠玉隨風落九天。消受青蓮花世界。一花一葉一金仙。
重重疊疊翠成堆。詩思如雲撥不開。江畔新逢楊妹子。戲拈眉黛寫將來。
遠山凝翠翠如眉。畫雜詩心詩更奇。最是鶴亭情意好。相思千里寄新詩。

松陽藝社作東坡先生生日

景 禔武平

文忠嶽嶽天人姿。昏朝不合生。皋夔命宮臨。蝸傾南箕忠愛不間險。與夷觥觥大節昭。無虧至今星日瞻。芒垂我昔從宦眉。江湄試院咫尺隣。蘇祠光緒壬辰侍先大夫眉州官廡。寓試院半載。蘇祠在其側。朝夕展拜。並下列各地。皆一時遊屐所常至者。懔然拜公心。含悲嚼梅漱雪哦。其詩遠景樓中剔蘇碑。小艇時棹浮墓頤。老人泉上恣游嬉。恭桑敬梓存遐思。瓣香早識師所師。徒羨張秦欣同時。陳李相追云匪遲。我生千載獨後之。望古涕泗紛漣而遭

命非偶同公奇。尙口亦坐烏臺羈。脫械幸荷皇天慈。歸耕自分守妻兒。海波騰沸惡風吹。束手愕視傾天維。公但荆舒厄豐熙。靖康顛播躬未罹。五國城頭冰澌澌。魂兮竭來應眷茲。吾儕數子誠孰奇。聯袂佯拜醜壽卮。蘇齋歲舉不告疲。覃溪先生於乾嘉中常舉斯會鄭靈近又踵所爲。孫師鄭吏部近年頗踵其事事非創作仍前規。各抒胸臆抽妍辭。公靈降止雲龍騎。溪毛敬薦珍瓊糜。真一之酒盈樽犧。丐公餘瀝留肝脾。免詣塵俗嗟難醫。小言嚅囁何忸怩。諸君筆健颺鋒馳。定使神錐驚神椎。冀公一笑舒雙眉。

紅梅花仿冬郎體

前 人

一枕羅浮夢醒遲。茜帷細細暗香吹。不隨壽主勻黃額。嬾共江娃鬪翠眉。索笑酒溫凝琥珀。侵寒澗漫暈臙脂。幾生豔福真修到。玉照堂中絳蠟垂。
赤。玫。條。脫。降。羊。家。爲。勝。神。仙。萼。綠。華。鶴。苑。但。栽。懷。夢。草。猩。屏。宜。著。折。枝。花。清。歌。記。拍。拈。紅。豆。疎。影。當。臙。護。絳。紗。幾。日。成。陰。還。結。子。樊。川。餘。恨。滯。天。涯。

書

評

金毓黻



評遼彭城郡王劉繼文墓誌銘

舒天民

頃閱燕京學報第七期載有遼彭城郡王劉繼文墓誌銘一文。沙門文秀作。讀未終篇。已覺其樹意凡庸。遺詞鄙倍。校閱既竟。證以跋語。果爲異國僧人操觚自烹。勇於述作者之所爲。其叙劉漢世系。國號名諱封爵。銘後有奉寬跋語。辯證綦詳。無復損益。獨於誌文義萎而句蕪。篇冗而字俗。叙事則斷續隱晦。幾令讀者曹於劉氏世代承接之迹。遼東封授之事焉。爰以暇日。疏晰全篇。貢其一得。敬質高明。

一曰立意之失。謹按行文樹意。未可苟同。見智見仁。是在作者。惟傳誌之文。貴乎徵實麗理。本篇作者。思欲振采揚芬。希聲嗣響。惜乎寡學儉腹。義法未嫻。拋瑾瑜而拾瑛珉。已失樸實之旨。攷郡王躬丁國難。以貴胄元勛。恥爲降虜。屏妻絕子。逃之異邦。跡其大節。雄圖或有倚牆崩角。痛哭遼庭。而爲乞師復國之請者。猛志未成。資歸泉壤。是可述也。迺於王之志事。僅著數言。似達闡幽。表微之義。實旣未徵。理於何麗。其失一也。

二曰謀篇之失。誌銘之文。必詳所出。此史法也。固當量度剪裁。無令支蔓。班書馬紀。具有前規。今全篇千四百九十餘字。叙王世次至五百五十餘字。封爵又二百有十餘字。叙王輔政施仁整軍經武。

所以屏藩王室嘉惠民生者數迺未足七十。復次則詠嘆王歿後事。喧賓奪主矣。縱侈叙封號。爲不可已。若縮世系篇幅。拓而實之。庶局陳稍歸嚴整耳。繁簡失宜。剪裁尠當。其失二也。

三日造句之失。屬詞比事之當否。老於文者自知之。謹將其語句紕謬荒穢及平泛無指晦澀難解者。逐一分疏於次。若夫雅正典重之語。亦必表而出之。得失本諸寸心。葑菲無遺。下體此物。此志也。

「詳夫聖凡異矣。至口興亡於常道者也。」七句。聖凡異矣。生滅同口。二句對舉。缺字似爲之字。以與矣字相對。「高低」二句。既與「生滅同口」意複。且述「丘」「聃」微旨。言「聖」而未言

「凡」。語「高」而不及「低」。斯爲漏略。不足顯義。「察口口於羣言」二句。失指。若以「逝水」「患身」爲羣言。王之躬歷興亡爲常道。其義何居。且與上文不相承。全段不相關。

「公諱繼文。至帝代絕多」七句。似近雅馴。惟「太原人」上冠以「本」字。俗。並自陶唐之後。句首用「並」字。僞。且與前句「出自」二字複。

「相次分流」二句。「分流」不典。「帝代絕多」句。直等傳譌。非徒溢美。

「降至伯翁高祖。至兼政事令」十五句。「伯翁」二句。「伯翁」「皇諱」。並鄉曲俚語。豈可入文。

「翊晉高祖」下十三句。頗見整潔。惟「親承五賊」句。用典述事。未詳。若述事則「五賊」上不能用「承」字。「內心腹而外不牙」。是貶非褒。不可入誌。「上匡扶而下邕穆」句。雅正。「晉三以忠孝

「推功」句。殆謂晉時推功於高祖者三。三以「不宜連用」。

「有第彥崇至檢校太保」三句。說見敘事條。

「洎嗣晉失位至堯風遠布」十三句。「嗣晉失位」殆謂嗣晉之失統也。然直解又似漢高嗣晉而失位。若以「嗣晉」聯解難通。「倏變」三句平直。改號宜作改元。「家易爲國」八句。間出好語。迺被俗字溷清。

「崇有數子至令坐徐州」八句。「令坐徐州」「坐」字似俗。

「至乾祐三年至乾坤失色」八句。平順。

「崇作河東至願爲子父」十八句。首句「作」字雖別著意義。不如仍用「坐」字較適。「一聞之」句鄙。「攘臂」句。強駢六言。組織特異。「萬隊」「千羣」「雷霆之威」「風雲之氣」更繼以「直欲」「生擒」「活捉」。鄙甚矣。「口數未時」不解。「將謀大事」似非驅逐逆臣。「遣使結歡」。一若互通幣帛。語意乖舛。「願爲子父」。父子而曰「子父」。似是不經。且文主頌讚。表明此語不善頌禱。

「至乾祐九年至此即公之叔也」十一句。尙稱典重。

「至天會六年至則鈞之□□也」八句。「質而未遂」。未言王被質之由。

「後十二年秋」疑是「天會」十二年秋。著「後」字則似加十二年於「天會六年」者。「府主」豈儲貳之別稱乎。未詳。

「大帝臨終之日至爲侯霸榮陰謀所滅」十四句。「大帝」指「承鈞」。按跋「大帝宜書「孝和」」位付繼恩」若作「位付長子」下文似有根據。「交案」可否連用待攷。「臣扶長子」群「臣」扶立「長子」也。義晦。

「即公之堂兄」三句俗。

「公前右金吾衛將軍至實封五百戶」二十五句。「公前」以下四句封爵之爲漢爲遼不明。「我皇開睿擇」句俗。「未久之間」不成文句。「又加推」句。「推」字下不宜屢入「功」字。

「旣蒙聖澤至三軍感單醪之惠」四句。排纂雅正。爲全篇警策。「單醪」似西漢史事待攷。

「泊乎趙氏犯闕至並皆阻隔」十句。「趙氏」應稱「趙宋」。「甘當授首」語不可用。「見機而變」與前文「倏變天機」重溷難解。「守節而口」剝落處。若是「逃」字則俗。「駟犖振纓」二句。文雅義實。

「吾皇一見至即尙父秦王韓氏之甥也」十六句。「吾皇一見」語類俳優。

「方雪太原之恥至共營喪禮」十五句。疵類尙少。惟首句用「方」字似與事實不符。「俄歸逝

水」篇首既用「逝水」二字。似宜另用叠字相駢。帝罷朝而起嘆」二句。下聯似宜仍用六言。方合此文格調。

「其耿氏夫人念以同牢義重至口旌不朽」十二句。「合悉」「絲羅」「信歡」「翡翠」「金伎」「玉業」「前朝」「後代」。俗詞詛字。累累滿紙。中惟「兩兒阻關」一語可用。

「文秀才非夢筆」四句。平妥可誦。

銘詞首韵雄渾。頗露才思。次韵亦雅潔。三韵無可采。「少皇子」難解。四韵「未雪殃」疑是杜撰。三四句則神韵悠揚。惟「何所問」三字可議。

文末「長子醜哥」前著「公」字。「次子善哥」後不著一字。非紀年月日。均著干支。中用「朔」字。不知埋石誌文爲何日。

並上諸端。觸目即是。獨杼我見。未證同心。非曰吹求。儘可覆按。是其胸腹空疏。辭氣鄙倍。其失三也。四曰綴字之失。篇以句成。句由字積。酌取精純。章句始炳。予奪褒貶。一字得師。雖曰雕蟲。夫豈小道。本誌畧備法程。似具風格。以云鎔鑄。未或前聞。如「帝代絕多」之「絕」字。「謹節而松筠讓操」之「謹」字。「親承五賊」之「承」字。「嗣晉失位」之「嗣」字。「令坐徐州」之「坐」字。「承翰才立」之「才」字。「崇作河東」之「作」字。「活捉奸訛」之「訛」字。「位付繼恩」之「付」字。「我皇開睿澤」之

「開」字。帝罷朝而起嘆」之「起」字。重輕已覺不合。俗淺實所共喻。重以號之爲「号」。萬之爲「万」。策之爲「策」。孽之爲「孽」。歸之爲「歸」。枝之爲「伎」。葉之爲「業」。併原跋指出「第」釣「丞相」昇霞」諸例。用字下筆俱誤。殊難曲諱。其失四也。

五曰敘事之失。敘事貴銜接顯豁。翔實謹嚴。作傳狀碑誌文。而模糊斷續。令讀者於今人須考其時事。於古人須徵諸史篇。斯其短也。誌叙高祖劉知遠潛移晉祚。至「堯風遠布」句。下屬入「有弟彥崇」。兩語。遂致橫截文勢。叙「崇有數子」句。後接「贊即公之父也」。非補筆。亦非插筆。遂致下文「令坐徐州」。一若「贊」而非「崇」者。然門筭處不清醒。據誌文高祖崩。少帝承翰立。郭威之難。北平王崇。結契丹以平之。卽被冊封。跋引吳氏書稱「世祖崇」。是也。乾祐九年「崇」崩。次子「承鈞」立。是漢統由「知遠」父子遞嬗於「彥崇」父子。惟三世沿用「元祐」。而不改元。誌文不書沿用年號之故。未明四帝承接之迹。遂令讀者迷離恍惚。稽于史而后明。又叙王世代極詳。獨遺體貌性行。逃之異國。忍辱思仇。誌亦从略。厘徇「耿夫人」之請。區區識其譜牒爵里。殊昧史法。益徵舛陋。其失五也。

或問誌文多失。何必詳加評語。竊謂文章得失。判自寸心。取法必求乎上。責賢無妨於苛。矧考文胙史。尙論古人。聊舉所知。藉供切磋。是故奉寬跋語。廣徵典故。志可稱研史之新資。不佞之評。率闢軌除。

試作談文之小助。每取原作。反復推求。組織雖疎。格局宛在。大氏蕃邦釋子。屏居東海。未接通人。頗知私淑前修。自高格調。儻獲中土大師。獎掖講貫。折肱既久。則其造述。誠未可量。緬懷註詰。恨不能起於九原。橫攬古今奇文。相與抵掌焚香。而一賞析之也。

奉寬君跋語矜慎不苟。自是當代鴻博。後有作者。就本誌擬作一文。亦一趣事。

彭城郡王劉公墓誌銘并序

文章大德賜紫沙門文秀撰并書

詳夫聖凡異矣。生滅同口。丘懷逝水之悲。聊起患身之嘆。高低貴賤。孰免斯歎。察口口於羣言。口興亡於常道者也。公諱繼。文字敏素。本太原人也。出自彭城河南等二十五望。並自陶唐之後。相次分流。帝代絕多。降至伯翁高祖。皇諱知遠。翊晉高祖。爲侍衛親軍。英才卓秀。器度恢弘。忠實而玉石比堅。謹節而松筠讓操。親承五賊。妙善六韜。內心腹而外爪牙。上匡扶而下邕穆。晉三以忠孝推功。除授河東節度使。兼政事令。有第彥崇。爲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太保。洎嗣晉失位。倏變天機。乍展雄威。俄昇大器。改號爲乾祐元年。自是家易爲國。魚變成龍。玉葉遐敷。金枝迴秀。三光朗口。四口宴口。舜日高懸。堯風遠布。崇有數子。承贄承鈞。承錡承鎬。贄即公之父也。元因詔命。令坐徐州。至乾祐三年。高宗崩逝。少帝承翰才立。禍發蕭牆。逆臣郭威僭行篡奪。徐州太子册

而又誅、可謂日月無光、乾坤失色、崇作河東、爲北平王、一聞之而大怒、攘臂恨以發盟、切齒爲讐、誓當翦滅、乃集獫狝萬隊、士卒千羣、振雷霆之威、吐風雲之氣、直欲生擒逆黨、活捉奸訛、其奈口數未時、攻討莫下、將謀大事、須向天朝、遣使結歡、願爲子父、時天授皇帝感其義焉、遣使宣恩、册爲大漢神武皇帝、至乾祐九年、武帝崩逝、次子承鈞既立、改號天會元年、威懼三邊、恩覃萬姓、修德是務、去佞爲懷、陳大業於將來、流廣澤於當代、此即公之叔也、至天會六年、遣公入國、淹留七載、質而未還、後十二年、帝染疾而逝、爰有府主繼恩、則鈞之□□也、大帝臨終之日、謂大丞相郭無爲等曰、朕之崩後、位付繼恩、社稷紀綱、勿令交紊、爲等奉勅、如日在懷、帝乃昇霞、臣扶長子、即公之堂兄、嗣登九五、才滿三旬、爲侯霸榮陰謀所滅、次子大內都點檢繼元、亦公之堂兄也、運機謀策、剪孽除妖、踐位登朝、重理綱政、册爲大漢英武皇帝、公前右金吾衛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上柱國、我皇開睿澤、令衣錦還鄉、勅授竭忠匡運功臣、保義軍節度、陝虢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大漢國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特進檢校太尉、同政事門下平章事、陝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彭城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三百戶、過至本國、未久之間、又加推功保祚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權代州防禦使、食邑五千戶、實封五百戶、旣蒙聖澤、統緒雄藩、百姓揚五袴之歌、三軍感單醪之惠、洎乎趙氏犯闕、力乏計窮、帝念生靈、甘當授首、公乃見

機而變、守節而口、駮罄振纓。來歸上國。郭氏夫人并二子、並皆阻隔。吾皇一見、撫念非常、愍其順國之忠、加以真王之澤、勅授佐命功臣、北京留守、河東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兼政事令、太原尹、上柱國、彭城郡王、知昭德軍節度事、食邑八千戶、食實封七百戶、兼以昭義軍節度使、檢校太傅、耿紹紀長女以妻之、即尙父秦王韓氏之甥也。方雪太原之恥、將興廣口之基、重整戈鋌、芟夷奸孽。奈何曦霜難保、石火易銷。倏染膏肓。俄歸逝水。壽齡卅有二、帝罷朝而起歎、口口以興悲、百姓聞之、如喪考妣、勅下宜霸二州、共營喪禮。其耿氏夫人念以同牢義重、合卺情深、絲羅口絕、口口琴瑟停歡於翡翠帳、兩兒阻關、一女才生、金伎翼續於前朝、玉葉期芳於後代、恐以時遷歲遠、骨腐名銷、口口口口、口口旌不朽、文秀才非夢筆、學愧面牆、奉命援毫、乃爲銘曰、天地 兮有成、壤口口口口口口口、人至靈兮無定常、石至堅兮無恒在、既有身兮既有患、不無傷兮不無口、路樹口口口口口口、宿鳥暫聚而終散、武皇孫兮少皇子、朝北闕兮到於此、受國恩兮位至王、功未成口口口口、國之口兮未雪殃、魂之逝兮在他鄉、七帝相承何所問、三番孤瘞塔山陽、公長子醜哥、次子善哥、口口三年、歲辛巳、十一月乙未朔、十五日己酉記、

跋

奉 寬

右遼彭城郡王劉公繼文墓誌，丙寅夏五，內蒙古卓索圖盟喀喇沁左翼旗圖薩喀喇山出土，銘辭所謂「塔山」也。喀喇沁在遼爲中京大定府。此誌余間接所見，乃傳搨之本，未睹原石。尺度行款皆失記。有歷史博物館暨姚范父華跋識。

考繼文爲五季北漢主劉崇嫡孫。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帝克太原，漢主繼元降，繼文奔遼，遼封爲彭城郡王。尋卒，葬此。其年世事蹟，五代宋史皆不備，僅通鑑、遼史、十國春秋略見梗概。漢家人繼文獨賢能，久留契丹，多歷險阻。繼恩既弑，假使郭無爲能用張昭敏言，立爲嗣君，則漢祚或不可以修短量。迨至國亡主辱，不作「降將軍」，棄妻子，偕駙馬都尉盧俊，遯身異域，「秦庭七日之哭」，事容有之。吳任臣十國春秋稱其「魁梧有氣局，沈毅寡言，才堪禦侮」云，是亦一代人傑。其墓誌葬所，併有足傳也。

漢高祖，史稱沙陀人，誌則諱之曰「太原彭城」，內華而外夷也。世祖名旻，初名崇，據歐陽氏新五代史云「高祖母弟」，吳氏春秋從之。薛氏舊五代史云「從弟」，宋史但云「弟」，司馬氏資治通鑑亦但云「皇弟」，胡三省注引王保衡晉陽見聞錄云「仲弟」。此誌泛言「高祖有弟彥崇」而不詳所自出，其名亦與前史不合。五季風尚，人名習用「從」「重」「景」「行」

「匡」「彥」等字，雷同者頗多。梁唐晉周不計外，漢二帝僅四年，本紀所書，以「彥」字爲名系者，起張彥澤，迄史彥超，竟有十八人，內同名「彥超」者，有慕容張王史四人。又朱梁以下，以「彥章」爲名者，亦有王謝彭姚四人。周祖郭威傳奇雜劇有書作「郭彥威」者。「劉崇」誌作「彥崇」，亦猶是也。

誌又云，「崇坐河東爲北平王」考薛史崇自北京馬步軍都指揮使，歷官中書令，以至爲帝，無封王事。皇弟爵王，事所應有。雖然，漢家人惟隱帝嗣位前倉卒封周王外，若承訓封魏，承勳封陳，信封蔡，皆歿後追王，非生時事。晉少帝開運二年，曾封劉知遠爲北平王，此誌繫之於崇，蓋誤以高祖前事當之耳。

誌又云，「崇有數子，承贊，承鈞，承錡，承鎬。」「鈞」爲「鈞」字之誤。「承鈞」乃睿宗名。前史紀劉崇諸子，或無「承」字，如「湘陰公贊」是也。人或疑爲訛脫。然檢薛史漢本紀，天福十二年四月，及乾祐元年四月，於湘陰公之名皆作「承贊」，祇乾祐二年十月，「劉贊加同平章事」一條，乃無「承」字。吳氏春秋載「睿宗孝和帝名鈞，初名承鈞」，湘陰之名，想亦初爲「承贊」，後改「贊」也。又吳氏書世祖崇子十人，湘陰孝和外，曰鎬，曰錡，曰錫，曰鐸，曰銑。「錡」「云」或作「鏡」，「曰錡」「鏡」是二人。歐陽史則謂「有子十餘人」，舉鎬鐸錡錫銑諸名，餘不之及。此

誌崇子雖具「贊」「鈞」「錡」「鎬」四名，以之互證，其數目次第終不能明也。

誌又謂「少帝名承翰」，謬誤殊甚。「少帝」即隱帝，名承祐，諸書無異詞。薛史隱帝紀「初高祖欲改年號，中書門下進擬『乾和』二字，高祖改爲『乾祐』。至是與御名相符。」歐陽史隱帝紀，乾祐二年，徐無黨注云：「帝即位至此宜改元而不改元，帝名『承祐』，年名『乾祐』，舉國臣民共稱而不改避，當時莫大之失。」又薛史隱帝紀乾祐元年六月，以冀州牢城指揮使「張廷翰」爲冀州刺史。十月，兵部郎中「馬承翰」授慶州司戶。二年六月，改商州乾元縣爲「乾祐縣」，隸京兆府。夫臣下避君上名諱，古今所同。取證當時，據司馬氏通鑑「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夏四月甲子，振武節度使，府州團練使折從遠入朝，更名『從阮』。」胡氏注云：「避帝名，更『遠』名『阮』。」又「六月丙辰，帝至洛陽，百官奉表來迎，趙遠更名『上交』。」注云：「避帝名也。」隱皇帝乾祐二年秋七月癸亥，太常卿張昭上言，宜親近儒臣，講習經訓，不聽。『昭』即『昭遠』，避高祖諱改之。」再證漢之前後，杜重威當晉出帝「重貴」時，去「重」字名「杜威」。郭崇威避周太祖郭威名，只稱「郭崇」。周世宗嫌名「黑」，國人皆呼「黑」爲「青」。至今尚沿襲之。隱帝御名，有薛紀及徐注，確證其爲「承祐」二字，毫無疑義。推其所以與年號同字不之改易，暨故改縣名與年號從同者，蓋以「乾祐」字爲先帝所立，子臣求合乎繼述之

道，崇德而報功，又有若今之孔子諱不避「圜丘」之例是也。設帝果如誌名「承翰」則「張廷翰」猶可謂爲二名不偏諱，「馬承翰」兩字皆同，寧有是事乎。

又誌叙劉崇事云：「天授皇帝遣使宣恩，冊爲大漢神武皇帝。」叙繼元事云：「薦位登朝，冊爲大漢英武皇帝。」天授皇帝爲遼世宗尊號，據世宗紀：「天祿五年六月，劉崇遣使求封冊，即遣使冊爲大漢神武皇帝。」亦見新五代史宋史並與誌詞合。若遼穆宗冊繼元「英武」之號，則僅見十國春秋及此誌而已。穆宗本紀但言「冊爲皇帝」，不著徽號。

他如繼恩繼元皆異姓子，誌皆掩之，與帝系諱言沙陀同。「耿紹紀」遼史無傳。「秦王韓氏」則賴景宗乾亨元年十二月，三年三月，四年十二月本紀所書，知爲「韓匡嗣」。韓以燕王降封秦王。本傳祇言「王燕」，遺降封秦王事。

銘後紀公二子，長「醜哥」，次「善哥」。命名俚俗，不類貴冑。然劉繼元貴居人主，其儲貳竟名「三豬」，見宋史，是當時風氣有如此者。

誌爲蕃邦釋子所撰書，屬辭荒穢，作字訛謬，不逮中土士夫。如兄弟之「弟」作「第」，承鈞之「鈞」作「釣」，丞相「升遐」書爲「承相」，「昇霞」皆筆誤也。又如叙漢廷事，於太子見害曰「誅」，繼恩被弑曰「滅」，內外罔分，措詞尤爲不當。又按遼太宗名德光，嘗避改晉天雄軍節

度「范延光」名爲「延廣」改「光祿大夫」爲「崇祿大夫」當時傳世之石刻「光」字多缺末筆。范延光在漢以前，便已避諱，此誌書「三光明」及「日月無光」「光祿大夫」等句之「光」皆如字，是國內禁令亦不之知，疏矣。

誌石搨本，剝落多處，內惟「將興廣」之「基」句，「廣」字下知爲「運」字，是降王繼元年號也。末署「三年歲次辛巳」，乃遼景宗之乾亨三年，當宋太宗太平興國六年，去漢亡二年。搨本「三年」之上，雖墨地無白，卻隱隱有「乾亨」二字痕可辨。蓋石膚稍剝，或刻畫土封，抑或別有他故使然。「己酉記」下，附刻小字約十餘，漫漶不可卒讀，內祇「武軍長史」四字可識。是殆誌中所言「共營喪禮」之「宜霸」一州屬下所署名銜也。

戊辰仲春朔日題記。

毓勳按遼代石刻除僧寺碑記外發見極少近年義縣之雙山地方發見遼人張正嵩父子墓志刻石文字書法雖不工然以罕而見珍此志亦其類也近人黃任恆撰遼代金石錄未收此志錄之以備補遺遼中京大定府故城在今熱河省平泉縣東北境明代於此設大寧衛今土人猶稱大寧城或稱大明城總之此志出於熱河省東南部古屬於遼西郡今則屬於東北區域之內亦談東北金石者必不可遺之品也

又按舒君天民。字硯蓀。蓋平縣人。二十年前與余同肄業奉天省立第一中學校。時君年僅弱冠。才氣英發。同學諸君皆自歎以爲不及也。其後游學燕京。與余亦時相過從。畢業始各散去。民國八年余在奉天省議會。與舒君相處又一年。舒君之爲人。脫略形迹。不矜名節。余平日規勉甚至。不稍寬假。君亦視余爲畏友。未幾余北走白山黑水間。君亦遠游五國故城。中間祇一相見。去歲余還潘水。君忽自故鄉來。相見甚懽。久之始去。今秋又來。形貌清癯。持身飭嚴。如古之君子。余頗獎其進德之猛。適值林君浥塵。拜河北省建設廳長之命。君隨之西上。余躬送其行。惘惘而別。抵燕十日而病作。病十餘日而還里。還里四五日即不治。君卒之期。乃十九年十一月十四日也。君入燕之前。余囑其點閱劉繼文墓志。君方勤於讀書。乃撰此文。堅囑勿庸刊布。余漫應之。乃未及發刊而君歿。覽茲遺作。實爲絕筆。不覺泣然。同學舊友。不乏知君者。讀此文時。能無與余同感乎。

第十一期日本刊行滿蒙叢書叙錄勘悞

頁數	行數	字數	誤	正
六	六	注五	鈴	鈴
九	十	四	記	紀
十五	八	三十五	蒐輯者者	蒐輯者

第二期歷史上東北民族之研究勘誤

頁	數	行	數	字	數	誤	正
二	五	五	五	注十六	鞞	鞞	鞞
	六	六	六	注三	原	原	源
	十四	十四	十四	九	實	實	族
三	十一	十一	十一	二十	極	極	桓
七	七	七	七	二十六	互	互	互
八	七	七	七	十八	謹	謹	僅
十五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四	不	不	氏
十七	八	八	八		黍	黍	黎

第五期散盤句讀勘誤

頁	行	字	字	誤	正
三	三	二	二	拳	拳
四	八				此行應底一格
七	十四	十	十	莫	莫
八	九	十八	十八	弟	弟
九	一	二十七	二十七	亦	散
九	十	二十五	二十五	計	計下落「條」字
十一	二	二十一	二十一	「則	「則

雜俎

吳家象

怡園詩話

沈彭齡

遼陽黃黎雍詩。工力彌深。余嘗受而讀之。其硬峭之處。不減山谷。呈維宙先生云。胸羅寶書。七二國。目送太行千萬峯。答于淵受云。一响幽憂欲付誰。忍飢發篋盡千奇。典墳以下書能讀。山魏之間士不痴。吾法至今誠可廢。天心已往總難知。殘陽又落孤城外。重唱于郎贈我詩。皆超拔可誦。

予友金靜庵賀友人穆允滋先生疾瘳。有五古一章。筆致蒼勁。情致綿密。洵佳製也。末數句云。問訊重登堂。窺癡笑。明鏡久別。遂縱談。西窗對短檠。約君西南來。乘此東風勁。耦耕故山下。雞犬聞兩姓。情景俱臻絕頂。予極愛誦之。

宗子威先生題黎雍千華覓句圖云。遼東咫尺即千山。挈伴探幽宿約愜。客子神遊詩卷裏。夕陽人在畫圖間。談經偶執松枝麈。列笏齊排玉筍班。江北江南看不盡。一雙蠟屐出榆關。清麗紆綿。洵不愧作家。

黑山楊漱冰。予嘗許爲慧心人。詩詞尤所篤好。記詠六朝松詩曰。江山多少興亡感。六代繁華一樹青。頗佳。

友人李君東園。深精金石之學。張今頗將軍雅重君才。恒禮爲座上客焉。記君贈崔宗之句曰。芍藥。

花時客到門絕佳。

楸堂和上有山居四十詠。風骨絕佳。中有句云。石徑有霜尋藥冷。山窗無月了經遲。青牋夜雪憐蘇武。黃犬西風歎李斯。又有句云。從他鑄印復銷印。任爾彈冠與挂冠。皆洒脫可喜。因憶陔餘叢考云。古時每授一官。必鑄一印。非如後世之官換而印不換也。漢書朱買臣爲會稽太守。先衣故衣。懷印綬。盛歸郡。與邸吏共食。吏竊見其綬。怪之。視其印。乃會稽太守章也。是時買臣未與舊守交代。先已懷印而來。可知漢制。每授一官。即刻一印與之。武帝以汲黯爲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綬。詔強與之。又可知除官時。即與印綬。非如後世之蒞任接印也。又魏氏春秋。許允善相印。時拜鎮北將軍。以印不善。使更刻之。皆其證矣。

岫岩某知事。工詩文。其再蒞岫任。題公園鐵亭。聯云。松老作龍鱗。百尺孤高撐鐵榦。人生似鴻爪。一官再起自金州。按亭外有古松一株其去任歸里舟中作云。病姬遷客孤舟月。蟹火漁燈數點星。頗悽惋有致。

友人郁君伴琴言。某歲暮春。吾華教育參觀團諸君赴日。日人招飲於園中。兼賞櫻花。是年值閏花。尙未謝。日人某即席賦詩曰。百尺丹崖一簇霞。園櫻紅駐夕陽斜。多風多雨年年事。天爲羣仙緩落花。一時和者皆不能及。蓋觸境逢緣。妙手偶得之作也。

昨夜雨滂沱。庭花落幾多。牡丹無恙否。枕上問鸚哥。此孫詩樵述某小女詩句也。玲瓏剔透。頗具慧

心。

頃讀譚踴庵悼紅軒隨筆。載宋敖陶孫先生評詩語頗佳。因亟錄之。陶孫曰。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韻沈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鮑明遠如饑鷹獨出。奇矯無前。謝康樂如東海揚帆。風日流麗。陶彭澤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王右丞如秋水芙蓉。倚風自笑。韋蘇州如園客獨繭。暗合音徽。孟浩然如洞庭始波。木葉微落。杜牧之如銅丸走坂。駿馬注坡。白樂天如山東父老課農桑。事事言言皆著實。元微之如李龜年說天寶遺事。貌悴而神不傷。劉夢得如鏤冰雕瓊。流光自照。李太白如劉安鷄犬遺響。白雲覈其歸存。恍無定處。韓退之如囊沙背水。惟韓信獨能。李長吉如武帝食露盤。無補多欲。孟東野如埋泉斷劍。臥壑寒松。張籍如優工行鄉飲。醕獻秩如。時有諛氣。柳子厚如高風獨眺。霽晚孤吹。李義山如百寶流蘇。千絲鐵網。綺密懷妍。要非適用。蘇子瞻如屈注天潢。倒連滄海。變眩百怪。終歸雄渾。歐陽六一如四瑚八璉。正可施之宗廟。王荆公如鄧艾繼兵入蜀。要以險絕爲功。黃山谷如陶弘景入官。析理談玄。而松風之癡故在。梅聖俞如關河放溜。瞬息無聲。秦少游如時女步春。終傷婉弱。陳后山如九臯獨唳。深竹孤芳。冲寂自妍。不求識賞。韓子蒼如梨園按樂。排比得倫。呂居仁如散聖安禪。自能奇逸。其他作者。未易殫陳。獨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後世豈能擬議哉。按敖孫字器之。宋代福清人。號隴庵。少儻有大志。韓侂胄用事。朱熹貶外。陶孫時遊太學。首以詩送。

之趙汝愚死。貶所陶孫以詩哭之。侂冑大怒。捕陶孫。陶孫變姓名亡命得免。後登慶元進士。終溫陵通判。有臞庵集。

歲甲寅。予在京師。偶於海王村舊書肆中。購得古春軒詩鈔二卷。爲清道光時錢塘梁楚生恭人作。恭人名德繩。德清許周生配也。所著列女傳序。明三十家詩選序。皆精當。有浣溪沙詞句云。心爲傷多。纔學佛人因病久。竟成醫。又有詠落葉句云。立馬只愁斜照闌。聽鶯猶記曉烟深。皆可誦也。

瀏陽歐陽予倩。身世與汪笑儂畧同。皆以儒冠而隱於伶界者。且均能詩。歲癸亥。予倩來遼。予得識之。相與流連。竟日而去。猶記其自題小像詩曰。只爲閒愁誤學仙。漫將心事訴危絃。他年買得青山住。寄興孤雲落照邊。鏗鏘鞞笑登場。舊燕爭棲新畫梁。無限山河搖落感。秋風吹冷麝塵香。皆婉麗可誦。因憶汪菊隱題像詩曰。銅琶鐵板作生涯。爭識梨園著作家。此是本來眞面目。淋漓粉墨漫相加。亦頗灑落可喜。

趙松雪題耕織圖詩曰。田家重元日。置酒會鄰里。顧清詩曰。茗椀酒杯皆可意。好將新歲作傳生。按法苑珠林云。長安風俗。元日以後。遞飲酒相邀。號酒傳生。即今俗所謂會年茶也。因憶友人楊漱冰詩曰。邊塞柳枝思舊雨。田家風味近新年。句頗清麗。且作於季冬。與王灣之江春入舊年同意。較前者爲尤勝焉。

瀋陽穆允滋諮議喜內典工詩和靜庵登龍潭云小謝詩清盧在後大王風勁觸來前高爽之之參以雄快反覆誦之令人愛不忍釋。

試帖詩格調卑微論者鄙之以其與八比同興也然若吳穀人楊秋笛劉芙初楊少白李西漚諸前輩皆能以古詩格調行於其中頗可誦也如楊秋笛之天寶宮人（見醉芸窗詩草）王楷堂之楚雨運滄海皆渾脫高雅通首唐音（楷堂爲紀文達公弟子）猶記空庭人語悄老樹夕陽明（題爲時聞鳥聲）真中唐佳句毫無試帖陋習若楊少白之長安月灞橋月瀟湘月玉關柳隋堤柳蘇堤柳燕子樓黃陵廟諸什其詩其題皆未得以試帖論也那慎修之東風寒食裏疎雨短橋西（題爲春草碧色）秋水波千尺高天月一林（題爲臨江遲來客）即阮亭見之亦當爲之動容矣日人水木彪先生嗜學工詩在遼時余在東園處士家得相識焉贈予詩有半榻茶烟吹綺夢前生合是杜樊川句頗佳歸國後寄予詩曰舊遊回首意殊酸獨客逢春自寡歡杯酒論交求友易詩文同調得才難柴門蕭瑟孤檠在烟雨淒迷吟骨寒昨夜相思夢君已屋梁落月涕洟瀾（題爲夢沈怡園君醒而有作）又曰年來屢見甌生塵文史成堆不救貧過眼烟雲時世改驚心流水歲華頻壺中天地能安道廡下生涯且保身弧矢從來存夙志休云滄海一窮鱗反覆展誦益增同病相憐之慨。

幼讀如如老人詩草。見其中頗多佳詠。其采蓮曲曰。紅蓮浮水面。採葉復採花。同游小兒女。明月照還家。自嘲云。怕着烏靴懶應酬。竹林佳處且勾留。酒逢知己儂先醉。花到難求便欲偷。百過書無三日熟。眼前事每隔年愁。行文自笑如鸚鵡。幾句陳言話不休。頗具灑落之致。

柳枝詩自唐劉夢得後。作者頗多。然清新之中。參以神味者。寥寥不多覩也。錢塘梁恭人楚生。有柳枝詞一章。饒有阮亭神韻。因亟錄之。其詩曰。日向江亭管送迎。干卿何事太多情。放舟直下杉青閣。兩岸曉風殘月明。

詩忌纖巧。若巧而不傷於纖。亦可誦也。如嚴瑞龍大雨戲作云。雨師一夕興淋漓。筆尖亂點西窗紙。初猶落花蝌蚪分。繼則盈盈垂箸似。須臾漫漶一片濕。直是秦碑沒字體。嚴乾隆時人。曾官湖北布政使。

明季教坊中有荷珠桂珠者。被選入宮。旋死乙酉之難。後降乩洞神宮。賦律詩八首。其詩曰。姊妹同時浪得名。荷珠絃索桂珠箏。安排酒政苛如虎。整頓歌喉滑似鶯。豆蔻有花香未洩。鴛鴦無偶夢難成。瘦腰不似柔條柳。那管春風作送迎。聲價居然滿白門。羞誇桃葉與桃根。初分瓜字春猶淺。方整花容鏡已昏。宮裏俄傳天子詔。曲中驚散美人魂。無端聽鼓應官去。回首妝台淚暗吞。昨夜傳呼出教坊。春官待曉便升堂。梨園教習蘇崑老。樂部班頭鄭妥娘。匳篋輕拋何氏粉。繡衣初換內家妝。宵

深。纔。罷。春。燈。謎。燕。子。新。詞。又。換。觴。正。當。絲。竹。好。排。場。鞞。鼓。聲。聲。繞。建。章。何。處。朱。樓。尋。宰。相。可。憐。黑。夜。
走。君。王。裙。釵。未。識。兵。塵。劫。花。月。空。餘。粉。黛。香。一。死。鴻。毛。千。載。恨。半。坏。黃。土。蓋。蕭。娘。風。情。初。解。尙。含。羞。
十。五。盈。盈。未。上。頭。奇。字。不。嫌。停。繡。問。豔。歌。畢。竟。爲。誰。謳。軍。書。火。急。傳。新。部。王。業。冰。消。付。逝。流。只。恨。曇。
花。纔。一。現。無。端。頸。血。濺。骷。髏。傷。心。月。缺。與。花。殘。淚。濕。宮。袍。總。未。乾。燐。火。夜。隨。庭。草。碧。血。腥。曉。帶。劍。光。
寒。驚。魂。落。地。今。猶。滯。倩。女。升。天。古。亦。難。寂。寂。泉。台。誰。是。伴。髻。年。姊。妹。自。相。安。記。得。雄。兵。入。紫。宮。逃。生。
無。路。去。匆。匆。不。多。幾。步。鞋。先。褪。纔。欲。褰。裳。帶。已。鬆。鬼。哭。天。陰。昏。晝。夜。砲。聲。地。動。震。西。東。茫。茫。世。界。何。
歸。著。好。把。青。萍。一。抹。紅。昏。昏。天。黑。復。沙。黃。二。百。年。來。在。夢。鄉。人。到。無。情。生。死。淡。月。將。誰。恨。去。來。忙。游。
魂。已。斷。風。中。線。燐。火。誰。燒。劫。後。香。拈。筆。詩。成。天。欲。暮。歸。鴉。幾。陣。過。瀟。湘。詞。旨。淒。絕。令。人。不。勝。滄。桑。之。
感。矣。右。詩。爲。予。友。吳。仲。賢。見。示。者。出。之。某。筆。記。中。



附錄

本期作者略歷

李鶴 字一琴遼陽縣人現任遼寧省立女子師範學校教員

苗可秀 東北大學文學院學生

第一期說文解字所用字體說

頁	數	行	數	字	數	誤	正
三	二	二	二十八	每亦且	亦且		
四	四	四	二十一	但間亦有	但間有		
五	七	七	十三	兒馬	兒馬		
七	三	三	一	以書言	書言		
八	十四	十四	二十二	作箕作	箕作		
八	八、九、十	八、九、十			三行均再低一字		
九	三	三	九	令	學		
十	十四	十四	二十三	今存一	今存，		
十	一	一	二十三	今佚	下添「亦皆蒼頡中正字也」		
	四	四	九	使	便		
	十二	十二	五	吏	史		
十一	七	七	二十一	分辯	分併		
十四	六	六	五	有蒼頡	而蒼頡		
十五	三	三	三	根祇	根祇		

本刊勘誤表

期別	類別	題目	頁數	行數	字數	誤	正
四	通論	通音論	四	二	三	啟	改
四	文錄	許君傳	三	四	廿	哉	曰
七	通論	通音論	五	二	六	習	學
			六	一	廿八	間	向
			三	四	夾三及四注 五十一注	考	孝
			九	七	八	研	妍
			九	八	廿三	用	周
			二	七	十二	鈴	鈴
			二	六	三十五	嗟	嘆
			一	五	十	絃	弦
			二	二	三十五	沙	紗
			二	三	十	沙	紗
			二	五	十四	昌	昌
			二	八	廿四	令	今
			一	六	廿七	准	淮
			一	三	一	「	「
			一	四	廿四	曰	曰
			一	十三	廿九	令	今
			一	六	廿七	准	淮
			一	三	一	「	「
			一	二	三	啟	改

廣告每期價目表				定價表			
普通	優等	特等	等第	預			零售每冊國幣三角郵費在內 外國外八分
				全年	半年	時期	
正文中正文後之夾頁	封面底之內面對面	底封面之外面	地位	十二冊	六冊	冊數	刊費連郵費
				三元六角	一元八角		
五元	八元	十元	全面	四元四毛	二元二毛	國內	
三元			半面			外	

每月一冊 全年十二冊

附注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色彩印價另議
繪圖刻圖工價另議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二月卅日出版

編譯及
發行者
遼寧省教育廳編譯處

寄售處
遼寧省城
鼓樓北商務印書館
中華書局
大南關東北書社

印刷者
遼寧省教育廳編譯處